



清明前夜

■ 開明文學新刊 ■

清  
明  
前  
後

茅  
盾  
著

這是大時代的小插曲。

怎見得是大時代呢？請看「清明前後」在歐亞美三洲發生的一些事情，——人類未來的命運，至少是此後二十年三十年中間能否享有和平，都要從這些事件的發展來決定。

在歐洲，法西斯狼的老巢業已四面合圍；紅軍進迫維也納，美軍已進入希特勒德國的魯爾工業區，而在柏林近郊，幾百萬的紅軍，兩三萬尊大砲，五千坦克和五千飛機，正在待機作最後的一擊。慣吹法螺的戈培爾也不得不承認仗已打輸，想用什麼「地下運動」的空頭支票來恐嚇盟軍。同時，又在繼續加強執行「東拚西讓」的陰謀，妄想引起盟國間的猜疑乃至分裂。

只有二十多天，舊金山會議就要開幕。太平洋彼岸的報紙譁然大呼：英美蘇三強之間觸到了暗礁了，爲了波蘭臨時政府要求參加舊金山會議以及美蘇的額外投票權問題。

蘇聯是支持波蘭臨時政府的，而英美政府則已拒絕波蘭的要求。

英帝國會議也開幕了，「星期日觀察報」記者說：「這一會議的目的，在形成一個帝國集團」，——這是英國在舊金山會議以前的準備會議。但同時，在美國的印度聯盟卻提出十項要點請舊金山會議鄭重考慮印度的民主要求。

在太平洋，美軍六個師登陸琉球羣島中的大琉球，參加作戰的船艦一千四百餘艘。太平洋上空前的血戰展開了，日寇的自殺飛機和陸軍的頑抗，表示這一戰役將是極端艱苦的。中國大陸上，鄂北、豫南、豫西、贛西，都有戰事；老河口一帶，敵人尤為猖獗。而南陽、襄陽，亦已在巷戰云。同時，華盛頓傳來了消息：美駐華大使赫爾利（時在華盛頓）招待記者，宣稱美國的武器將不供給那些在敵後對敵血戰的中國游擊軍。

蘇聯宣布：廢止日蘇中立協定。小磯內閣應聲而倒，七十九歲的鈴木貫太郎繼起組閣；一位似瘋不瘋的「預言家」趁勢大放厥詞，說鈴木內閣就是準備投降的。

物價在猛漲，公務員的待遇說是在調整了。物價在猛漲，鋼鐵廠機器廠的煙囪冒不出黑煙來了：「官價失時，成本太貴」。物價在猛漲，紗廠也有停工的危險了：原棉存底不夠支持兩三月之久。報上消息，官方正在想辦法。從印度飛越駝峯運棉花來，但一

說，與其運棉，不如運布；棉乎布乎，籌議未決云云。物價在猛漲，川北鬧災荒；遼寧等六縣人民代表到成都請願，又到重慶來了。沱江流域產糖區的農民和糖戶也派了代表向當局呼籲。

這時候，美國來的「新聞自由」三使者也經過重慶，他們看到了中國的「新聞自由」：某日某報編輯室啓事，登不出來的稿子共十多篇，其中有一篇是「美國新聞處電，美軍總部政治顧問魯登在華府記者招待會上，盛讚中國解放區抗戰民主的成就。」

然而在大時代的這一個「清明前後」，哄動了山城的上中下社會的，還有一件事呢，——這一件事，說它大罷，在某些人眼中看來不算大，說它小呢，無奈千萬的人民眼巴巴地望着。這部劇本所寫的，就是這一事件中幾位「可敬的人」以及二三可憐的人，他們的喜怒哀樂。

這算是開場白。以後，就讓登場的人物自己來現身說法。

## 第一幕

### 登場人物：

趙自芳：四十來歲，品貌端莊。從她的談吐中就看得見她是一個好勝心頗高而且也頗有決斷的人。年青時代，她在同輩中，便「愛管閒事」，喜歡替人家排解一些小小的糾紛，人家恭維她賦有男性，敢作敢為，她亦頗以此自負；因此，當她進國立某大學時，她便選了法科，打算將來做律師。可是在大學最後一年，在校內的試驗法庭上，她的許多優點中的一個缺點，卻暴露出來了：她不夠冷靜。剛強而有決斷，是她的好處，可惜生性燥急，動了感情時，自己不大能控制。然而她那樣的人，是不肯馬上認輸的，大學畢業後，她依然要貫徹初衷，她掛牌做起律師來了。居然幹了一年多，也出過幾次庭；但是職業的經驗並不能把她鍛鍊得冷靜些，她這項職業中間的黑暗和醜惡，反而使她更加常常動感情，同行中甚至於在背後譏笑她「有神經病」。終於她拋棄了最

初的志願，暫且以教書來解悶。快到三十歲的時候，她和「更新機器廠」的廠主林永清結了婚。不到半年，蘆溝橋的砲聲響了，接着就是沿江沿海區域的工業撤退到內地。林永清的廠，只有兩年多的歷史，可以說是生產剛剛上了軌道，就遭逢了顛沛流離的命運。在「更新廠」由上海而漢口，在漢口半年，然後又遷四川，最後在重慶挨過了種種困難，終於恢復生產，這一段艱苦萬狀的時期中，趙自芳處處證明了她的剛強而有決斷，甚至於她那躁急的脾氣，都對於她的丈夫的事業有過很大的幫助。不過她所引以為自憾的，就是她的法律知識始終不能對她丈夫的事業略盡微勞。如果她和丈夫有什麼口角不和之類，那多半是和「法律」有關的。丈夫從經驗上知道任何增加廠方困難的不合理乃至不合法的事情，都只有從「人事關係」上謀解決，但太太則主張訴之於「法」。但碰了幾次釘子以後，她也只好嘆氣道：「現在還不是講法律的世界！」這些政治社會上的黑暗醜態，使得趙自芳近來更加常常動感情，更加燥急；特別因為她現在不像遷廠復廠時期那樣有事可做，而所見所聞，又那樣卑瑣昏黑，於是她的胸襟也不免狹仄起來，敏感而神經質，——如那位深知她個性的表兄陳克明教授所說。

唐文君：二十七八歲，趙自芳的女友。抗戰以前，她是一個中產之家的嬌生慣養的

女兒。抗戰一起，敵人的砲火毀滅了她的溫暖的家庭，她跟着學校撤到武漢，就捲入了那時候如火如荼的抗敵高潮。從此她離開學校，走進社會。她和趙自芳相識，即在漢口；那時候，趙自芳以「更新廠」的工人作爲一個班底，在辦難民教育，唐文君擔任了幾個鐘點。她的刻苦耐勞和謹慎忠厚，——還有那幾分不脫稚氣的見了人就會親熱起來的態度，都在趙自芳心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因此，當趙自芳在重慶再遇見這位無家可歸的青年女子時，就像老大姊似的照顧她。但唐文君已經不是五年以前的唐文君了。像剛剛抽芽的植物便遇到寒霜，她的青春之火便被壓熄了。自從武漢撤守，政治逆流開始，唐文君在長沙住了一年多，生活困難目不用說，而最使她難堪的，是被目爲「救亡青年」之羣，處處受歧視。在這樣殘酷的教訓下，唐文君不但失去了向來那種容易和人親近的天真，並且還變成了孤僻，對人不敢輕信。一向謹慎忠厚的她，現在「發展」成爲畏葸而憂鬱。只有那一份刻苦耐勞的美德卻依然如故。幸而趙自芳頗了解這位可憐的「妹妹」，很幫忙她，——雖然在唐文君心中總覺得趙自芳是「另一世界的人」，不能像從前那樣親密了。由於趙自芳的介紹，唐文君和「更新廠」的前職員李維勤結了婚。這結婚生活帶來了很短時期的甜蜜，但繼之而來的，便是一波又一波的酸苦。並不是兩人



感情上有什麼變動，而是愛情不能解決人生最大最現實的問題——麵包。唐文君當然是位好太太，然而也是一位相當難以滿足的太太。她天天愁着錢，但又最怕丈夫因為想法找錢而做下了使她無面目見人的事。她愛丈夫，但她在丈夫面前又是牢騷最多，脾氣相當疙瘩。從這一點上，可以窺見她的心雖在嚴霜覆蓋之下那一股火卻始終不會熄滅。

陳克明：四十多歲，大學教授，留學過美國，專攻的是經濟學。他和趙自芳是表兄妹，和林永清又是老同學。他有他表妹所缺乏的冷靜，然而不如他表妹那樣有決斷；他思慮週到，觀察澄澈，可是沒有慷慨激昂的風度。他說話有時頗能幽默，頗有風趣，有時解釋某一事理，也很簡單而扼要，甚至可說是「針針見血」，然而他不是雄辯家。也許因為這種種的緣故，他雖然和林永清是老友，是至親，林永清在事業上遇到困難時，他總是參加商討的一人，可是他的意見不能絕對左右林永清。他這人的性格，從他的服裝上也表現出來了：整潔，華貴，但又不流於奢侈。

林永清：四十多歲，「更新機器廠」的廠主。從美國回來後，他試辦過好幾項事業，都是和他的本行——工程有關係的，但都不順手。最後，他好像漂泊的船終於到達了適宜的港口，他擇定了自己的終身事業是「機器廠」。抗戰爆發了，他那剛剛走上軌

道的工廠不得不遷徙了，這時候，衆人尙在觀望，而林永清卻毅然決然把設備、原料乃至一部分熟練工人，趕先撤到了漢口。當漢口又成問題時，他的確也會望着長江的上游喟然歎息，也曾舉棋不定而多牢騷，但是到底再度振刷精神，在敵人的轟炸下把設備和熟練工人拖過了三峽。這一個時期，夫人趙自芳頗起了些決定的作用。二十八——九年的「工業繁榮」使他的廠有些擴充。這時候，林永清即使還未曾「勝利衝昏頭腦」，確也不免有點意氣洋洋，而且自信自負之心也油然而增長。這自信和自負，使他能夠抵抗短期「繁榮」以後接着而來的恐慌；直到三十三年春，他心中潛伏着的一個東西終於冒出頭來，而且立刻「見風變得很大」。這東西倘用一句話來說明，便是：「辦工業，對於國家，對於自己，到底有什麼好處呀？」然而他是一個「倔強」的人，也和他夫人有點相像，是不肯一下就認輸的，而況對於自己的事業總還有幾分留戀，——說是「惰性」也可以，因此他只讓自己心裏苦悶，表面上還是打起精神突破難關。他和陳克明相反，陳克明表面上好像不大堅決，心裏卻極有分寸；而他呢，嘴上說得很硬而且滿不在乎的時候，心裏卻正在徬徨動搖，似乎他想借自己的聲音來鎮定自己的遊移苦悶。他精明強幹，當他注意力集中於一點而決心要怎樣做的時候，他的確也常常能有所

成就。要不然，他就不能把他那工廠的設備從上海拖到重慶，而且在極艱難的條件下有所發展了。他說話有時很有煽動力，要不然，他也不能在轟炸之下鼓勵起職工們的情緒來了。而最後，他也很善於交際，善於應付，要不然，他就不能建立起那麼多的「人事關係」，而在三十年以後工業下坡路的困難境地中支撐到二三年之久了。然而，他這一切優點似乎跟他廠裏的原料一樣有定量，時間一久，得不到順利客觀條件來作補充，也會用盡；又跟他廠裏的機器一樣，日夜在開動，在相當時期以後，也會磨損而工作效率就低落。現在，正是快到了「用盡」和「磨損」的時候，這表現出來的，就是他在「咬緊牙關」的表面之下，他內心的徬徨苦悶已經到了逼迫他非採取某一步驟不可的關頭了。兩者必居其一：拒絕誘惑而貫徹初衷呢，還是屈伏於誘惑之下？

余爲民：這是一位學會了「七十二般變化」的英雄，——雖然他變來變去萬變不離其宗：矮方巾而兼流氓。而且當他自以爲變成某一物的時候，別人看來總覺得倒像另一樣東西；比方說，他自以爲成了狼的時候，別人看來總覺得是一條狗。但儘管如此，他還是沾沾自喜，他的哲學是：能變就好，那怕是變成了一條狗罷！他的年齡比從前上海灘上所謂「清倌人」的年齡更難確定。照他那名片背面所印的一排「前××」的頭銜看來，

他至少也有六十歲了，因為那十來個「前××」之中有一個是「前××報總主筆」，而據熟悉民元掌故的專家負責申明，則所謂××報者，在辛亥革命前兩三月曇花一現就沒有了。但他自己總說「四十不到」。再說，他的名片確實「偉大」。如果十年之後，萬一由於某種奇蹟而他這名片竟在拉圾堆中被一位死心眼的考據家檢得，那恐怕要被當作極希罕的材料。因為這名片除了背面印得有密密的一排「前××」而外，正面當然也如法泡製，不過那些頭銜上邊沒有「前」字罷了。印在正面的頭銜，舉例說，就有「某部秘書，某委員會設計委員，某社名譽社長，某會顧問，某校校董」之類，然而據他自己說，名片正面所印的十多個現任職務，不過是他實有職務的五分之三而已。有一回，他的一個朋友仔細拜讀了他的名片以後，就半真半假地對他說：「老兄百年之後，倘刻訃文，光是職銜，準得用三張紙，然而猶有美中不足：全是文職！」好，兩三天以後，他那张名片上果然加了一行：第×集團軍高級參謀。有那些熟悉中國軍事組織的人看了就掩口而笑，原來這所謂「第×集團軍」者，根本就只存在於這位余爲民先生的想像。可是余爲民先生除了頭銜多而外，也還有著作；這是他的朋友們更加懶得根究的玩意了，好在他也從不舉出書名或篇名來。只有一個例外，那便是他在某一時期異常興奮而且津津

樂道的「建都問題論戰大全集」。這本書，據說有百萬言之多，（當然沒有人懷疑，因為建都論確有數十篇之多。）光是搜集材料，他所化時間便在一年以上；爲了排印此書，他曾捐了「民族百年久安大計」的旗幟，很募過一陣捐，不過總不見書出版。但因此他又已成爲「建都問題專家」。美國的老博士薩凡奇來了中國一趟而且發表了「揚子江水利工程計畫」以後，這位余爲民也突然變成工程專家，到處爲薩凡奇計畫敲鑼打鼓了。諸如此類的事情，這裏也說不盡，總之，他是這一個社會中適宜於生存的人。最後，不能不有一兩句講到他的丰貌。他確是一表堂堂，並非獐頭鼠目，雖然說不上龍行虎步，踱起方步來確也很像個樣子；只有一點美中不足，在碰了人家的橡皮釘子而自解嘲的時候，他那笑形，他那眼神，宛然是個白癡。

女僕張嫂：三十來歲，白淨的臉兒，尙伶俐解事。

男僕：二十來歲，逃避兵役者，略認得幾個字。

景：

「更新廠」廠主總經理林永清住宅內的一間書房。正面後方是一排玻璃窗，下半截裝

着淡紫色薄紗窗飾；窗後是院子，花木扶疎，投影在窗紗上。從窗內又可看見院子裏的走廊的一角，那是通到大客廳的。窗左首正面是一道門，從這門經過院子裏的走廊就到了大客廳。右首牆壁正中也有一道門，通內室。書房裏的傢具和陳設相當講究。房正中有一矮脚小圓桌，桌上一口大花瓶，插滿了各種花。房角有高脚花盆架，供着蒼松翠柏的盆景。牆上並沒有什麼字畫，可是有林永清的大畫像，而遙遙相對的，還有林夫人趙自芳的放大相片，穿了大學畢業時的學士裝。畫像和相片旁邊，各有四個鏡框，都裝着二十四吋的照片，那是「更新廠」在抗戰爆發以後遷徙和恢復的一段奮鬥史料。左壁，趙自芳相片下，是壁爐，爐架上有些小陳設。房正中，下垂一盞乳白瓷罩的大號返光燈，靠右壁的寫字檯上有檯燈，及其他應有的擺設。幾隻大小沙法，和圓的方的橢圓的長方的茶几，以及一口書櫥，完成了房中的佈置。書櫥內分四格：三格塞滿了洋裝書，餘一格則陳列着「更新廠」的出品，——一些鋼鑄的小零件。特別惹人注意的，是正面那一排窗下靠窗擺着的一隻特製的長方形矮桌，桌上是「更新廠」的全付模型。

「清明」前幾天，下午四時至五時之間。天氣悶熱。

「幕起時臺上無人。正面後方那排玻璃窗有一扇開着。從大客廳傳來了隱約的笑語聲。約一分鐘後，雙雙人影，一前一後，掠過窗前。左首門外，有女僕張嫂的聲音：「李太太，您這兒來罷！」左側之門本爲虛掩，旋即見張嫂在門邊，側身讓唐文君上。唐文君衣飾樸素，然愈增其風韻。她嘴角上擺着一個笑影，可是掩飾不了內心的焦灼煩悶。」

唐（邊走邊問）：太太呢，有事麼？不在家？

女僕（搖頭）：嗯！（作個鬼臉，抿嘴笑了笑，回頭朝窗外望一下，又做了個眼色。）

唐（也朝窗外望一眼，自言自語地）：林總經理在會客。（突然懷疑）好像還是個女客。（問女僕）可是太太呢？也在大客廳麼？

女僕（支支吾吾）：太太有點兒——頭痛，在臥房裏躺着。

唐（沒有注意到女僕的可疑的態度）：那麼，我到她臥房裏去罷。

女僕（似乎也決定了主意）：不忙。您先喝口茶。讓我先去看一看。

「女僕自左首門下。唐亦就坐。但剛坐下，又惶惑不安，想站起來還沒站起來，自

言自語道：「真不巧，看來她家裏發生了什麼事罷？」起來，至窗前，正擬窺視，而女僕捧茶上。唐接茶，此時大客廳內傳來了裂帛似的女子的狂笑聲，唐聽了不禁一跳，正擬問女僕，女僕已從右首門（通內室）下。唐遲疑地看看窗外，又像第一次發見似的朝那座「更新廠」的模型，看了又看。大客廳中傳來了兩個男子的辯論聲。唐走到壁爐前，心不在焉的正望着爐架上面掛的女主人趙自芳的放大相片，趙自芳本人卻從右首門內出來了。」

趙：呵，文君！（走向唐文君這邊來。）

唐：（急轉身，面露笑容，親切地問）：您有點不舒服罷？

「趙自芳搖頭，拉住文君的手，到沙法裏坐下。從趙自芳的神色看來，顯然她是很激動，剛生過氣，而又強自抑制。這時大客廳裏又傳來了女子的笑聲，這笑聲是愉快而醉人的，趙自芳突然臉色變了。」

唐（終於猜到幾分，低聲）：那是些什麼人呢？

趙（不願多說，保持冷靜）：誰知道那是些什麼人！（淡淡一笑，振起精神）噯，李先生好麼？



唐（笑逐顏開）：謝謝，托福。這一向，他忙一點，少來問候。

趙（神情不屬，隨口應酬）：哦，忙一點。呵，對了，聽說他代理了會計科長？

唐（從心裏滾出來的高興，笑）：可不是。這也全仗林總經理的力量。（頓一下，似乎在斟酌要不要就此提出來意）嗯，他，維勤呢，不會巴結上司，光知道小心辦事，

這回要不是林總經理的面子，人家辦事處的嚴主任那裏就會想到他？再說——

趙（微笑，打斷了唐的話）：那麼，你們經濟上總該寬裕了一點罷？

唐（正在找機會提出這問題來，聽得對方先開口，不禁喜出望外）：也還談不到寬裕呢！要是——（忽然不知道如何措詞才好）咳，芳姊姊，一個人就是措不得債。我和維勤倆，辛辛苦苦做了一個月，除掉伙食，餘下來的就夠付那些子金……每逢到了比期，看他那樣着急，我就想到幹麼要——

「女僕捧茶盤及瓜子糖果兩碟上。唐文君縮住了話頭。女僕奉茶畢，就趑到趙自芳背後，附耳輕輕說了幾句話。趙自芳的臉色又變了。」

趙（冷笑）：要找出什麼？我這裏也有客呢！嘿，——（頓一下）打算留人家吃使飯了！（頭微向後顧）還請了旁的客麼？

女僕：不知道。

「唐文君微覺不安，已經猜準了趙自芳和丈夫一定有點蹩扭，想問又覺不便啓齒，無聊地望着牆上的鏡框。此時，女僕也是進退兩難地看着女主人發怔。」

趙（不耐煩）：還有什麼話？

女僕（小聲）：那麼，請太太吩咐一下，備辦些什麼菜蔬。大司務在等呢。

趙（暴躁）：叫他去問老爺！——嗨，又不是我要請客！

（女僕應了「是」，躡着脚尖很快地退出去了。）

唐（遲疑地站了起來）：芳姊姊，您有事，我不打擾了。

趙（爽然一笑，很親密地拉唐坐下）：不相干。文妹，您在這裏談談，解個悶兒，倒好！（又冷笑）這是他有事呵，我管不了，況且也不用我管哪！

唐（聽得話中大有講究，惶惑更甚，不知如何對答）：嗯，嚶，芳姊姊……

「這當兒，女人的笑聲又從大客廳傳來，笑聲先高而後低，先急而後緩，起伏如波浪。這笑聲委實刺人。趙自芳臉色大變，眼光閃閃，忽然抓緊了唐文君的手。唐文君亦覺毛骨聳然，笑聲旋止，一男子聲說：「了不得，夢英，這是你的秘密武器！」

趙自芳突然歇斯底里地叫了一聲，丟開文君的手，霍地站了起來，手指那一排窗。唐文君也站了起來，慌忙走去，要把那開着的窗關上，可是猛聽得趙自芳厲聲叫「不要，不要關，難道我就怕了！」就驚惶地縮住了手，卻把窗左首那扇門帶上，似乎生怕大客廳裏那問題中的怪女人會闖了進來。趙自芳走到唐文君身邊，拉唐回去，同時說。

趙（激動到臉也發白了）：文妹！聽見了麼？這是魔鬼的笑！

唐（搜索枯腸，找出話來安慰她的女友）：噯，芳姊姊，噯，您鎮靜一下，——您得鎮靜一下。

趙（突然冷下來了，淡淡一笑）：鎮靜？對！文妹，我是還能鎮靜的呢！

（兩人都坐下。唐文君不安地又看着牆上那些鏡框。）

趙（口氣當真鎮靜些了，可是餘怒未消）：摩登的，半摩登的，年青的，半老的，正經的，混賬的——女人，我見過千千萬萬，可從沒見過這樣的一個！

唐（隨口應着）：哦！這樣的一個。（忽然想起了自以為很得體的一番話）可是，芳姊姊，不管是女人變的魔鬼，或是魔鬼變的女人，反正不怕。林總經理是保險的！芳

姊姊，像林總經理那樣一心以事業爲重的大人物，難道會落進了什麼迷魂陣麼？

趙（喟然長歎）：嗯，可是，文妹——（又縮住了，看了唐文君一眼，又歎口氣，終於不說下去了。）

唐（自信說得很對，又滔滔往下說）：前幾天，維勤還跟我說起，從前他在廠裏服務的兩個年頭，從沒看見有那一天林總經理忘記了到廠裏上上下下，前前後後，巡視那麼一遭。芳姊姊，當真維勤老想着他這舊東家，說林總經理這人，比廠裏的特種鋼還要堅硬，還要冷些。林總經理辦起事來，比那頭等的新式車床還要準確，還要快些！趙（觸起了溫暖的回憶，不無微感陶醉，輕聲，慢慢的）：可不是，文妹。論才幹，論經驗學問，永清怕不是數一數二的。

唐（完全自信話已說對勁了，索性再發展下去）：我也常常跟維勤說，要沒有芳姊姊，更新廠那裏會有今天的規模呢！漢口撤退的時候，芳姊姊怎樣不怕轟炸，指揮員工們搶救機器，我是親眼看見的。

趙（回憶達到了最高峯，忽然興奮，聲調漸激昂）：那些且不用說。到了重慶以後，建廠，開工，那一樣我不驕一手呢！（好勝而自負地）開工以後，大家都說員工的福

利事業最難辦的好，永清也說傷腦筋，可是我就不服氣；幹麼會辦不好呵？（情緒又低落）文妹，爲了這一件事，我險一些得了胃病呢！

唐（急接口）：可不是！維勤到現在還忘不了廠裏的待遇。他說：總經理夫人親自下地種菜，（手指牆上）您看，這裏就有您種菜的一張照相。而且，您又每天都到大廚房裏察看去。（頓一下，看見趙自芳注視牆上的鏡框，惘然沈思，就提高聲調，拍合到原來的話題）所以，芳姊姊，我說，林總經理就是着了鬼迷，也不能待虧您的！

趙（不勝今昔之感，歎了口氣，聲調低抑，充滿了悲哀的味兒）：這一切，文君，想起來就同隔了一世。（沈吟，語調轉慢）永清之爲人，難道我還有什麼不了解嗎？可是，就因爲他忽然變了，（語調又高亢）噯，變的太快，叫人不能不寒心！（情緒漸興奮）文君，我越想越覺得不對！

唐（看見風向忽然轉了，驚惶失措）：哦！可是，芳姊姊——

趙（更興奮，打斷了文君的話）：你沒有看到他這一個月來的樣子。成天在外面應酬，說是調度款子。廠裏工程師來說，煤焦又快完了，錳鐵存底也不多了，有一筆貨，

價錢也還相宜；可是，文妹，你猜他怎麼辦？（頓一下，聲調激烈）要真是忙不過來呵，難道不好派工程師先去看一看麼？可是他連半句決斷的話都沒有！（傷心，頓一下，旋即興奮）我真真是越來越不懂，幹麼他會變得這樣的，簡直是脫了形！文妹，我不是那種不懂事的女人，好多次，我跟他正式討論，嗨，他悶着嘴，給你個不作聲。（又一頓，眼光閃閃，氣忿已甚）平常日子，一點點小事情不對勁，就要大動肝火，可是一大堆的困難堆到他鼻子跟前，他倒又不大在乎似的搖搖頭，冷笑幾聲，就算完了事。（一頓，呼吸急促，傷心已極，垂頭，聲漸低）我想起來真害怕，我怕他這人是完了！

唐（已覺無話可說，但又不能不作無效之勸慰）：芳姊姊，您寬心罷，不會——不會弄到那樣嚴重的。林總經理恐怕是疲勞過度……

趙（擡起頭來，聲調冷峻）：不是什麼疲勞過度！（口氣稍緩和）要說疲勞的話，在炸彈底下，把工廠設備從上海拖到漢口，又拖過了三峽，——那時候，人工不夠，交通工具沒有，要一樣沒有兩樣，（上海方言，要什麼沒有什麼之意，而語氣更重，——作者註）這難道還不疲勞麼？

唐（看見趙這樣興奮，有點害怕，慌忙轉過話頭）：不過，芳姊姊，人要是心裏痛快，辛苦一點也不算什麼一回事；近來林總經理的心境當然跟那個時候不同了呀！

趙（搖頭）：也——不是的！（閉目回憶）心境再惡劣些的時期也有過呢！（又興奮起來）一年多前，物價飛快地漲，週轉資金老是不夠，生產天天在縮小，定貨造好了，不來提，說是得送「包袱」，不提貨就不給貨款，我們得借比期來開銷工資，來買米：這時的心境會比現在好些嗎？可是他，到底也咬緊牙關扎住了，不像現在那樣心魂不定，莫明其妙的！

〔趙自芳轉臉看着「更新廠」的模型，歎了口氣。唐文君不作聲。大客廳裏傳來了林永清的說話聲，好像是對張嫂說的，聲音高而暴躁：「怎麼又來打麻煩了？去——問——太太——去！」唐文君聽了一跳，但趙自芳倒像並沒聽見，只朝唐文君看了一眼，乾笑了一聲。〕

趙（指着那模型）：這裏，正面的廠房是二十八年秋天全部完工的。那一排是工人宿舍，俱樂部，合作社，還是我自己監工，二十九年上半年這才趕起來的。一樁事業要搞起個規模來，沒有決心，沒有魄力，那怎麼成？可是創業容易守成難……

「一言未畢，女僕張嫂在左首門口出現了，張望着，不敢即進。」

趙（轉眼望住張）：又有什麼事了？

「張嫂遲疑，不敢即答。」

趙（突然暴躁）：又來叫我出去了，是不是？

「張嫂把半個身子挨進門來，尷尬地笑着，仍不開口，卻斜過眼去瞟着唐文君，似乎要請她幫忙什麼。」

趙（霍地立起，連聲冷笑）：好，哼哼！我就出去！

「趙自芳快步走向左首那門，仍在冷笑。張嫂大驚。唐文君急忙搶步上前，拉住了趙，叫着「芳姊姊，您不要去，」同時又示意張嫂，要她快走。張嫂退去，將門關上。唐文君拉趙自芳回去坐下。趙的臉色很難看。」

唐（拉着趙的手，又在她額角上輕輕摸了一下）：芳姊姊，您到臥室去躺一下罷？我陪您去。

趙（囁強地搖頭）：用不着！（火氣稍殺）您當我是病了麼？才不是呢！（略停頓）文妹，你沒有見過那個女人罷？（突又轉換話頭）噯，永清也不是毛頭小伙子了，男



女社交又是正當的，我自信也不頑固，更不糊塗，——（聲音轉爲急促而高）可是，我不能不說永清最近的變態，太可怕的變，跟那女人不能沒有關係！

唐（看見趙又興奮了，急思岔開）：芳姊姊。咱們到……

趙（打斷了唐的話，興奮漸增）：跟個把什麼女的鬼混一下，我何嘗不能夠裝糊塗，讓他自己不好意思，這社會本來就擁護男性的特權，——不過，（注意地看着牆上掛的林永清的畫像）要是一口咬定說人家是個好人，多麼能幹，有見識，佩服得什麼似的，嘿，（轉臉看着文君）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唐（低聲）：那麼，林總經理認識她好多時候了罷？

趙（忽又不願盡言）：誰知道呢！

唐（帶點好奇）：他們常在一起罷？

趙（冷冷的）：混得很熟呢，大約也不過三兩個月的事。

唐（仍是好奇心所驅使）：年紀青，相貌好，嘴巴甜？

趙（漸漸又興奮）：也不小了，總有三十多，一定嫁過人！

唐（驚異）哦！是出嫁過的。

趙（帶點惡意）：也許還生過孩子。

唐（點頭，不勝感慨似的）：嗯！是有經驗的。過來人！（三字詠歎而出。）

趙（忍不住不說個暢快了）：有一個常和她在一起的小伙子，叫做什麼喬張的，比她小這麼——總有五六歲罷，說是表親。

唐（隨口應酬）：不是麼？

趙（乾笑，站了起來）：誰又知道呢！反正也是來路不明。

唐（也起立）：哦，來路不明？

趙（抓住了唐的手，若有所思）：那喬張，並不討厭。長的一對大黑眼睛。有時朦朦朧朧的，像在瞌睡，有時睜得大大的，那才叫人——嗯，說什麼好呢？哦，就說它像一面晶光四射的鏡子，什麼也躲不過它，什麼都給照了進去。

唐（輕輕點頭）：從前我也遇到過像這樣的眼睛。

趙（放開唐的手，走了一步）：按這對眼睛說，他倆該是姊妹弟兄。

唐（轉身面向趙）：呵，原來那女的也是這麼一對眼睛。

趙（走到壁爐前，背靠爐架）：可是，他們嘖嘖讚歎，稱爲她的「祕密武器」的，是她

那笑的樣子，笑的聲音！

唐（不禁朝窗外望了一眼，記起剛才聽到的笑聲）：噫！

趙（好像講的是和自己不相干的事）：她的笑容，甜蜜蜜的，就跟三歲半剛有點懂事的  
小寶寶差不多；（漸漸神往於自己的想像）叫人受不住的是出聲的狂笑。說它是潑  
辣麼，不是；說它浪麼，更不是；說它像一杯烈酒，一把刀子罷，也不是。它叫人  
心跳，覺得要不依從她便沒有辦法似的。

唐（很受感染似的）：噯，那可真真受不住。

趙（像從讚美一件藝術品的忘我陶醉的境界中突然醒過來，又面對着殘酷的現實）：文  
妹，這是魔鬼的笑。（回到沙法內坐下）被她這一笑，笑落了魂的男子，恐怕不少  
呢！

〔這當兒，左首那門開了，陳克明上。他舉止安詳，但眉宇間微露煩擾的神色。他  
一進門，剛好和趙自芳打了一個照面，卻沒有注意到房中還有一位年青女子（唐文  
君）站在壁爐前，含睇深思。〕

陳（微帶驚訝）：呵，自芳，——怎麼？說是在生病呢，你好好的。

趙（立起反感，脫略客套）：噢，又在咒我生病了！

陳（邊走邊說，微笑）：不是咒。剛才我一到，說不上三句話，永清就悄悄告訴我，（此時發覺尚有唐文君在室內，話頭一頓）說您有點不舒服，叫我來看看您。

趙（看透了陳言外之意）：恐怕不單是叫你來看看罷？（起立）哦，我來介紹一下：這是我的表兄，陳克明；這是唐文君，七年前我們在漢口一同辦過難民教育。（忽生感慨）哎，想起那時候的轟轟烈烈，誰又料到今天還要受這些氣呵！（讓坐）隨便坐罷，都不是外人。

唐（不大自在地和陳招呼，卻又微笑，低聲）：陳先生是見過一面的，也是在芳姊姊這裏。

趙（淡淡一笑，自己先坐）：嚶，您看我氣糊塗了，還給你們介紹呢！（立即轉為冷峻，轉眼對陳）嗯，克明，我看你是永清搬來的救兵罷？

陳（也坐下，略露窘態，又瞥了文君一眼）：永清打電話給我，說今晚請客。（笑了）笑）我只來吃飯，不來充當什麼救兵。

「唐文君走到自芳跟前，低聲說，「芳姊姊，我告辭了，」趙拉住她，不讓走，拉

她和自己同坐。」

趙（搖頭，勉作冷靜）：哦，不見得那麼單純。（轉臉對唐）文妹，你不要走，留在這裏陪我。人家還打了電話請幫手來做說客呢，（忽轉口）哦，克明，（眼光瞥到陳臉上，苦笑着）我弄錯了，人家請你來是吃飯，（興奮起來，聲調提高）好，今天我也來請一次客！（張嫂端茶進來）哦，張嫂，你去關照大司務，趕快辦一桌菜，

嗯，七點鐘要！

趙（故意裝出興高采烈的樣子）：文妹，您代我想，該請那些客？噢，李先生是一定要請他的，——文妹，您代我打個電話。（轉臉對陳克明笑）你呢，對不起，我也要扣留你了。啊，差一點忘了，我們的工程師和太太……（皺着眉頭想）文妹，李先生那邊辦事處的嚴主任太太也請一下怎樣？（忽又改口）不要，不請她。哎，糟糕，您看我記性真壞，一下裏什麼人也想不起來了……（苦悶地定睛看着牆上的鏡框，但嘴角上浮着個苦笑。）

「當趙自芳說這番話時，張嫂站在一邊，惶惑而又好奇地望着自芳，又屢次朝文君

使眼色，像在詢問她該怎麼辦。文君則朝克明拋過了詢問的眼光，克明正燃起煙斗，冷靜地微笑。」

唐（終於抓住了趙的話頭略一閒歇的機會）：芳姊姊，您今天辛苦了，改一天再……

趙（立刻打斷唐的話頭）：不，不，不！非揀在今晚不可！文妹，（拉住唐的手）您趕快去打電話。（想起來了）噢，電話機旁邊還掛得有一本小小的日記本，那是些熟人們的電話號碼，文妹，您也拿來給我看看；不，不，您就代我約請幾位，揀您合意的約幾位就得了。

唐（萬分爲難地）：嗯，嗯，可是，芳姊姊……

「趙自芳不聽文君陳說，拉她起來，推她走：「趕快打電話去，文妹，一切偏勞您。」文君遲疑地走了一步，偷眼看陳克明。陳噙着煙斗，也瞥了她一眼，似乎說：「您當真去打電話麼？」文君好像忽然得了主意，略頷首，低頭急走，從右首門（通內室）下。張嫂也跟着下去。」

陳（放下煙斗，微笑）：自芳，您是怕我來做說客，這才搶先給這麼一個下馬威罷？

趙（起立，徘徊）：說你猜對了呵，也可以，然而——（忽轉口）不，猜的不對！

陳（依然微笑）：那麼，您是對那邊（用拿着煙斗的手遙指窗外）——對永清，特別是對黃夢英，示威！

趙（突然止步，被說中了心事，倒坦然笑起來了）：隨你愛怎麼說，都可以。（忽又改變態度）可是，我要請客，我總還有這一點自由。（冷笑）示威給她看麼，我還不至於那樣無聊呢！

陳（起立，態度懇切）：自芳，您還是好勝的脾氣！而且，您也不免還有（斟酌語氣）若干的誤會，您要是今晚也來請這麼一次客，那——（搖曳其詞）或許明天您要後悔。

趙（先尚靜聽，後即大笑）：好，來了，克明，到底你還是作說客來的。（又笑，急走至右首門口）文君，文君！電話本子找到了沒有？

（文君應聲而上，似即在門口等候已久。）

唐（迴避了陳克明的詢問的眼光）：打不通，芳姊姊！

趙（一怔，隨即了然一切地笑了笑）：好，那我自己去打去！（抓住了文君的手）文妹，您幾時也學會了這一套人情世故了呢？（苦笑。）

唐（攔住了趙，十二分懇切）：芳姊姊，您要請客，下一次……

陳（也上來勸阻，推趙回坐）：自芳，您說我來作說客，我就說一說也可以。黃夢英這人，並不能和那些沒有靈魂的女人相比——

趙（不讓陳往下說）：要是沒有靈魂的，我早已一笑置之。

陳（趕快抓住這一機會）：那麼您也可以想得到，您的誤會是沒有根據的。

趙（大爲反感，冷笑，轉臉對唐）：噯，文妹，您瞧，又是一位黃黨！

陳（無可奈何，淡淡一笑）：自芳，想不到今天您的火氣那麼大！

趙（當真火氣上來了，起立）：好罷，克明，你是研究經濟學的，我從前學的卻是法律。「現在還不是講法律的世界」，只講人情，克明，今天就請你從人之常情上作一個判斷，幹麼我的火氣就不應當這樣大。（略歇一口氣）剛才我還不是捺住性子在大客廳裏周旋麼？可不是，上我家來，總算是客，我得歸還個禮數。嘿，他把那個吹牛大王，——名片上頭銜印得滿滿的那姓余的傢伙，推給我去敷衍，自己倒和那——夢英，躲在角落裏咬耳朵去了。（愈說愈氣，並表演當時情形）文妹！（走近唐前）我就是個不怕惹事的人，況且，丈夫跟另一個女人談天，我有權利來參加，（理直氣壯地，顯出她學過法律的頭腦）我就這麼走過去了，（表演當時情形，走



向陳克明那邊）嘿，那夢英，真機靈，也真厲害，馬上閉了口。（退一步，站在唐與陳的中間距離，眼光從陳身上移到唐）我只聽得兩個字：喬張！

陳（回音似的）：哦，喬張！

趙（背靠着壁爐架）：原來他們是在討論喬張，（意味深長地冷笑）怪不得要迴避我了！喬張和那夢英的關係，克明，你當然比我還清楚，可是我就不懂，這要永清夾在中間幹麼？而且又迴避了我嘖嘖嚙咬耳朵？克明，你沒見那時候永清的臉色，你要是見了呵，——嘿！

唐（對於趙的話表示共鳴，並表示她也理解到趙之所了解，輕輕點頭，輕聲）：哦！喬張。

趙（會意地接口）：對了，是那個大眼睛的喬張，說是表親（抑揚其音，又冷笑）的喬張！哼，親是一定的，表可難說罷？（惡意的笑，但突然轉為嚴厲）可是，克明，還有下文——

（林永清匆匆上。單看他的臉，就知道他心境惡劣，有一件十分難以決斷的事壓在他心上，他動搖得很。唐文君站了起來，鞠躬；永清略一招呼，就走到太太跟

前。)

林(慌慌張張，又像捺住了一肚子氣似的)：自芳，這你總該出去了罷？客已到的不少。(回頭瞥了陳克明一下。)

趙(直視對面牆上林永清的畫像，不作聲，但臉色很緊張。約半分鐘，她突然一笑，走到文君面前，邊走邊說)：好罷，這該出去了罷；好，出去！(拉住文君)文妹，你也該去見識一下。(不由分說，拉着文君就走，挽其腰。到了門首，又回頭瞥了陳克明一眼，苦笑)克明，我幫忙你完成了使命了！(和文君下，嘩的一聲，將門關上。)

(林見趙肯出去，大喜過望，無暇研究其動機，也將出去，可是陳克明叫住了他：「永清，有句話！」林止步，回過頭去。)

陳(起立，站在「更新廠」模型前)：喬張什麼事？

林(皺着眉頭)：失蹤了！怕是被捕。(手握門上轉柄，推開了門。)

陳(冷靜，但深思)：夢英跟你談的，還有什麼事？

林(轉身走近陳，心事很重的表情更甚)：就談了那一筆借款。

陳（也近前一步）：借到了沒有？

林（更顯得心中不定）：借到了，支票是今天上午拿到手的；可是，余爲民勸我買黃金。

陳（一怔）：買黃金？

林（苦笑）：對，法幣折存黃金。

〔兩人互視，暫時都不作聲。大客廳上傳來了趙自芳和一些男客周旋的話聲，陳拍落煙斗內的煙灰，正開口叫了聲「永清」，余爲民來了，人未進門，先聞其聲：「呵，這裏很好，清靜，咱們繼續談三分鐘。」余爲民一臉緊張興奮。〕

余（公式地對陳克明一點頭，就拉着林永清走到寫字檯前，邊走邊說）：事不宜遲，得趕快決定。您這是天大的機會。別的且不說，您剛是想一想，二十四小時之內，一個翻身，好比睡了一大覺醒來，憑空您就多了這麼五六百萬，這多麼夠味？（仰臉大笑）何樂而不爲！何樂而不爲！

〔余爲民坐下，林永清背抵住寫字檯，面向余爲民，沈吟不語。陳克明遙對余爲民而坐，劃着火柴吸煙斗。陳克明態度冷靜，在觀察。〕

余（抖擻精神，繼續鼓動）：況且大利還在後頭！永清兄，您要是依照兄弟的獻議那麼一辦，嘿嘿，您的機動能力可就大得不可思議。金澹老給您通融的這筆款子，下月十五到期，這半個月中間，您手裏如果捏着六百兩黃金存單，哈哈，好文章可就多了！您願意馬上轉讓出去呢，行！從明天起，黃金官價三萬五千，您不貪多，喝一個三萬二三的價錢罷，包您一下搶光。哦，三六十八，二六十二，嘿嘿，您就有這麼兩千萬的現款聽您調度！喂，永清兄，兩千萬可也不算少呵！您要是願意拿這數目去買美鈔，成！而今美鈔還不過七八百，可是過這麼半個月，您瞧罷，不上千，您打我的嘴巴！永清兄，您再算一算，（慌忙從桌上抓起香煙來，一邊點火，一邊在說）半個月後您該有多少？（閉目微笑）呀，該有多少？（忽然拍一下桌子，高聲斷喝）沒有這麼三千萬您就向我余爲民要！（搖曳其詞，聲調轉低）永清兄，三千萬的現款呢，您這機動能力該不算怎樣小罷？（仰臉閉目，狂抽香煙，滿臉笑容。）

（剎那的靜寂，惟聞林永清以手指叩桌沿的聲音。林永清的臉色也豁然開朗，眉目間有笑意，然而口角卻在輕輕牽動。）

陳（已經明白一切，終於開口了）：可是，現在快要五點鐘了，銀行辦公時間不是已經過去了麼？而且明天又是放假……

（余爲民將眼一睜，尙未開口，林永清卻搶先說話了。）

林（輕鬆地笑）：這不相干。當然是走後門。爲民兄有辦法。

余（噴着煙圈，萬分得意）：送佛送到西天，既然金澹老通融這筆款子，其中也有區區幫襯的微勞，而且區區已然向永清兄獻了地圖，剩下來這一點小事，不用說，當然是兄弟跑腿了。（格勒一聲乾笑）反正，永清兄的夠朋友，兄弟也是久仰呵！（哈哈大笑。）

陳（瞥了余一眼，略露鄙夷之色）：永清，你打算怎樣？

林（料不到陳克明竟這樣單刀直入提出問題，稍覺忸怩，但立刻恢復平靜，毫不含糊地回答）：值得考慮！爲民兄的意見值得考慮！

余（大爲不滿，丟掉香煙，高聲）：啊喲喲，還是考慮，考慮，永清兄，男子漢大丈夫，當機立斷，何況這是天賜黃金，您還要考慮！

陳（尖利地注視着永清的面孔）：那麼，永清，您又用什麼款子去買那批錳鐵和煤焦？

彷彿聽您說過，約好了是今晚來作最後決定的罷？

林（苦笑，但仍然毫不含糊地回答）：要是買了黃金，煤焦和錳鐵當然只好放棄了！

余（擊節讚賞）：對！對！一個是爛羊頭，一個卻是熊掌！

陳（怒不可遏，但仍保持冷靜）：那麼，工廠就得停工！

林（嘴邊的筋肉一跳，下意識地朝那邊的工廠模型瞥了一眼，口氣轉爲怨忿）：停工？  
哎，克明，這一個月來，那一天不是半停工？幾年來，統制管制，就是腳鐐手鐐，糧食飛漲，原料飛漲，就是壓在背上的千斤重圍，生產萎縮，市場蕭條，克明，這都是您親眼看見的罷？（冷笑）好，說是成立了生產局，工業就有轉機呵，風聲倒大！嘿，生產局固然就來定貨了，可是官價太低，不夠成本，（指那模型）這簡直變成了無底洞，那來這麼多的錢來賠貼，我又不能點鐵成金！

余（搖頭擺腦）：對呀！一針見血！生產局向您定貨，可是您接了定單呵，硬是虧本，您又奈何？

陳（尖利地瞅了余爲民一眼，不勝憤慨）：哎，永清，「中國的工業家，命運注定了要掛十字架」，這是什麼說過的話罷？……

余（搶過話頭）：搯是搯了，於國於民，於自己，有利沒有？

林（連連點頭，歎了口氣）：哎，有利沒有？

陳（霍然站起來，上前一步，眼光從永清臉上掃到余爲民，聲調堅毅）：喂，余先生，記得聽過您的高論，您是大談中國工業化，狂呼發展重工業的一員健將。難道您覺得像「更新機器廠」那樣的東西倒是中國工業化路上的障礙麼？難道您以爲把一個辦機器廠的人拉去做投機，倒是發展了重工業麼？

余（微笑，不示弱，冷冷地）：請您看看事實。輕重武器，反正得從天上飛來；您一個廠，不，那怕所有的廠，一古腦兒的生產量，夠打幾點鐘的仗？（點着了又一枝香煙）生產局的定單，還不是那麼一回事，擺個樣子，總算中國自己也在加油呀！（微笑，輕聲）再說，穿的總該自己備辦的了，可是，您當然也知道，正在交涉從印度飛運棉布來呢，飛運棉花來呢，（聲調轉高）所以，兄弟說話不含糊，（轉眼看着林永清）工業化是堅決主張的，然而，可不是現在的事！

陳（態度愈冷峻）：呵呵，高明之見，真所謂驚世駭俗！那麼，可不可以這樣說呢：我堅決主張百年長壽，然而，今天連飯都沒得吃，那是另一回事！

林（焦燥地繞着室中央的矮脚小圓桌，頻頻睜着陳克明，似乎對於他的辯論也感到不耐了，這時就插進一句）：哦，吃飯問題，卑之無甚高論，但求今日有酒，不問明天無米！

（陳克明聽了這話一怔，感得太意外；不料余爲民也嘩然表示抗議。）

余（正容厲色，起立，凜然不可侵犯似的）：噫，永清兄，您這句話，我不能不提出抗議！兄弟是深惡而痛恨那「今天有酒今天醉」的，兄弟以爲「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兄弟的眼光一向看到五十年百年以後的久長之計。徒勞而無功，頭痛醫頭，脚痛醫脚的辦法，兄弟一向是堅決反對的！永清兄，此所以兄弟一力勸您一脚踢開您那擄什子的工廠——這爛羊頭！（這時候，男僕上，呈一信給余爲民，即退；余取信在手，不暇拆閱。滔滔地說下去）爲國爲民講求百年久安之計，不貪目前小便宜，這是我的志願，也是我的責任！兄弟的一貫主張，就是大處着眼，大處落手！（聲調忽轉低，轉促）兩位也知道，有些庸俗之輩，還譏笑我是書獃子呢！比方說，兄弟化了一年功夫，編成了一部百萬言的「建——都——問——題——論——戰——大——全——集」，民族百年大計的結晶品，（一笑）可是這筆印刷費，



至今尙無着落，爲什麼？人家以爲這是不急之務呢？（仰臉大笑，然後拆信。）

（剎那的靜默。林永清深思地看着那廠房模型，可是臉上的愁容比剛才淡得多；陳克明冷冷地在微笑。大客廳傳來了喧譁之聲，夾着黃夢英的叫人心跳的笑聲。這似乎刺醒了林永清，他張皇四顧，預感到將有什麼事發生。）

余（突然拍一下桌子，陳林二人爲之一驚，不約而同轉臉注視余）：您瞧，事不宜遲呵，（手揚那信箋，神情緊張萬狀）這是一位內幕中的朋友送來的密信。永清兄，人家這樣熱心，怎麼您還游移不定？

林（渾身用勁似的一挺，聲音稍稍異樣）：好罷，七年心血，也顧不得了，——

余（猛拍林肩，翹起大姆指，讚不絕口）：偉大，偉大！永清兄，偉大！

林（苦笑，急向窗下那模型走去，揮臂似將碎之，同時在說）：我也苦苦支撐了七年了，可告無罪於國家民族……

（余爲民大笑，然而陳克明的嚴厲的一聲怒喝：「永清！」阻住了林永清的已經舉起的手臂，打斷了他那未完的話語，也喝住了余爲民的笑聲。陳克明走到林永清身邊，拉他轉來，恰在此時，唐文君扶着趙自芳從左側門上，趙自芳臉色慘變，嘴唇

微顫。陳克明一眼看見，就猜度到幾分。」

趙（聲音微抖，然隱含倔強之味）：這是侮辱，簡直是侮辱！

「余爲民上前，想拉林永清出去，但爲陳克明所阻。」

余（搭訕地下臺）：呀，嫂夫人不很舒服罷？天時不正，天時不正。哎，永清兄，我代您去招呼客人，您開個家庭會議就趕快出來呀！（匆匆下。）

林（抱怨的口吻）：自芳，你這是何苦……

趙（怒目，不讓林說下去）：何苦？倒是我在那裏何苦？

陳（也有點舉止失常）：自芳，您仍然有點誤會，您聽我說——

趙（暴躁已極）：不要。你也是黃黨！我要他（瞪眼直視永清）自己給我個滿意的答覆。

「林不答，抱臂冷笑。唐文君滿面驚惶，想走開，但趙自芳挽住她的腰，堅不令走，好像在這緊急關頭，她非有個伴侶不可。」

趙（臉色略平，但語氣極其嚴厲）：我要求你答覆，如果你沒有對不起我的事，幹麼要避開我偷偷地跟人家咬耳朵呢？

林（似乎想不到還是爲了這一點事，失聲笑了）：哦，爲了這一點事麼？簡單得很，要避開你，無非因爲人家不願意第三者聽到，無非因爲這是跟你全不相干的事。

趙（林的啞笑已使她怒火再燃，林的答覆更屬火上添油，可是她愈怒，表面卻愈冷靜了，似已成竹在胸）：哼，那是跟我全不相干的事；既然跟我全不相干，怎麼倒又跟你相干了？

林（感到對方不可理喻，火氣也來了）：這可問得怪了，人家要講給我聽，我難道包起

耳朵逃開麼？

陳（再也耐不住）：自芳，這讓我來解釋……

趙（固執）：不要，不要。（向永清逼近一步）既然人家是只願意對你說，不願意第三者聽到，可是後來那個吹牛大王姓余的也加入進來了，這又是幹麼？這不是明明白白就打算瞞過我一個麼？

林（淡淡地）：那是談到另一件事了。

趙（逼緊）：既是另一件事，幹麼你又使眼色要我走開？

林（無可奈何，只好乾笑）：因爲你聽到了一定會嚷起來——那可不大好。

趙（像法官終於問出了要點來似的解頰一笑，但立即滿臉又罩上嚴霜，眼光掃着克明和文君）：哦，我聽了就會嚷起來的，——哼哼，這所謂另一件事，還不是明明白白麼？（冷笑）好了，永清，謝謝您把真情告訴我了。（又歇斯底里地笑。）

唐（緊靠着趙，驚惶，低聲）：芳姊姊，您進去歇一歇罷。

陳（順水推船）：對了，自芳，您去歇一歇，回頭我可以給您解釋明白。

林（萬分委曲，上前一步）：自芳，想不到你誤會這樣深。不讓你聽，也不先告訴你，無非爲的事情還沒有決定。何必給你多添些煩惱？等到有了結果，自然要告訴你呵……

趙（突然變色，打斷林的話）：對，那時候你是用律師來通知我罷！

（這一句話出其不意，像晴天霹靂把林永清怔住了，陳亦失色。）

趙（扶着唐文君轉身向右首之門走，邊走邊說，頭也不回）：可是，永清，你忘記了，我也是幹過律師的，我不能聽憑人擺佈。再見罷，也許在民事法庭！

（林陳二人對看一眼，同時搶步上前；克明叫着「自芳」，但趙唐二人已進了門，砰的一聲門關上。）（幕急下）

## 第二幕

## 登場人物：

唐文君：已見第一幕。

李維勤：唐文君之夫，三十多歲。身世與唐文君相彷彿，所不同者，他在抗戰以前，畢業於某職業學校後就在社會上混事。秉性忠厚，也能吃苦，不能不說是一塊還能埋首苦幹的材料，而且也並無「大志」。本來在一個商業機關服務，抗戰以後，流離遷徙，也到過漢口，而終於入川。他在「更新廠」服務的兩年，正當「工業繁榮」而「更新廠」搞起一個規模來的黃金時代；因此，他對於「更新廠」的回憶是光明燦爛的。然而爲的想多弄幾個錢來成家，他轉入一個辦工業其名而做生意其實的什麼企業公司，仍在會計科辦事；不料開罪了一個有背景的同事，不能安身，這才由林永清介紹，進了「某半官事業駐渝辦事處」當一名助理會計。就事不久，又和唐文君結了婚。這算是李維勤有生

清 明 前 後

以來最幸福的時期了。可是天下事美中常有不足：他倆雖已結婚，卻無法成立小家庭。最大困難是沒有錢。結婚的當兒，李維勤破釜沈舟，借了比期，把婚禮辦得遠像個樣子；也曾在一、家三等旅館內包了一間房（因為找房子不容易），新婚的一對雙宿雙棲了。居然有兩個月光景。但以後，就由於經濟的壓迫，包房間不得不退掉，小家庭之念暫時束之高閣，而唐文君也不得不重找職業。現在，結婚快滿週年了，兩個人都分開過着職員宿舍的生活。牛郎織女是一年一度鵲橋相會，我們這一對俗世的牛郎織女總算紅塵更深，他們是一月或至少兩月一度的「旅館相會」。會是會了，可實在也夠慘，兩個人心上都壓着一個黑影：這一「會」又去了薪水的幾分之幾了！可是兩人都不敢說出口來。人在這樣情形下，既非聖賢，難免要有點牢騷，而唐文君雖在妙年竟也像老婆子那樣噁碎。每一度相會，兩人總不免小小拌嘴，唐文君每次都要抱怨李維勤當時不該借債結婚，以至快一年了，每月借新還舊，拖泥帶水，弄得經濟情形越來越窘迫。然而這怪得李維勤麼？他是把唐文君看作天仙的，要不是林總經理夫人的大面子，這天仙怎能變成他的老婆，他連粉身碎骨都不惜，何況借債以圖婚禮的小小體面？這一點，唐文君當然也了解，所以每次嘮叨之後，而且當李維勤終於垂頭無言的當兒，總是唐文君用女性的

溫暖來把李維勤心中的煩悶消解了。不過，最近半個月來，他倆的相會可以不在旅館，而且也不用擔心又化了薪水的幾分之幾了；因為李維勤代理了科長，在宿舍中有他單獨的一間房了。然而天下事美中依然不足。爲了不忍過於拂逆丈夫的要求而第一次留宿的那一夜，唐文君惴惴不安，像是做了不正當的事；房外每一走動的脚步聲，對於唐文君都是威脅，每一聲咳嗽，每一聲低語，輕笑，都好像是譏諷和侮辱。結果是第二天清早，唐文君逃也似的走了。這也並不能怪她神經過敏。星期日白天，她堂而皇之去看李維勤時，宿舍裏的職員乃至茶役的嘴臉總帶着三分輕薄。至於李維勤聽到多少不堪入耳的調侃呢，他不肯對唐文君說；不過單看他更急於找房子，也就可想而知了。這一切，就是唐文君每次到丈夫宿舍去時精神上的負擔。她不願去，但又想望去；而這一矛盾心理，使她對丈夫的態度絕不是她自己所敢回憶；每逢她從丈夫宿舍出來，便後悔自己不該那麼冷，不該老是愁錢，老是抱怨這，抱怨那。李維勤的心境當然也不會好，但他在唐文君面前總是使盡了最大的忍耐力。不過，既是活人，有了煩惱不能不發洩；因此，他這樣的老實人近來也常常在老婆面前發牢騷，咒罵社會，爲自己的貧苦叫屈。而且一種哲學也在他心中形成了：這社會中，安份守己，受盡冷落，偷天換日，飛黃騰達。

可以說，在心理上，這老實人已經準備着在某種誘惑之下不作堅決的抵抗了。但自然，他仍然老實到不敢去積極鑽路子。一旦「機會」碰到他身上，他冒了險了，想望得點甜頭，然而還是做了人家的貓腳爪。他不甘屈服於「命運」，他要「鬥爭」，可是用錯了方法，走錯了路，終於演了悲劇。

老莊：李維勤的同事，總務科長的親信，二十七八歲，油頭粉面，顧影自憐的輕薄少年。

### 景：

「某半官事業駐渝辦事處」職員宿舍的一間房。這是缺了兩角的略帶長方形的東西。右後方一缺角頗大，當其地位，嵌一窗，沒有裝玻璃，只糊了紙，而又有補綴。左後方一缺角稍小，當其地位，則為一門，通外室。兩「缺角」之間為板壁，最上部的四分之一是用木條釘作網狀的。左壁亦有窗，也糊着紙，但較整齊。靠這窗，斜擺着一張五斗辦公桌，桌旁有一几，堆些文件，——這已經靠近那門了。和辦公桌相對，在右後「缺角」之處，正當那窗下，嵌着一架木床，這床雖不怎麼仄，可是擠上兩個人的



話，一定不大痛快。床頭（外面，正挨着右壁）有一口五斗櫥，上置什物。床的另一頭，靠着板壁，有壘在一處，充當桌子用的舊衣箱。另有櫥子兩張，一在辦公桌前，一在床頭。總而言之，這間房的形狀（缺角而又不對稱），及傢俱的地位，都使人起顛倒錯亂之感。這房雖有兩窗，但其實是在走廊與別室包圍之中，並無「海口」。板壁後，便是會客室又帶雜役室。一盞電燈用麻線拉在床前。滿房氣氛慘淡，惟一耀眼者，僅床上一紅被及桌上一鏡，——這鏡子很新，還是林總經理夫人送給唐文君的結婚禮物之一。當時趙自芳不知何故，送鏡子就是一對，而今擺在李維勤桌上的便是其中之一，這叫李維勤時時想起了舊小說中的鴛鴦鏡，而鴛鴦鏡到了各執一面的時候，總有點不大愉快的。

### 時間：

第一幕故事發生那天的黃昏，約七點鐘。

「幕起時，看見唐文君坐在床前爲丈夫縫補衣襪。一邊補衣，一邊談自己在林公館的所見所聞。李維勤斜倚在床頭的五斗櫥上（背向觀衆），在靜聽。燈光不足，唐

文君時時起立，湊在燈頭下邊穿針或審察補綴的狀況。別室傳來胡琴聲及唱京戲聲，時斷時續。因為明天是假期，職員們大多數出去自尋樂趣了，故宿舍中尚不十分喧嘩。幕起時，唐文君的訴說也快到尾聲了。」

唐（低頭補衣，扭着腰，微露倦態，語調中卻還有幾分興奮）：……後來，芳姊姊說要找一個老同學去，就叫我回來了。（停針，微仰其首）噯，維勤，你說她打算怎樣？我不敢問她。維勤，你說，她是不是打算跟林總經理提出離婚？（不及等李回答，話又岔開，另起一問）維勤，你說，她帶了我悄悄地從公館裏出來的時候，要是我撞張嫂去告訴一下林總經理，也許倒好些罷？

李（踱了一步，若有所思）：那倒也無所謂。反正這會兒林總經理也該知道了。

唐（大不謂然）：噯，你這人！知道呢，自然遲早要知道的。（口氣轉為柔和）不過，早一點知道，總還可以把芳姊姊挽回轉去。（又低頭縫衣。）

李（陪笑，走近唐）：哦，對！早一點是好些。（生怕又惹得唐不快活，欲言又止似的）那麼，你沒有提到我們——那件事了？

唐（正把補好的一件衣放在一邊，拿起另一件來反覆看着）：啊，這一件的鈕子怎麼都

掉了？嗯，只剩下一個。（擡頭）那怎麼能捏呢！我一進公館，就看見她正在嘔氣。（有點暴躁起來了，起身將床上那堆舊衣一抖，聽得有物落地滴搭的聲音，她即彎腰向地上找）哦，原來就是那件衣上的鈕子！（拾了起來）還差兩個。（伸腰活動血脈，面對李）今天怎麼能向她開口呢？明天，後天，也許永久都別想開口！（愁眉深鎖）維勤，你得另外想辦法才能挨過這一個比期！（歎氣）當真怎麼過呢，這日子！

李（拉住唐手，極力想安慰她）：文君，你不用發愁。（欲言又止，終於微露口風）這一回，有個好機會——

唐（靠近李）：又是什麼好機會！有什麼好機會居然會落到我們頭上？維勤，我不喜歡你老是用這些話來安慰我，不喜歡你肚子裏着急得什麼似的，可是擺一付全不在乎的面孔來給我安慰。

李（妻的柔情使他陶醉，忘其所以，急要證明自己不是空言相慰）：當真，這一次有把握，——六七分是有的。

唐（柔媚地笑，伸手戲索）：那麼，給我看一看。

李（突然臉上掠過一層陰影）：可是要等人家的回音，才曉得——

「一言未畢，忽聽得房外撲嗤一聲笑，接着又是嘔唇弄舌的怪聲，這又是李的同事們在偷看他們的「私生活」了。唐渾身一跳，臉有點紅，急忙洒脫李的手，回坐在床上，惘然拿起一件衣來。脚步聲，以及示意的咳聲，從房外經過，漸遠。」

唐（低聲，恨恨地）：這地方，我真不願意來。

「唐撩開手中之衣，惘然地拾取一隻破襪子來，着手修補。李則心事頗重，似在期待什麼，時時側耳聽，又看壁上之鐘，從五斗櫺前踱到辦公桌前坐下，又站起來。胡琴及唱戲聲斷斷續續傳來，時高時低。」

唐（低頭縫補襪子，自言自語）：爲人在世，總難十全；像芳姊姊那樣生活多美滿，可又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擡頭）維勤，你說，林總經理和芳姊姊會當真決裂麼？

李（瞿然驚覺）：哦，哦，這個——那姓黃的女人不會嫁給林總經理的。

唐（不以爲然）：這，不在乎嫁不嫁的形式。

李（心神已定）：噢，這個呀！可是林總經理不會和那女的長久相好。

唐（提起注意）：你怎麼知道他們不會長久？

李（笑了笑）：那姓黃的女人，（低聲）相好的不止一個。

唐（並不驚奇）：哦——

李（更低聲）：有一個鼎鼎大名的闊佬，姓金，黃金的金，跟她打得火熱。

唐（又提起注意）：你怎麼會知道？

李（朝房門看一眼）：我們這裏的總務科長就是個包打聽，又是廣播電臺……

「房門上連叩兩聲，李突然跳起來，滿臉緊張，相信他所期待的事終於來了，搶步即去開門。但一開門，就失望地「啊」了一聲，隨即連聲說「外面坐，外面坐。」來人哈哈笑着，說「電話沒有打通，只好來一趟了。」李出，反手將門帶上。唐停了針，懷疑地望着那剛剛關上的門。輕輕歎口氣，又補衣。低聲的交談（李與來客），從板壁後面來了，唐側耳靜聽，時時停針。旋聞來客的聲音愈來愈高：「李先生！這是明天到期的呢！你瞧，這是您親筆寫的借據呀！」李聲亦高，有怒意：「跟你說了，明天手頭不便，後天一定歸清。就差這麼一天時光，照銀行日拆加倍補貼你，這該再沒有話說了罷？」來客嗓子更響，其勢汹汹：「哼，誰希罕你什麼照銀行日拆加倍呢！只要你不拖不賴，明天到期，明天就……」李也提高嗓子，已經怒不可遏：「誰拖了，誰賴了？你這是什麼話！（口氣略緩和）你不知道

明天銀行封關麼？總得後天，我才能提出款子來呀！」來客突然冷笑：「哦，失敬！你在銀行裏存個千兒八百萬罷？好大的口氣！」李大吼：「你這話就混賬！你別狗眼看人低……」唐聽到這裏，臉色全變了，又氣又怕，手中之衣掉在地下。可是在這當兒，胡琴聲及唱戲聲（數人同時亂唱）大作，與板壁後的爭持，鬧成一片，而琴聲笑聲唱聲尤高（唱的是西河戲「馬寡婦開店」的一段），一聲聲清晰可辨。顯然，唱西河調的，竟走到床後的窗外來了。唐又氣又恨又害怕，轉身望着床後那紙窗發怔，突然掩面撲在床上，抱住那堆破舊衣服。琴聲唱聲一下停止，僅僅遠傳來宿舍中一些嘈雜的笑語聲。唐擡起頭來，猛可地床後窗外一片聲曳長的怪笑，——顯然窗外的人（不止一個）正從窗紙破洞中窺看她。唐怒甚，挺身起立，門響了，李維勤進來，重重將門砰上，滿面怒容。唐轉身面對其夫，床後窗外有匿笑聲，隨即笑聲遠去，人已走了。片刻的啞場。」

李（怒氣未平）：那混賬的小子，真想一拳揍死他！有了幾個臭錢，便擺出閻王臉來了！

唐（驚魂未定，走近李旁，低聲）：走了麼？

李（咬牙猶笑）：轟他走了！這傢伙混賬！

唐（愁眉深鎖）：可是明天他還要來麻煩……

李（又猶笑，在辦公桌前坐下）：明天我就掃數還清他媽的債。

唐（半驚半喜，但不信的成分最大）：掃數還清？哎，維勤，開什麼玩笑。難道天上掉

下來黃金麼？

李（長吁）：差不離罷！（意味深長地苦笑）有一點辦法。（焦灼地望着鐘，自言自語）時光也差不多了，怎麼還沒個消息呢！

唐（滿腹狐疑，目視其夫，想問又不即問，退至床上，再拾起衣服，剛低下頭去縫一針，便又擡頭）：維勤，你有什麼事瞞過了我罷？你又在挖空心思想法弄錢來還那筆債罷？維勤，你是不是？（漸興奮）不，不，你是不會做生意的，你不能學人家，你會上當。你別管那筆債了，明天我找芳姊姊請她幫忙。才不過三兩萬罷，芳姊姊總能給我個辦法。

李（見妻着急，愈不肯多言盡言，只是隨口敷衍地安慰她）：哎，文君，你放心好了。我不會惹出什麼亂子又叫你操心。（索性說得斬釘截鐵）你一提到錢，總是好像看

見了追命鬼卒，着急的不得了，可又怕我人窮志短，做些叫你丟臉的事情；文君，天天讓你這麼教導，三歲的孩子也該教乖了。（不禁苦笑。）

唐（急忙抱歉地笑着）：好，不說了，不說了，你明白我的苦心，那就好了。（低頭補衣）可是，維勤，除了剛才那傢伙的一筆，咱們該的債還有多少？

李（仰臉閉目，心不在焉）：也還有三兩萬罷？下月十號，就有一筆到期；十五號，二十號，又有兩筆，零零星星的……

唐（突然擡頭驚呼）：啊！十號二十號也有到期的？怎麼我不知道？

李（苦笑）：這是新的。

唐（大驚失色）：維勤，你幾時又借了東頭來還西頭？這是要愈措愈重的呀！

李（深知文君脾氣，再不肯多說了，只是苦笑）：這原是萬不得已呵。

唐（瞪視其夫，好一會，歎口氣）：唉，這日子，怎麼過呢！（低頭又補衣。）

「李低頭不語，而神色煩燥不定。顯然，他心中發展着一種矛盾。他忽而皺眉瞪眼，若甚恐懼，忽而又展眉微笑，若有所持。房外來了抑揚的胡琴聲，「蘇秦封相」的一段唱白斷續可聞。李以手按拍一二句，旋又煩燥起立，漸走近文君。琴聲



及唱戲聲漸低，至於不可得聞。」

唐（仍低頭補衣，自言自語，聲調淒涼）：唉，一個人就是措不得債。小時候，常常聽媽講起二姨夫怎樣措了磨盤大的債，到底給壓死了。二姨夫是好人，愛一點體面，討親的那一年，借了債；一年的利息就夠他受。直到二姨媽孩子也生了，那筆債還是原封不動地壓在他倆背上。可是生孩子也得化錢，滿月啦，週歲啦，也不能不顧到一點場面；這就把新債又借上了。（聲調漸促）舊債未了，新債又來，這就像兩大片磨石，二姨夫給碾在中間，天天忙着躲債，天天忙着東拼西湊，寅吃卯糧；二姨媽的嫁衣也當了，房子也賣了，當盡賣光，孩子也養不活，索性送廟裏去做了和尚……（聲音哽咽，突然擡頭。）

「唐文君自言自語的時候，李維勤尚靜聽，繼而神色慘變，兩眼直視，好像有個魔鬼在威脅他；他一步一步倒退，直退到牆角，背抵住牆，鼻息粗重，兩手作推拒狀。這時唐文君擡頭看見了，大驚起立，連呼「維勤」，李不答。唐趨前，李鬆一口氣——」

李（轉過一口氣來，聲音異常慘厲）：我看見，——我看見二姨夫朝我走來了！我看見

——二姨夫之面孔，（其聲迸裂）跟我的！一樣！

「唐文君擁抱了丈夫，嗚咽不能仰視。宿舍中胡琴聲又漸可聞，其聲哀怨以淒厲。」  
李（以手撫妻背，亦哽咽）：文君，我怕，我怕二姨夫就是我！

「胡琴聲忽轉爲快樂的靡靡之音。又雜有三弦聲。同時，京戲，大鼓詞，蹦蹦戲，還有川戲，等等的唱詞，交雜並作。雜以譁笑聲。唐李憬然諦聽。」

李（咬着牙關）：不能！我不能作二姨夫！（放開了文君，猶目直視空中。）

唐（悲極而憤激）：老天爺呀，瞧這世界上，他們多麼快樂，多麼舒服！幹麼就該我倆受苦？

李（全身震慄，似在掙扎）：我不願意再走二姨夫走過的路！我已經走了他的前半段，絕對不能再走他的後半段了！

唐（突有所感觸，轉身面對其夫，聲微顫）：維勤，你下了決心，你決定要那麼辦麼？  
李（摸不着頭緒）：那一件事？

唐（幾乎淚隨聲下）：二姨夫養不活親生的孩子，我倆，（掩面，自指其腹）咬定牙關，不要苦命的一塊肉了麼？

「李懂得了文君所指何事，無情的現實問題使他沮喪，只歎口氣，不答。」

唐（退走，坐在辦公桌前的椅上）：我也盤算過多少回了，維勤，只有將它打掉。（極

力忍住悲痛）可是，上次你說朋友介紹的那個醫生，跟他談過沒有？

李（憤憤不平）：不用提了，那傢伙，嘴巴倒漂亮。（慢慢踱着。）

唐（尙存萬一希望）：他要多少呢？

李（止步，冷笑）：說是盡義務，白當差，不要手續費，光算藥錢。

唐（忽又有希望，含淚的眼睛明晃晃了）：那不會太多罷？

李（怒極而轉作反語）：不太多！說是兩萬，天公地道，半送半賣。

唐（低頭垂淚，聲哽咽）：生下來呢，養不活；不讓生下來呵，又沒有這麼一筆錢去孝

敬醫生。窮人就該這樣走頭無路嗎！

李（趨至唐前，安慰她）：文君，莫傷心；反正我們不打了。

唐（仰視其夫，淚痕縱橫）：就那麼留下來麼？

李（漸憤激）：當然留下。我們的又不是私生子，幹麼不留下？

唐（心理極矛盾，欲言又止）：唉！

李（更憤激）：幹麼我們就不應該有個孩子？我們貪吃懶做嗎？沒有。我們搶過人家，詐過人家嗎？沒有。我們是安分守己的好人，我們不留個後代，難道倒讓那些搶人的，詐人的，漢奸賣國賊的孽種，佈滿這世界麼？不，不，不！文君，打胎這件事，從此不提。

唐（見李如此憤慨，頗驚訝，以帕拭淚）：那麼，至多再捱這麼個把月，我那個工作只好丟了。

李（遲疑地）：個把月？（低聲）文君，月份還差得多罷？

唐（俯首）：月份呢，當然還差得多。可是，維勤，你忘了麼，我那邊這倒霉的公司，章程上不收出嫁了的女職員的。

李（明白了，皺眉苦笑）：噫，他們一直不知道你有丈夫。

唐（低聲）：可是天氣一天天熱了，衣衫單薄，前天那混蛋科長就不轉眼的老瞅着我的肚子。（一頓）還有，打扮得花蝴蝶似的一個女同事，狗嘴裏長不出象牙，老在我耳朵邊說些尖刁刻薄的話，隱隱約約指我的肚子大了是那個混蛋科長……（說不下去了，掩面伏椅背。）

李（怒氣直沖）：混蛋混蛋！嗨，有那樣不通的章程，就有那樣不是人的科長和女職員！文君，馬上就離開這烏煙瘴氣的地方！

唐（擡頭，猶有淚痕，但臉色意外鎮靜）：唉，說走就走，怕不乾脆嗎，不過，那邊的待遇雖說不好，到底也有七八千呵！

李（心中的事耐不住不說了，忽笑）：也不過七八千！文君，我心裏正在盤算一件事……

唐（性急地打斷了李的話）：憑空短了七八千的收入，這且不說；可是，離開了那邊，你叫我住到那裏去呢？（四顧房中）你這間房，可以多一個我麼？

李（搔首四顧）：主任說過，宿舍裏不能帶家眷。……

唐（急燥）：可不是！本來，最後一着，也還有芳姊姊那裏；可是，現在我就不敢開口。（忽瞪目直視床後那窗，臉色斗變）維勤，你瞧，窗上那個破紙洞，——好像又有誰站在那裏了。

李（向床前踱去，恨恨地輕聲說）：這，——老是——豈有此理！

（但窗外此時實在並沒有誰在那裏惡作劇，李看了一下又踱回來。心事很重地望望

牆上的鐘，輕聲自語：「怎麼還不來呢，到底得手沒有？」宿舍裏的胡琴聲唱戲聲又隱隱來了，唐未注意到丈夫的自言自語，惘然起立，惘然走到床前，惘然撥弄那堆舊衣，終於隨手拾起一件破爛不堪的襯衣，反覆看着，但心不在衣，歎口氣，機械地坐下，拿針理線。這當兒，李痴立在辦公桌前，一會兒，取桌上之鏡，自照其面，再三審視。」

李（放下鏡，轉身走向唐，臉色不定）：文君，你看我今天的氣色怎樣？不像要倒楣的罷？

唐（擡頭，並沒有注意李的話，只說她自己心中盤算了半天的事）：維勤，想來想去，還是要把它打掉。只要那醫生不是滑頭，兩萬塊錢，把我的冬衣賣了，拼拼湊湊該也差不多了。

李（也被自己心裏的事佔去了整個心靈，只搖了搖頭）：嗯！

唐（抱所補之衣在懷，淒然欲泣）：生下來呵，養得大麼？白白地多一番痛苦。（竭力抑止那湧上來的悲哀，企圖說服丈夫）如果將來也還有好日子呢，我倆年紀倒底不算大，不怕沒有孩子。（一頓，終於悲不自勝了）要不呵，誰叫我們命苦呢……

（梗咽着，說不下去。）

李（突然憤激）：不是命！文君，把我們弄得這樣苦的，不是命，是人！是那些不管別人死活只顧自家升官發財喪盡了天良的人們！

「李維勤這樣的憤慨是向來沒有的。唐文君駭得發怔了。」

李（憤激愈甚）：我們做好人也做夠了，落得了什麼？結婚快一年，兩地分開，苦中作樂，個把月借一次旅館，偷偷摸摸，比狗還不如。我們倆的血汗錢，每月每月，餵肥了債主！我們安分守己，一心要做好人，——哼，有誰說過我們一聲好麼？沒有！人家笑我們，人家罵我們是膿包，是傻瓜！（快步在那狹窄的房裏繞圈子，臉色忽明忽暗，似乎重大的決定正在心的天平上衡量，立將得到結果。）

唐（依然抑止了悲痛，而且不疑李心中另有計謀）：唉！你這樣發牢騷，有什麼用！

李（止步，臉色略平）：這不是發牢騷，（突然猶笑咬牙，表示下了決心了）我正在忖量：一不做，二不休……

唐（驚惶，起立）：維勤，你打算怎樣？

李（習慣又發生作用，太太的「教導」又被記起，已在唇邊的話不得不縮住，忙改

口)：哦，打算怎樣？打算來一次……咳，就是打算找一間房。

唐(愴然回坐，姑妄聽之似的)：嗯！

李(倒不是信口開河)：有一間房，文君，我們就有一個家。甚麼打胎不打胎呵，從此你就不用再提了。

唐(仍是姑妄聽之的態度，取衣縫補)：嗯，一間房。泥巴裏鑽出來罷？

李(十分正經，眉目間也有喜意了)：更新廠的一位老同事，他有餘屋分租。(指指點點)比這一間還小這麼兩三尺，反正一張床一張桌子總該擠得下。

唐(低頭弄針)：嗯，他要多少呢？

李(有點支支吾吾了)：房租倒不怎麼大，可是……而且還得開辦費，燒飯的鍋子呀，馬桶呀，——還沒算上桌子椅子和一張床……

唐(姑妄言之)：總得萬把塊錢罷？

李(在辦公桌前坐下，隨手撥弄算盤珠)：(古腦兒，搬進去住下，嗨，(將算珠一撥)零數不算，三萬元也就差不多了！

唐(皺眉，擡頭，白了她丈夫一眼)：維勤，你還在窮開心！



李（叫屈）：不開玩笑。三萬元總該還有辦法。

唐（暴躁起來，搶白）：哦，這是三萬，剛才那討債的，明天要，又是三萬；你從那裏變出來？天上掉下來麼？

李（急要分辯）：文君，幹麼你又着急了，你聽我說——

唐（固執而又心煩）：不要聽！你偷人家去，你搶人家去麼？

李（無可奈何，苦笑）：那麼，回頭你瞧罷。

（刹那的沈默。唐文君聽慣了丈夫那樣的遁辭，不以為意，而且此時正為手中的破衣無可縫綴而集中了注意力。李維勤又拿起鏡子，端詳自己的臉色，自言自語，「哦，氣色不差，該是好運道來了！」但馬上又焦灼不安，又自言自語：「怎麼還沒個消息？」皺眉回顧其妻，又輕聲對自己說：「不成也就算了，」鬆一口氣，聊以自慰，「省得擔風險！」放下鏡子。）

唐（終於注意到丈夫最後兩句的自言自語，頓生疑竇，陰淒淒的眼睛看定了丈夫）：維勤，你自言自語，說些什麼？維勤，你得告訴我，你想幹些什麼？

李（一驚，轉身，剛碰到唐的嚴肅的眼光，急低頭垂眼）：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唐（提手中破衣就燈頭下審察）：不能是沒有什麼的。你不該連我也瞞着！……維勤，你一定得告訴我！

「李甚窘，遲疑片刻，正決定主意要直說了，門上一聲響，老莊直撞了進來。老莊已經喝過三杯，滿面春色，前腳剛進來，口叫着「維勤兄——」已見唐抱破衣站在燈頭下，立即堆上笑容喊：「嫂子，哈哈，天女下凡，怪不得今兒早上喜鵲叫了半天！」接着，便向李和唐連連拱手，一疊聲說「恭喜，恭喜！」唐不好意思，低了頭，臉也紅了。」

李（讓坐，苦笑）：老莊，別開玩笑。……有什麼喜？喜事輪不到我們頭上！

莊（走到唐身前，看了一眼唐手中的破衣）：噯，我說，嫂子，您這就是太過於省儉了！這破衣服，還補它幹麼？明兒買一件新的。維勤兄發了財，難道您還不知道？

（轉臉對李做了個眼色。）

「顯然，老莊的輕佻，唐文君素來討厭，現在他這番話，當然更被認為是打趣；文君皺了眉頭，背過身去。」

李（聽了莊的話，卻驀地一跳，莊這話正打在他心上）：老莊，別開玩笑！請坐，請坐。

莊（並不坐下，手舞足蹈）：好罷，不開玩笑，咱們說正經話。（忽然正容）無事不敢打擾，兄弟專誠拜謁，有一點小事請老兄幫個忙。

「李摸不清老莊的來意，乾笑，只是「嗯，嗯」的應着。唐已回坐在床上，拈針待縫，卻在用心聽他們的談話。」

莊（走近李，伸手作「六」的記號）：不多，不多，這一點兒。

李（驚疑）：呀——

莊（拍李的肩）：兄弟並無野心，固然機會是太好，可是兄弟也不過想——撈這麼八圓麻將本錢而已。您老兄幫忙我六萬元就成了！

李（尚以爲莊是酒後胡說八道，又氣又笑）：啊喲喲，您真是蓋屋子請教了箍桶匠，找錯了人罷？

莊（一臉正經，毫無醉意）：哎，當然知道您維勤兄手頭並無閒錢，可是，您總還有個辦法。

李（漸不耐煩，倒一杯茶置莊前）：得了，得了，別再開我的玩笑好不好？

莊（指天發誓）：開您老兄的玩笑？哎，老天爺在頭上呢！好罷，六萬辦不到，四萬如

何？後天一定奉趙。（見李仍是搖頭苦笑，忽轉變口氣，仰臉佯笑）嘻嘻嘻，維勤兄，您想一想：四萬者，（抑揚其調）四十萬之十分之一而已！（突低頭凝眸看着李）况且，方科長可作擔保！

「李一聽話中有話，不禁一震，臉色變了。未及回答，唐文君已悄悄地走到李身後，惴惴地輕聲叫着「維勤」。李急回頭，見唐滿臉疑懼之色，眼光中並有責備之意，更覺窘急。」

莊（轉向唐，嘻皮笑臉）：嫂子，您來幫襯一兩句，回頭我請您吃館子。哦，要是您喜歡看話劇，喏！（豎起大姆指）這幾天頂頂時髦的，就有七十二烈士大鬧兩廣總督衙門，手槍炸彈，熱烈緊張的「黃花崗」！

唐（不耐煩，似欲避開）：咳，莊先生，維勤自己捐了債，還着急得要死呢！

莊（仰天大笑）：嫂子，別裝佯了！

唐（老實地）：當真他沒有。

莊（忽又一臉正經）：誰說他有呵！可是，他沒有，（手向房外一指）那邊，公事房，保險箱裏，卻有的是呵！（轉臉對李）維勤兄，您這是惠而不費……

李（狼狽四顧，拉一下莊，着急得很）：咳，咳，莊兄，莊兄！

莊（狡猾地笑）：哦，到底您也明白過來了！

唐（愈看愈疑）：維勤！

李（無暇回答其妻，拉莊走，神色慌張）：老莊，咱們外邊談。

莊（笑着隨李走，滿臉得意）：維勤兄，這才像個朋友，有福共享！再說，兄弟絕對不是白叨光……（已走近門口。）

「李急推莊出門，同時壓低了聲音說，「到那邊再談好麼？」唐趨至門邊，李已反手將門掩上，唐但聞莊的聲音：「方科長要兄弟帶個口信，只有一句話：後門通了！」唐拉門，打算出去，但又縮手，遲疑四顧，神情急燥而憂懼。以耳貼板壁，但一無所聞，垂頭喪氣，自言自語道：「是那邊辦公房去了！」坐床上抱破衣出神。漸漸悟透其中玄虛，又自語：「他一定在那裏做什麼投機，」恨恨，「他不上當，這才怪呢！」暴躁地至辦公桌前，先翻檢桌上的雜亂文件書信，然後又開抽屜，東翻西翻，仍無所得。唐坐椅上，低頭長歎，忽然墜淚。此時，李維勤進房來了。李之神色又喜又驚。」

李（見桌上物件凌亂，抽屜大開，妻低頭垂淚，已了然一切，神情反見鎮定）：文君，你怎麼——（輕撫妻背，忽又不知如何措詞，從何處說起）嘿，不要緊，你別擔心，出不了岔子。

唐（仍低頭，其聲哀怨）：我擔什麼心呢？你還顧到我會擔心麼？

李（忙陪笑）：那你还當不曉得就算了。好罷？

唐（當真有點生氣，卻又覺得丈夫之口舌拙笨得可笑）：哦，只當不曉得？維勤，一個人除非斷了氣，那裏能夠只當不曉得？

李（不知所措，負疚地）：咳，咳——

唐（暴躁）：你說呀！怎麼又不說了？到這地步，你還想騙我麼？

李（一驚，但也有被赦之感）：這是今天下午才得的消息，黃金提了價，從二萬提到萬五，……

唐（擡頭注視其夫，更性急）：提了價怎樣？你幾時有一星星的黃金？

李（也發急）：哎，聽我說呀！明天銀行封關。今天二萬買進，後天不就變成三萬五？

（興奮起來）剛是一兩，就賺了一萬五！

唐（不爲一萬五的數目所動）：那你就鑽孔覓縫借比期來買黃金了？

李（忽得意地笑）：文君，你不大清楚市面上的情形。借比期來做，就不合算了，當然不是！那得另想門路。

唐（不以爲然地搖頭）：另想門路！（忽記起）怪不得剛才那姓莊的說你發了財了。（眼光突嚴厲）哦，維勤，到底是什麼門路？嗯，你不能沒有人合夥，那姓莊的是不是一夥？

李（急推其妻，狼狽四顧）：哎，你總也得低聲些呀！（略躊躇，然後壓低嗓子）今天四點鐘模樣，科裏剛收到一張支票；反正今天不能收款了，而明天銀行又是封關，就在這張支票身上得了門路。

唐（大驚起立，也低聲，但激動已甚）：啊喲，這不是挪用了公款麼？

李（急持其妻，意要使她鎮靜）：文君，文君，放心！出不了亂子。

唐（注視其夫，聲音抖了）：多少數目？

李（聲低至不大聽得清）：四十萬光景。

唐（驚怖已極，忽大聲）：四十——萬（此字音又忽低）麼？（不能支持似的靠在丈夫

肩上了。」

「李甚惶恐，不知所措，僅低聲喚着：『文君！文君！』唐忽離李，急步至床前，回頭顫聲對李：『維勤，你怎麼也幹這些……』反身伏枕上，哭了。李亦至床前，俯身視其妻，未及開口，而唐已擡起頭來。」

唐（含淚聲嘶）：維勤，你這是犯法的事呀！丟差使不算，還得坐牢！要是……（哭聲）我怎麼辦呢？我也沒有臉見人！

「李維勤本來爲這件事弄得心裏極爲矛盾，畏罪之心，與僥倖之心，起伏不定，現在，唐文君的恐懼和悲痛，使他畏罪之心突又佔了上風。他竦立床前，面無人色。但俄頃之間，希冀心又油然而生。他努力想用種種理由來鎮定自己，並安慰文君。」

李（惘惘然如在夢囈）：出不了亂子，文君。咳，本來，誰想到去幹……咳，還不是主任那一張手條提了個頭？噫，三點多罷，三點多，主任下了手條，叫開三張——支票，五百萬，（忽似夢醒）噯，文君，你瞧，主任在這裏也有一手！

唐（又悲又恨）：啐！他可是主任呵！

李（不服，但已改換話頭，找出另一個理由）：不過，文君，明天銀行封關，那一張，



四十萬的支票，白攔在保險箱裏，還不是打盹？借用一天，於公家無損。後天，後天我們如數歸賬，這不是天衣無縫？

唐（有點被說服了，但仍不放心，且在丈夫跟前任性慣了，亦不肯馬上認錯）：嗯，說得好容易！你會魔術，怎麼後天就變出來了？

李（見妻口軟，而自己也已被自己所說服所鎮定，就不免得意洋洋）：我的太太，你不懂那些過門。反正你不用操這份心也就得啦！

「刹那的沈默。宿舍裏的胡琴聲又隱隱約約來了。」

唐（忽然又不放心）：維勤，你告訴我：這主意是誰出的？你和誰打夥幹這件事？你一個人不會這樣大膽。是不是剛才來的那個姓莊的？

李（完全定心了）：不是！誰先出這主意麼？我們的總務科長……

唐（性急，神情又緊張起來）：一個是總務科長？是不是臉上有一塊黑疤的？

李（坦然）：對呀，就是他，方科長。

唐（滿臉恐怖，突然起立）：當真是他麼？維勤，你上了當了！這不是個好人！（走至李前，手抖聲顫）你一定要上當的！

李（不以為然）：哎，文君，你別多心。（沈吟）好人壞人，——哼！這世界，早已好壞不分。（心中不免也有點動搖，想有以鎮定之）可是，文君，你怎麼知道他不是好人？

唐（憂心如搗，不願多說）：少說廢話，維勤！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李（也傳染了恐慌，但因此愈欲尋根究底，以便鎮定自己）：咳，你到底也說個明白，大家好放心。

唐（還是不願多說）：你沒有看到他見了我——他那種下流的樣子，……………

李（不禁失聲笑了，也放了心）：哦，文君，你真是婦人家的……（提起精神，安慰唐）那是另一回事。反正我和他打夥幹的，不過是一樁幾天工夫就告了段落的生意經，並沒牽連到什麼女人。

唐（微噴）：這是什麼話！（失望地走開。）

李（跟着走，努力想說服她）：當然我不會馬馬虎虎就跟他合作。我和他說得明明白白，我擔這風險，兩天為度；跑銀行，走後門，是他的事。（微笑低聲）剛才得的回音，該他辦的事他已經辦妥了。（一頓）我們也說得明明白白，得了彩頭，四六拆賬。

〔唐滿面愁容，不作聲，坐在桌子前的椅上。〕

李（立在妻身旁，看着桌上鏡子裏自己的面孔）：他得六成。這當然不大公平；可是——不讓他佔點兒便宜，你又怎樣？

唐（悲觀而又暴躁）：這些都是廢話！

李（不服）：哦——怎麼……

唐（不讓李說下去）：四成呀，六成呀，都不去說它。你挪用了公款交給他，可是他呢，有什麼憑據給了你麼？回頭他不認賬，你怎樣？

李（略遲疑，旋即恢復自信）：那還不至於罷！

〔唐長嘆一聲，走到床前坐下，惘然又隨手拾起那件破衣。〕

唐（又擡頭看定了李）：那麼，剛才那姓莊的來喚嚇半天，又是爲的什麼？

李（突然憤激）：哦，這小子麼？（四顧低聲）他是總務方科長的私人，當然也曉得一點我們的事，趁勢也來要點好處了。

唐（更暴躁而其聲甚哀）：好，你瞧，羊肉還沒到口，先惹了一身騷！

〔李不答，只有苦笑，坐在桌前椅上。直到此時，那隱隱約約的胡琴聲始終不曾斷過。現在胡琴聲中雜有三弦聲，漸漸響些了。而低頭坐在床上捧着那件破衣發怔的

唐文君，悲觀恐懼的情緒，也有增無減；她簡直是坐立不定。李又捧起鏡子，研究自己的氣色；有時搖頭，有時又點頭，作自信狀。」

唐（臉色慘變，像看見了什麼鬼怪）：啊，啊！（起立，聲音發抖）不好，啊，不好；（走向其夫）我看見二姨夫——啊，又不是他！另一個人，戴着（聲忽低）腳鐐手銬。（止步，忽如驚醒）維勤，我怕我們就要——大禍臨頭了。你，你，有鬼在捉弄你呵！李（毛骨竦然，同時對於妻之不能被說服又不勝焦灼）：咳，咳，文君，怎麼，怎麼你越想越窄了？沒有事的，——哎，不會出事的！噯，文君，不要太感情；你得理性些。理——性些，好麼？

唐（固然「理性」了些了，但這是看清了大錯已成，無可挽救時的痛定後的麻木的狀態）：理——性些？哦！

李（試作最後一次的努力以圖說服其妻，同時亦爲自己的行爲找辯解）：對呀，文君，你不要只往一邊兒想。你也想想那一邊兒呵！你看看這世界，貪污的事，堂而皇之在做；假公濟私，簡直不算一回事；千千萬萬，到處全是，——你看那些寶貝幾時掉了一根毛？（漸興奮而憤激）我也看穿了，這一個社會，就許壞人得勢，這一個

社會不讓人家學好！安分守己，落得死無葬身之地，嘿，偷天換日罷，一天天飛黃騰達！

「唐木然在聽，眼光陰淒淒，面色略平。宿舍中傳來之胡琴及三弦聲更響，突然只有三弦聲，而歌唱聲亦隱約可聞。」

李（忽又自憐）：我也想透了，文君！我們好比什麼？嗯，——好比陷在其大無比的爛泥塘。還沒有死。可是能夠透一口鬆氣麼？不能！我們就是那麼的陷在那裏，時時刻刻往下沈，精疲力盡，自己使不出力，也沒有誰來係我們。不用說痛快的活着，此生休想；連一個痛快的死，也沒有我們的福份！

唐（神情迷惘，麻木，但聲極淒哀）：其大無比的爛泥塘！哦，我們幾時跳進了這爛泥塘的？誰造下這爛泥塘來害人？

李（轉又憤激）：對，我們總還是人，是人就得活，就要活的像一個人！（眼光冷峻可怕）既然這世界皂白不分，是非不明，我幹麼還要做人人笑罵欺侮的傻瓜好人？一板三眼，永遠翻不了身！

「像已發洩完了全身的怨恨，李維勤頹然坐下。唐惘然片刻，忽如清醒，近李側，

寂寞地笑了笑。」

唐（輕聲，聲浪極平）：何苦來呢，發這些牢騷，勤維。

〔李苦笑，握唐手，不作聲。傳來之樂聲與唱聲忽高忽低。〕

唐（環視四週）：這是我們的一間房麼？維勤！是我們的，沒有誰來偷着偷聽，我們辛苦工作了一天可以躲在這裏享受一會兒的安寧清靜？

李（並沒覺得妻之神情有異，坦然苦笑）：對，我們的。——我們就要有我們的一間房，一個家……。

唐（凄然一笑）：哦，一個家了。（忽含羞）還要有一個孩子！

李（高興，幻想漸濃）：對，一個孩子。而且，不像二姨夫那樣，有了孩子就是添了債，——我們可以慢慢地翻身。

〔刹那的靜默。傳來的唱聲是大鼓詞「烏龍院」，清晰可聞。〕

唐（惘然四顧）：這是誰在那裏唱呀？（忽瞿然改容）噯，維勤，我好像做了一個夢，維勤，我不是在做夢罷？

李（正在對鏡，聞妻言放下鏡）：可是，文君，你看我的氣色——行不行？

〔唐諦視夫面，惘然微笑。唱聲更響，字字清楚。〕（幕徐徐下）

## 第三幕

## 登場人物：

林永清：已見第一幕。

余爲民：已見第一幕。

瑪 麗：「某半官事業駐渝辦事處」主任，夫人，三十五六歲，衣飾華麗，相貌其實平常，然而顧影弄姿，自以爲傾國傾城；且以有異性之追求爲樂事。

陳克明：已見第一幕。

嚴幹臣：「某半官事業駐渝辦事處」的主任，四十多歲，當然是「精明強幹」，而且交游廣闊。他和林永清相識已久，因爲遠在三四年前，他這「辦事處」和林永清有些業務上的往來。他是一個「八面美人」——或者更正確說，他以能做「八面美人」作爲終身事業的。但侃侃而談時，卻又道貌岸然，老成持重。儀表也不錯。跟他夫人一比，那

就見得他是「深刻」得多了。他和金澹庵的關係，言人人殊，但總之是超乎一般友誼以上的。不過他又不大出面正式參加金與他人的交涉，例如林永清與金最近發生的金錢上的「通融」。

方英才：嚴幹臣手下的得力人員，「辦事處」的總務科長，三十多歲，別無驚人之處，除了臉上有塊怪樣的黑疤，除了他那「看見大菩薩拜一拜，看見小菩薩踢一脚」的才能。

黃夢英：這是我們已有若干印象的人物了。關於她的年齡，最好我們不去推測；這並不關重要。關於她的身世呢，人們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就有各種不同的看法。例如嚴幹臣，金澹庵等等，對她感興趣的，不是她的過去而是她的現在。他們不管她是天上下來的或是地獄裏鑽出來的；但既然是那麼漂亮、聰明、而且又帶點辣味的一位年青女子，即使是從地獄裏鑽出來的，他們也要追逐她。甚至林永清，在三兩個月以前，也還把她看作這一個時代中一些「可敬的自力更生的」女人羣中之一員，不過以為她是比較的可受過教育，心裏還有個分寸罷了。在太太們眼中，黃夢英自然是個「危險人物」了。比方說，林永清夫人趙自芳女士，該不是怎樣淺薄的人罷？然而對於黃夢英她亦不能沒有



偏見，而在我們這故事開始時，她甚至還有了相當頑強的成見了。比較能夠客觀地看待她的，陳克明教授當然是其中之一——在我們這故事中，他還可以說是「唯一」。然而陳克明教授之所以能別具隻眼，最主要的原因還在於黃夢英有一位「表親」喬張。一般人會從喬張身上創造了若干「黃夢英的神話」。陳克明對於那些神話並不感興趣，他只知道喬張曾經是自己的學生，而且是一個好學生。相隔六年以後，在茫茫人海中，這舊時的師生重又相逢，當然雙方都覺得到這艱苦偉大的時代在各人身上留着的烙印；但是光說陳克明這邊的感想罷，陳教授是覺得他的這位高足除了那一對大而黑的驚人的眼睛還依然如故，其餘的便都「蒼老」了許多。人是沈默了些。但並不「圓通」些；有時且突然露一下稜角，甚至會連他的老師也感到不大自在。不過，陳克明仍然喜愛這位學生。而且也是從這位學生和黃夢英交誼「不平常」這一點上，他慢慢地構成了他想像中的黃夢英的身世。他的推論是：「七七」時期熱情的燼餘，現在是深埋在黃夢英心深處了，被玩世不羈的外衣厚厚地覆蓋着了，可是即使如此，她還是代表着一種爆炸力，一種不甘於死寂的渴願有所動作的欲望。陳教授這種觀察究竟對不對，空論是無益的，我們等着瞧罷。

金澹庵：看去約莫五十歲了，但實在恐怕要年青些。當然是「人情練達，世故洞明」，兜得轉，擔當得起，能「慷慨」，也能狠毒，——是我們這一個複雜矛盾的社會產生的而且喂養大的，而且反過來又能加深這社會的複雜矛盾的若干人物中的一位。如果說嚴幹臣那種道貌岸然的姿態不免常常叫人看了肉麻，那麼，這一位「澹老」的隨隨便便的態度，即使有人譏為粗俗，實在倒也大方本色。說起來，也許有點不敬，跟黃夢英相仿，這位人物究竟是天上下來的呢或是地獄裏鑽出來的，亦只好待考，不過，他之乘抗戰風雲而騰達，則確為事實；而今日之已成儼然「一」存在」，當然也是事實，——雖然明日如何，誰也不知道。

唐文君：已見第一幕。

趙白芳：已見第一幕。

男僕，女僕，各一人。

司關——其實是門警，及車夫，各一人。

景：

嚴幹臣公館的一角庭院。這公館地勢頗高，且在江邊，隔江山岡，歷歷在目；到了晚間，山上層層燈火，人家說香港之美亦無以復加，不過白天去看，既無樹木，也沒有白牆紅瓦的宏大建築，實在不見得怎樣漂亮。這公館高踞於一羣矮小、湫仄、而污穢的，茅草其頂而竹笆其壁的貧民住宅之上，出路之不大雅觀，是美中不足。但好在公館裏一切都很「合理」。我們在這裏所見的，只是庭院的一角。正面後方是一道青石的欄干，欄干上擺着花盆，每盆相距二三尺。憑欄俯瞰，像一堆垃圾似的躺在下邊的，就是那些貧民住宅，可是擡頭平視，對面山色就撲人來了；倘若遠眺，又可看見江中來往的輪船和白木船；夜靜中還可聽到白木船上船夫們打槳時的勞動合唱。石欄干右端盡頭便是一條寬闊整齊的石級，下通大門；石級上端與石欄相接處，有一穹門，這是橫跨在石欄與右側那座洋房之間的。穹門上纏繞着長春籐的綠葉，門頂有一盞大電燈。右側洋房的地基又比庭院爲高，我們只能看到這洋房的門面及其附屬之平臺，從這平臺走下五六級台階，就是那庭院了。平臺亦圍以矮石欄，而近穹門處（亦在平臺上），又有一鸚鵡架。矮石欄上也整整齊齊擺着一排花盆，每盆也是相距二三尺。隔着庭院，和這平臺相對的，是一棵大樹和半角涼亭，這亭的地基也是填高了的，有臺階二三級。亭側有玫瑰

之類的灌木一叢，修剪爲圓形。抄過涼亭，當然也有一條路迴大門，不過我們是看不見了。庭院中擺着籐茶几，籐沙法，小圓桌，及其他應有之陳設。靠着平臺的臺階邊，又有茶几和沙法，——那已是靠近穹門，而且適當鸚鵡架下了。

### 時間：

前兩幕故事發生以後第八天。下午五時許。這天正是「清明」佳節。

〔幕起時，臺上無人。天空有霧頗濃，對面隔江的山如籠薄紗；陽光若隱若現。——〕（後來，在對江的山頭，漸漸顯現出一輪紅日，這是被濃霧包圍了的太陽，其紅如血，諦視亦不刺目。）左側涼亭邊，有杜鵑的啼聲。平臺上的鸚鵡忽亦作人言：「美鈔，美鈔，——黃金，黃金！」林永清和余爲民一前一後從室內出至平臺上。）

林（負手遙望對江的山，沈重地呼出一口氣）：吁——

余（正走近林來，聽得鸚鵡的說話，便笑罵道）：哈，你這扁毛的畜生，剛教會了你兩個字，就整天的「黃金，美鈔」，叫個不了！

林（回顧微笑）：喂，爲民兄，您再教它幾句您的看家本領。

余（高興）：教幾句什麼呢？

林（一邊走下臺階，一邊苦笑着）：哦，幾句什麼？就是「工業化」和「薩凡奇計畫」罷！余（稍覺不好意思，但立即厚顏自解嘲）：不開玩笑，要是鴻鸚鵡也教會了這些口號，那麼，工業的中國也就差不多了。（也走下臺階）不過，永清兄，難道您對於「薩凡奇計畫」還有什麼懷疑麼？

林（手扶一籐沙法背而立）：總不能一點也沒有罷！

余（故作驚奇之狀）：啊，反響而從工程專家這方面來，還是第一次，倒要請教。

「林微笑不答，在沙法裏坐下。」

余（亦就坐）：永清兄，那麼，我們再繼續剛才的談話如何？對於「更新廠」，您總得當機立斷，決定個辦法；總不能這樣拖着。

林（沈吟，還是不決）：當然，拖也拖不遠呵！

余（另起一題，旁敲側擊）：永清兄，您的黃金存單還在待價而沽，對，這是沈着觀變，提得起，捏得住，大韜略，大作風，佩服佩服。然而，您對於您那個爛羊頭卻

如此留戀，兄弟實在莫測高明。

林（惘然微笑）：哦，那麼，假定是，遵照了您老兄的策劃，——（舉目瞥了余一眼）敢問，又將何以善其後呢？

余（一時摸不到頭緒）：什麼叫做「善其後」呀？

林（漸興奮）：比方說，把積存的一些原料，——鈔鐵和特種鋼，趁機會都脫了手……余（抓取几上的香煙和火柴）：對呀，趁現在都還香俏的時候。

林（更興奮）：那麼，下一步，就不得不停止了大部分機器的轉動，不得不停止了……余（一面燃火吸煙，一面忙點頭）：那當然，不得不裁減工人。

林（興奮到了高峯）：一切都停止，活的廠變成死的東西，那還不容易嗎！可是，爲民兄，這死東西，背上還壓着二萬萬多點兒的債務呢！

余（噴着煙圈，莞爾微笑）：嗯，二萬萬多。

林（從興奮的高峯跌下來了）：哎，您說是爛羊頭，嘿嘿，我幹這一行也幹了十多年了，而今落得個爛羊頭！（苦笑）可是，既然連我這幹了十多年的，也想送走這爛羊頭了，請問誰又願意來接受？二萬萬元的債權人們，（說到「人們」二字，聲音

特響）嗨，難道他們倒願意？

「余爲民仰臉長笑，連連搖頭，然後偏身湊近林永清耳朵，好像有機密事相告。可是，一個男僕從涼亭那邊出來，托着一盤茶，見了兩位，就送茶到兩位跟前，余爲民縮住了口中的話。男僕捧茶盤上臺階進室內去了。」

余（似乎又改變主意，回復原來的坐着的姿勢，呷一口茶，望着林）：對，恐怕沒有人會來接受。不過，永清兄，您手裏的黃金存單該值多少？您那一些原料——鈔鐵什麼的，要是趁機脫手，又該值多少？（笑）當然，兩筆合起來，您要想歸清那二萬萬呢，還差得遠啦，何況還有金澹老那一筆，——這又是短期。然而，您，永清兄，既然具備了那樣不算怎麼小的機動能力，呷，別的不說，登高而望，見機而作，您也大可以耍一下了……（又呷一口茶。）

林（啞然而笑）：登高而望？望什麼？無非是美鈔罷？

余（突然正色動容）：不，不一定是美鈔！何必一定是美鈔！

林（頗出意外）：哦！何必一定是美鈔？（沈吟玩味。）

余（猛吸煙，臉色更其嚴肅了）：永清兄，咱們是談工業，當然話不離宗，還是從工業

上生發。您說「望什麼」？嗨，登高而可望者，在工業範圍內，怕還嫌少麼？原料，器材，零件，那一樣是沒有大利可圖的……

林（明白了，急打斷余的話）：哦，您是說辦工業其名而貿易其實！

余（笑，但臉色仍然十分正經）：您喜歡這樣說，也可以；不過總不能不承認這就不是工業範圍內的事！

林（略帶沮喪之味）：可惜現在這已經不是時會！

余（看見林已心動，再也忍不住不把話說到底了）：也不盡然！（呼一口煙，搖頭擺尾）兩年多前呢，這當然是差不多的腳色都能玩玩的把戲，然而今天，有人事關係，有特別背景，（翹起大姆指一抖）依然是大有為的！

林（也覺得到余有所指，但故作矜持，微笑不答）：嗯！

余（再進一步挑逗）：永清兄，您當然知道，滇緬路的運輸能力一天天有進步，而且，外匯官價又只有多少呢！

林（也忍不住不開口了）：那麼，具體計劃——

余（大笑，忽然又躲躲閃閃起來）：好，好，偉大！您別忙。四頭金澹老來了，大概是



要跟您談一談的。

林（不肯讓余就此滑開）：哦，不過——

余（更狡猾，不讓林說下去，故意大笑，賣弄）：所以，永清兄，您那爛羊頭，倒不是  
一定要埋掉，（又大笑）正要掛在那裏，掛在那裏！

（這當兒，那邊的鸚鵡突然高叫一聲，余林二人猛不防都嚇了一跳，回過頭去，卻  
見陳克明正從室內出來。同時又聽得高跟鞋關關的聲音從石級那邊來了，林永清很  
注意地望着穹門下方。）

余（看着林，帶點打趣的意思）：這是黃夢英來了，老兄是聞其聲而如見其人的！

「林不理睬，可也站起來了。余忽大笑：「不是呢！這一定是主任太太，我可以  
打賭！」果然，一個蓬蓬鬆鬆的「獅子頭」先出現了，確是嚴主任的太太瑪麗。她  
爬那石級，累得香汗盈盈，上氣不接下氣。她身後跟着個車夫，捧着許多的紙包和  
紙盒，這些東西，吃的用的全有。」

瑪（在穹門邊歇一下，用手帕輕輕吸去臉上的汗珠）：真是笑話，兩個轎夫約好了輪流  
生病，明天都叫他們回老家去罷！有錢還雇不到人麼！

「車夫唯唯應着，捧着那些東西走到涼亭後邊去了。瑪麗移步向前，突然堆上滿面笑容。」

瑪（向林招呼）：啊，林總經理，您好嗎？對不起，失迎了。

余（嘻皮笑臉，表示還有他在）：可不是，客人都快到齊了，您這做主人的這會兒才來，該罰！

瑪（白了余一眼，仍與林寒暄）：噯，林總經理，今天您紅光滿面，一定是發了財了。恭喜，恭喜。（抿嘴笑，忽轉口）太太呢？不肯賞光麼？哦，前幾天聽說她有點兒不大舒服，這該好全了罷？

林（略帶幾分不自在）：謝謝，好全了。

余（也許想再得一個白眼）：林夫人回頭也是要來的。

瑪（回顧余，撲嗤一笑）：啊，爲民，謝謝您。（又笑）噢，我給您上個條陳——

余（驚喜）：噯噯，什麼條陳？

瑪（忍住了笑，雙眸流盼，賣弄風騷）：明兒您的名片上總得加一條頭銜才好。

余（認以爲真，雙手一拍）：對，我倒忘了。我正在籌備一個「工業復員研究會」。

對，就是「工業復員研究會籌備——」哦，就是「主任」罷。喂，永清兄，這一件事，不能不有您老兄來參加。您來做後臺，實力支持！

林（不置可否，寂寞地微笑）：嗯！

瑪（故意欲笑不笑）：可是我的條陳這不是這一個。

林（迷惑）：哦，還不是這一個？咳，我的事兒實在也太多，常常自家也搞忘了。

瑪（提高聲浪）：那麼，我來提醒您罷：「更新機器廠總經理公館機要秘書！」要不然，幹麼要你搶先報告林太太回頭也是要來的？（說罷，掩口而笑。）

「林永清也失聲笑了，連那站在平臺上冷眼旁觀的陳克明也笑了，而余爲民自己索性用高聲的笑來自解嘲。在笑聲中，瑪麗揚聲喚着：「來人呀，倒茶！」就向平臺上的陳克明點頭，又向余爲民拋了個媚眼，向林永清點了點頭，說聲「少陪，——一會兒。」就翩翩然向涼亭那邊走去。」

瑪（未至涼亭，突又轉身）：呀，忘記了一句正經話了。有人告訴我，黃金提價洩漏消息的案子當真要認真辦一辦呢！

余（又是他發表意見的機會了，淡淡一笑）：這是謠傳了好多天了，據權威人士觀察，

認真辦者，如此這般而已。（突然態度嚴肅）然而，所謂洩漏消息，則於法無據。您說某甲某乙是得了內幕消息，這才去搶購，可是某甲某乙也者又何嘗不能理直氣壯地辯駁：我是心血來潮，料到官價總要提一提了，所以來一下投機？投機連美國也有的呢！何況購存黃金是擁護政府黃金政策，並不是投機呢！

林（瞥了余一眼，苦笑）：可是這幾天報上真攻擊得厲害啊！

瑪（眼光從余臉上溜向林，蹶起嘴唇）：啊喲，我真不懂，這些報館幹麼老做這一套損人又不利己的怪事！

〔這時陳克明已下臺階，踱到林與余之間。〕

陳（冷冷地）：聽說這一次既然颳了風，也準備下點雨。有一說：財政部簽呈意見，那天賣出的折存黃金，宣布無效；剛才，幹臣兄還得了個電話呢。

余（立即憤憤不平）：這是——這是荒謬！

林（臉色略變，但立即鎮定）：哦，有這一說麼？

瑪（性急地追問）：有電話？陳先生，幹臣剛才得了電話麼？

余（拔步即走）：我去打聽打聽。

瑪（隨後急叫）：爲民！爲民！

（余止步，瑪麗姍姍走去，余扶瑪，走上臺階，向室內去了。林俯首沈吟有頃，當余瑪二人進入室內時，林亦向臺階走。但立即被陳克明喚住：「永清！」林回身，陳上前，二人走在一處，相視，暫時各不發言。女僕從平臺之旁，近穹門處，托着一個大盤來了。盤中有茶，有點心糖果。她正把這些東西一樣一樣分別擺在小圓桌和茶几上，吆喝喧嘩之聲忽自石級之下傳來，最初這聲音頗遠，像在坡下的大門口，俄而漸近，又漸遠；陳踱至石欄邊，向下張望，回頭對林：「下邊大門口，好像有個女人。」林未答，而女僕即曰：「那是個瘋婆子。昨天也要進來，也在門上關了半天呢。」吆喝聲已止，女僕下。林至陳前，兩人都背靠着石欄干，林似有所思。）

陳（意味深長地）：剛才聽嚴幹臣的口風，今天是金澹庵要跟您談談。

林（精神散漫，略有不安之狀）：哦，——嚴幹臣跟您怎麼說的？

陳（忽然岔開，另起一波）：可是，余爲民又談了些什麼呢？

林（精神漸集中）：還不是吹他的那一套。

陳（冷冷地微笑）：又是鼓勵您去投機美鈔罷？

林（舉目遙矚對江的山，苦笑）：嘿，這傢伙，開頭倒好像願意把真話說一說，可是後來又吞吞吐吐一味賣弄，嘿嘿！

陳（突然轉入本題）：我看他們是想把你也拖進他們那所謂事業！

「林不答，眉頭微皺，「哼」了一聲，卻又胸有成竹似的笑了笑。」

陳（注意林的神情，逼進一句）：您打算怎樣辦？

林（苦笑）：嗯，該怎樣就怎樣罷！

陳（不耐，神色漸嚴厲）：可是，永清，「該」或是「不該」，有什麼標準？

林（忽大笑）：對，這不比我廠裏造貨，標準是有一定的。

陳（捉摸不定林的主意，只好激他一下）：依我看來，金澹庵他們這回很想拉攏您；開頭

既然給您通融了一千多萬，接着又是余爲民透露秘密消息，讓您平空得點兒甜頭……

林（立即糾正）：不然，余爲民有他自己的想頭。他想在我這裏（苦笑）分一點贓呢！

陳（微笑）：分贓也罷，不管它。然而他們之想借重您，卻是明明白白的。

林（嘴角的筋肉神經質地跳動了，但表情還保持冷靜）：嗯！

陳（再激一下）：他們那所謂事業，當然也很需要精明強幹的助手。

林（聞「助手」二字，眉頭一皺，但立即故意一笑，半真半假地接口說）：克明，我還比您想得美滿些，這些：掙錢發財當然不會沒有我的份，風險呢，也未必要我一個肩膀去擔承，跑腿鑽洞，自有那一班余爲民，——什麼都不差罷，不過，老朋友們在背後提起我的時候，光景要給我加一個頭銜了：金某人門下的林永清！

〔林說罷長笑，走到庭院中央的小圓桌上拿起茶來呷了一口。陳也走來，林轉身，很嚴肅地看着陳。〕

陳（也會意地笑）：這就是余爲民獻給您的全張禮單罷？

林（點頭，仍是反話）：他那張禮單太好了。光說說其中一項罷，我那個廠，（苦笑）他稱之爲「爛羊頭」的，以後也不用天天鬧饑荒了；您瞧，嘿嘿，這一份禮，多麼厚！

陳（惶惑不解）：哦，難道他們會投資到工業？

林（怪樣地笑）：恐怕是要投一點的，雖然是另一種方式。

陳（不願再捉迷藏了）：永清，您何必繞這麼多的圈子！

林（態度又嚴肅起來）：好罷，那麼，一句話：爛羊頭正要掛在那裏作個幌子！

（林頹然坐下，捧着茶杯出神。陳亦終於領悟過來了，冷笑着，亦不作聲。杜鵑在啼。鸚鵡又在叫：「美鈔，黃——金！」室內傳來了瑪麗的笑聲。）

陳（亦坐，態度嚴正而懇切）：可是，永清，這比乾脆做生意還要……

林（急接口）：還要糟些，還要不體面些！（苦笑）然而，更新廠又是關閉不下來的，它背上壓着二萬萬多的債務呢！克明，您代我想想，我就是八臂大王，這多年來也該拖的我精疲力盡。

陳（激昂）：不然。永清，您還記得我們把自芳勸回家那天的談話麼？

林（冷冷地）：怎麼不記得。自芳出了什麼好主意？她儘管說不能放棄工廠，然而聽見買了黃金轉手之間就可以撈個五六百萬，還不是照樣高高興興。

陳（大不謂然）：哎，您忘了她還有積極性的提議。

林（苦笑）：哦，積極性的——（抱有成見似的搖頭）對，她主張節約材料，減低成本，加精技術，改良出品。她要我一天到晚蹲在廠裏。嘿，克明，她何嘗不記得這多年來我們就是天天在努力減低成本，改良出品，我就是全身心力都交給了廠的，



然而那天她還是當一樁新鮮事情說之不已，嘿，我就不能不猜度她依然是那心病在作怪，並不是真真相信照她那麼一辦，工廠就起死回生。

陳（微笑）：您說的她那心病，是不是黃夢英？

林（點頭不語，但旋即焦灼）：今天她不願意和我們一起來，故意要遲到，恐怕其中又有文章……

陳（一笑解開）：這又是您忒多心了。

「林不答，起立，踱到臺階前，欲上又止。吆喝聲又從石級下邊來了，陳至石欄干前向下張望。這當兒，余爲民和嚴太太瑪麗一前一後出現於平臺上。瑪麗已經換了一身十分鮮豔的衣服。」

余（一見林，就高聲叫）：喂，永清兄，您放心，黃金什麼的案子，沒有什麼了不起，您放心。（馬上又回頭對瑪麗）哦，您問這一塊地方會不會淹沒麼？（搔着腦袋）

嗯！（踱到鸚鵡架邊，鄭重地望了望）嘿，這裏呀——

林（望着余，性急地）：那麼，宣布無效這一說究竟如何？

瑪（移近臺階，欲下）：還沒曉得呢，電話打了幾個地方，都沒接通。

余（踱回來）：哼，這裏呀——（對瑪鄭重宣言）百分之九十九，不敢擔保。

瑪（扁着嘴）：呸！胡說八道！（提起衣角欲下臺階。）

余（急來扶瑪，嘻皮笑臉）：不信也由您呀！將來您淹在水裏，上天無路，那就要想起我余爲民來了。

瑪（佯噴，不要余扶）：啐！（一邊下臺階，一邊對林）我還是來請教咱們的工程專家

林總經理——

余（隨瑪後下臺階，搶着說）：咳，永清兄，今天的電話才作怪——

瑪（回頭橫目噴了余一眼）：嚶，林總經理，您說，這塊地方會不會淹在水裏呀？

林（自有心事，突然被問，摸不着頭緒）：哦，水淹到這裏麼？

余（眉飛色舞，搶前一步）：這是包括在薩凡奇的偉大計劃之內的……

瑪（不許余說）：嘖嘖，您休息休息，好麼？（媚笑，又對林）嚶，說是一個外國人

「啥個」，打算在——哦，三峽罷，起一道這麼大這麼高的水閘，水沒有出路，這裏就該淹了，嚶，林總經理，您聽見過這句話麼？

林（不禁失聲而笑）：我倒不大清楚，還是請爲民兄發表高見罷。

「陳克明本在冷眼旁觀，這時也走過來了，嘴角上綴着冷冷的微笑。」

瑪（有點失望）：哦！（走向沙法）那麼，各位都請坐罷。（揚聲叫：來人呀，倒茶！）

嗨，要是水淹到這裏，成什麼話！（佯嘆，顧視余）鬼才相信你的胡說八道！

余（受冤深重似的，柔聲）：我不過轉述人家的話。人家還寫了這麼厚的一本報告呢！

（興奮起來了）哎，偉大，偉大！按這個計劃，中國的工業就得全盤從新佈置過了！

瑪（裝作不理余，向林笑）：噢，偉大！淹了那麼多地方，還說是偉大！

余（叫屈）：啊喲，我的主任夫人，您總得也看看——

陳（忍俊不住）：怎樣全盤從新佈置呢？

余（認為有人請教，大為高興）：這個，說來話長。總而言之，是偉大！是破天荒的革命！（轉臉對林）咳，永清兄，按這個計劃，兄弟已經決心來組織一個「工業復興研究會」，而這研究會的開宗明義第一事——

林（譏諷地微笑）：籌集一筆經費？

余（正合脾胃）：對！開宗明義第一事，印這麼十萬冊的「薩凡奇計劃報告」，噯，永

清兄，十萬冊呢，當然要有大大一筆經費。

瑪（不耐煩地）：噢，原來是印書。（盈盈起立）我還當是募了捐來給那些水淹了的人家搬家呢！

（林和陳都失聲笑了。女僕送上茶來。）

余（接茶，呷半口）：啊喲，我的主任夫人！淹了的地方有好幾個縣哪！

瑪（掩口笑，又坐下）：嗨，越說越怕人了！

余（正容揚聲）：當然有那麼多。不過，這兒是近郊沿江有些地段不敢保險而已。

陳（失聲大笑）：喂，爲民兄，我看薩凡奇博士還得請您老兄去作顧問！

瑪（睨了陳一眼，笑）：嗨，叫他去作顧問呵，長江也要翻身。

余（一臉正經）：可不是，按計劃，長江就得翻身。長江得乖乖地換一條路走一段了。

偉大！空前的偉大！（看見衆人被自己的大話所怔，更得意了）這是民族的千年萬年大計。所以，永清兄，對於目今所謂工業的衰落，兄弟以爲不足輕重！反正得從

新全盤佈置過呵！

林（心事很重，似聽非聽，冷冷地笑）：哦！

陳（鄙夷地）：千年萬年！您是打着千里鏡。我們凡人只問今年和明年。咳，請教，這薩凡奇計劃幾時動手，幾時完成？（冷笑）恐怕還不過這麼一句話罷哩！而您就叫大家餓着肚子籠了手望着雲端裏空等！

「余覺得不好意思，格格地乾笑。瑪麗急用話岔開：「得了，得了，各位請用點兒糖果。」舉糖果盆子敬客。」

林（嚼着糖果）：說起來，我也是個沒出息的近視眼，趕不上爲民兄那樣動輒是一百年一千年。（苦笑）噯，爲民兄，您剛才打聽黃金案的消息，究竟如何？

「男僕自有級上，朝院子裏的人們望了一眼，就上臺階進室內去了。」

余（取香煙，燃了火）：哦！這個——還沒準確消息，總之，您放心好了。

林（皺眉）：電話沒有打通？

余（忽然又要賣弄起來）：不。接通了線，可沒有接通了人。第一是金澹老，（一頓，似在回憶）電話接通，他剛巧出門。第二是某行長，嘿，他在會客。他的祕書接了電話，問我要不要叫他來？哈哈，永清兄，您猜怎樣？

瑪（扁着嘴笑，半真半假）：結果是他要你去，是麼？

余（也是半真半假）：一點兒也不錯。

林（皺了眉頭，不耐煩）：哦，第三呢？

余（噴着煙圈）：這是一位最最靈通內幕消息的人物了，（半閉着眼）他不出聲則已，

一出聲，半個重慶城都會受影響……

陳（譏諷地）：可惜他也在會客或是出門了！

余（老臉不以為爲迂，笑了笑）：克明兄，您的推測還少一點兒：我留下了號碼，回頭他打電話來找我！（轉臉對林）確實消息還沒得到，可是，什麼宣布無效之類的謠言，您放一百個心，——誰願意這樣惡作劇？

「這時候，嚴幹臣出現於平臺上，後隨方科長及先此進室內去的男僕。嚴板起臉問：「人在那裏？」男僕搶前一步，閃在一旁垂手回答：「還在大門口，不敢放她進來。可是，一大堆的老百姓都擠來看……」嚴冷笑，擺手，卽下臺階，男僕與方科長跟隨着。」

嚴（一面與客人點頭招呼，一面回頭對方）：咳，方科長，你下去看一看。

瑪（目視其夫）：什麼事呀？生這大的氣。您瞧您的臉色也發青了。

方（獻慫慫，趨至瑪側）：還是那個瘋婆子，吵着要見主任。

嚴（對衆人，乾笑）：這不是豈有此理麼，瘋瘋顛顛一個女人，誰知道她是什麼路數，找上門來生事！

瑪（讓自己的沙法給丈夫）：不理她不就完了麼？方科長，你也不用下去看，叫他們門上的轟她走就得了！

〔方科長和男僕都鞠躬應着〕是！〔男僕自去。方科長趕快從平臺邊搬過一隻藤圈椅來，手忙腳亂用手帕撲打幾下，請瑪麗坐，自己站到嚴主任背後去，作出了隨時聽候吩咐的姿態。〕

余（又發議論）：近來瘋子很多，而尤其是女的（搖頭擺尾，抑揚其聲）瘋子，嘿，（瞪目作嚴重狀）其中還有很登樣的人物呢！哎，這都是——一大半是，想發財給想瘋了！

陳（冷冷地微笑）：也有一大半是太窮，活不下，給逼瘋了的罷？

余（強辯）：哦，他爲什麼不安於窮苦呢？哈哈，還是想發財給想瘋了！

嚴（對於瘋子不感興趣，望着余陳二位淡淡一笑，回頭對林）：剛才一位銀行界朋友

來的電話，據他的看法，黃金案子的新發展是無可避免的了，三兩天內就要公佈。

林（一怔，但立即鎮定，也淡淡一笑）：怎樣的新發展呢？

嚴（表面的沈着，掩不住內心的煩惱，冷笑）：還不是那句話，宣佈無效。

瑪（忙接口，斜睨着林，抿嘴笑）：可不是我也聽說，還要把那天購戶的名單在報紙上登一下。

余（忽然仰臉長笑）：要真是這樣一辦，那就是百分之百的羊肉沒吃先惹一身騷了。

（突轉爲莊重）不過，永清兄，中國總是中國呵，照例是雷聲大，雨點小！

「林心神很不定，特別是覺得嚴余二人調子不同，好像故意裝着雙簧在捉弄他。但他依然保持冷靜，看了余嚴一眼，不說話，只冷冷地笑了笑。這當兒，那鸚鵡忽然叫了一聲，清清楚楚是三個字：黃小姐！衆人愕然，急轉臉看，黃夢英已經站在那穹門之下了。」

瑪（嬌滴滴喊一聲「啊」，急趨前歡迎）：黃小姐！咱們正在說呢，怎麼您還不來，（搶過夢英手中的月白色絲質的坎肩，代爲拿着）可巧您就到了。

「瑪又要扶黃，但黃很大方又很溫和地拒絕了，移步上前，與衆人相見。瑪又揚聲



高呼：「來人呀，倒茶！黃小姐到了！」嚴幹臣讓坐。」

黃（對嚴點頭微笑稱謝，卻不就坐，手指對江山頂）：嚴主任，您瞧，這像個什麼呵！  
「衆人擡頭一望，只見白茫茫霧氣中對江一座山的頂上托着一個渾圓的東西，其紅如血，——衆人齊聲誇張地喊了聲「啊！」這是太陽，但這是個可憐見的太陽了，沒有刺人眼睛的威力了。」

嚴（不感興趣，但不得不應酬）：哦，怎麼我們坐在這裏半天了，都沒看見。黃小姐，您的注意力實在週到，佩服之至！

瑪（慇懃周旋在黃的左右）：嘖嘖！太陽也有這樣的！這像個什麼呢？（忽得「妙」喻，十分自喜）噯，黃小姐，要是在前幾年呵，不當它又是掛上了紅球，這才怪呢？

余（也是對於太陽不感興趣的）：可是，黃小姐，這紅球是爲您而掛的。（此言既出，忽又自覺不妥，即改口道）哦，不，不——黃小姐，紅球是您！

「陳克明首先忍不住笑了，其他的人也都笑了。幸而此時女僕送上茶來，並對余說：「余先生，您有電話。」余即乘機離座，從鸚鵡架下，穹門側的路去了。女僕亦下。」

黃（對於余爲民的話似未聞知，一無表情，迴眸對林）：太太好麼？前天我決定要去拜訪她，跟她談談了，（眼光在陳克明臉上一瞥）陳先生提醒我，不如緩幾天倒好些……（坐下，寂寞地笑了笑。）

瑪（移坐黃側）：噢，林總經理太太回頭也要來的。（不老實地抿着嘴笑。）

林（惘然微笑）：哦！前天嗎？前天也不得閒。

黃（天真地微露一口白牙齒靦然一笑，便拿起茶杯）：人家常說我愛多事，瞎幫忙，自己弄些麻煩來消遣，——（放下茶杯，眼光幽悒而深湛，這比她歡笑時更耐人尋味；但立即笑顏忽開，轉眼對嚴）呵，嚴主任，您要是太討厭我這脾氣，今兒有一樁小事情，打算找您幫個忙呢。

嚴（外交式地）：哈哈，那裏，那裏。

瑪（裝腔作勢地笑）：嚶，黃小姐，您跟我們還這樣客氣！

黃（淡淡一笑，回顧瑪）：哦，那末，謝謝您不討厭我多管閒事。（突然轉移目標）嚶，陳先生，您作何感想：七八天前，大家搶買黃金儲蓄的時候，有個可憐的人兒實在窮昏了，也想睡一覺醒來兩萬就變作三萬五，他做了一點小小的手脚，居然也

買到幾兩；這人夠可憐，也太糊塗，他不想想，這些偷天換日的把戲，他一個小職員怎麼配學樣？

陳（猜到了下面的事，也猜到了黃的意向）：要是他因此吃了虧，我倒並不覺得奇怪；這一個社會上，總不能沒有替死鬼罷？

黃（笑容沒有了，眼有異光）：您猜的對。他本人坐了牢，他的太太發了瘋了！（轉身向嚴）就是這一點事，嚴主任，請您幫忙。

（方科長從那平臺邊的圈椅上起立，打算走到嚴身邊來，但又變計，蹙到瑪麗身後，輕輕咳了一聲，瑪悄悄離坐，與方作耳語。）

嚴（不動聲色，客氣中帶點官腔）：咳，黃小姐，抱歉得很，這一類的事，您瞧，我怎麼能夠幫忙？

黃（目光掃着陳和林，嘴角上綴有一個不可測的笑影）：我跟他們非親非故，素不相識，無非想想他們太可憐了。——

嚴（忙搶住了話頭）：既然是素不相識的，黃小姐，您就不管也沒有什麼說不過去呵！瑪（走至黃側）：黃小姐，您何苦？這些事多得得很呢，您可憐不得那麼多。（掩口笑）

況且您又不認識他們，誰知道他們是些什麼路數？

「方科長又至嚴身後似有所請示，嚴正回過頭去，卻又破黃的話所止。」

黃（眼光閃閃，語意亦極閃爍逼人）：哦，誰知道他們是些什麼路數！（令人心驚的可捉摸的笑）可是，嚴主任，也許您不會同意尊夫人這句話？這些事多得很啦，我管不了那麼多？嘍嘿！（又笑，聲頗冷峭）我那裏敢，那裏配多管呢？比方說，眼前這個可憐人的糊塗眼裏牽連着的，說不定也還有一兩個。可是，嚴主任，我只請求您爲那女人想個辦法。

（黃說這番話時，方科長臉色大變，恨恨，而又無可奈何。瑪麗也表示大大不滿，正想開口，爲嚴的目光所阻。）

嚴（依然神色自若，但岸然道貌之概更爲濃重了）：請您原諒，黃小姐，咱們說話不兜圈子了。您講的那個糊塗蛋，就是我辦事處的職員，他挪用公款，營私舞弊，是我把他撤職法辦的！

（林陳二人聽了頗吃一驚，他們讚美地看着黃夢英。陳克明已知那個在大門口要進來的瘋婦人就是這件事中的角兒，便走到石欄干邊，望着下邊。）

黃（莞爾微笑）：哦，嚴主任肯明說就好了。（意味深長地瞥了一眼）也不用我多囉嗦了，嚴主任心裏當然什麼都明白。

（嚴雖老練，什麼都見過，但當着客人面前，這樣的綿裏針也有點受不住，而又不便對黃發脾氣。正有點窘，卻好林永清作了救駕。）

林（實在不明就裏）：咳，幹臣兄，既然是您的部下，兄弟以爲您不妨斟酌略示寬厚，——倒是那女的太可憐了。

嚴（立刻抓住機會，侃侃而談）：呵，永清兄，您還沒知道罷，那舞弊的，就是李維勤？這幾天事情忙一點，忘記了告訴您了。說起來，也還是看您老兄的面子，本月初旬，陳科長請了長假，我就派李維勤代理會計。那裏知道他接手不到三星期，就出了這個亂子！（搖頭）這人也真笨，上月二十八挪用的款子，直到本月二號還沒全數歸清。而且，永清兄，攪得辦事處同事個個都知道了！大前天，（回頭看了方一眼）方科長來報告了，我這才……咳，永清兄，（滿臉慈悲的樣子）太不成話了，我不能不辦一下啊！

林（知道是自己保荐的人出了毛病，頗覺狼狽，苦笑）：哦！原來是李維勤！不過，此

人從前在兄弟那邊，倒是老老實實的！

嚴（感慨無窮）：這就叫做人心不古！唉，這年頭兒，老實人也曾貪污！

（當嚴主任侃侃而談時，黃與陳都在注意瑪和方的切切耳語。）

黃（直捷痛快地）：那麼，嚴主任，他挪用的公款，現在歸清了沒有？

嚴（眉頭略皺）：差不多罷？會計上的事，現在我派了方科長兼理。（回顧）咳，方科長，那一筆賬……

（林離坐至石欄前，與陳並立，二人相視無言。林惘然望着下邊，又擡頭望着那血紅的太陽。）

黃（明白了內幕似的也朝方瞥一眼，微微一笑）：那麼，嚴主任，您寬恕他這一次罷，（又不可捉摸地笑）當然您不能再用他，可是，免了他吃官司，您也算是積點陰德，好不好呢？

嚴（啞笑，然後正氣滿面的）：黃小姐，您如果處在我的地位……（又啞笑，口氣突轉爲斷然而嚴肅）對不起，請您原諒，我要是不那麼一辦，不但衆人不服，連我也擔了不是，——按法律說，可不是我就成了他的同謀？

「女僕又換上熱茶來，還有預備客人擦手的小毛巾。」

陳（回坐，冷冷地微笑）：那就成爲同謀了，——對，嚴主任不能是同謀！（會意地看着黃）：「嗯，夢英，您得原諒嚴主任的不得已。」

瑪（急取熱茶奉黃，又以毛巾奉陳及嚴）：「噯，黃小姐，幹一個主任什麼的，簡直傷腦筋；這年頭兒的人呵，不老實的可就太多，……」

黃（低眸沈思有頃，忽爽然一笑）：「那是我冒昧了，噯，嚴主任，對不起。想不到您是那麼奉公守法的！請您原諒我的冒昧。」

「嚴覺得夢英話中有刺，很不自在，但又不便如何，只好淡淡一笑。」

瑪（極力想轉換話題）：「噯，黃小姐，您該累了；到裏邊去歇一歇罷？（指洋房）二樓的一間客房，空氣好，風景也好……」

黃（神色很安詳，好像根本就不曾有過剛才那件事）：「哦，謝謝。（盈盈起立）那麼，勞駕您——」（忽然轉口）「哦，忘記了一樣東西在下邊了。（轉身便走向穹門。）」

瑪（亦起立，殷勤地）：「啊，什麼東西，叫當差的下去拿來就得啦！」

「黃不答，已經跑下石級去了。林從石欄回座。」

嚴（目視林，不大自在的笑）：咳，黃小姐的差使，不容易應付呵！

瑪（急要在人前表白）：林總經理，您是知道的，幹臣一向待人太厚道。這一回的事，說起來叫人又好氣又好笑。幹臣說那姓李的「發了昏」，一點也不錯。可憐的是那位太太。昨天就來過，幹臣沒有肯見她。（轉眼向陳）噯，陳先生，您說不是麼，見了她又怎樣？

（有爭執的聲音從石級下傳來，其中似有夢英之聲。）

陳（不答瑪，卻沈吟自語）：這些偷天換日的把戲，他一個小小職員怎麼有資格學樣？（最後二字抑揚出之。）

（嚴色略變，銳利地射了陳一眼。忽聞夢英之聲自石級來：「沒有你的事。嚴主任怪不到你！」座中衆人皆驚訝，瑪起立，將往視。方科長則已至穹門前，才看了一眼，便驚惶失措：「呀，她把她帶上來了！」瑪卽離坐，向穹門；然而一個女人的頭已從石級升上來了，——這正是唐文君。夢英在唐身後推之。夢英後，跟着嚴公館的「司關」，一臉的尷尬神氣，用了負罪的眼光望着瑪麗，又遙望嚴主任。唐文君衣衫如常，氣色稍見異樣，惟兩眼直視，其狀可怖。她被夢英拉到石欄干前，就



站住不動了。」

司關（屁股上橫着一支手槍，趨至嚴前，立正）：報告主任——

嚴（不耐煩地擺手）：下去！（轉臉視黃及唐，略欠身）噯，黃小姐——

黃（吃吃地笑，似頑皮，又似天真）：嚴主任，我的面子不夠大，只好請她本人自己來見您了。（挽唐文君手，走近衆人前。）

「方科長滿面怒容，從石欄前走至嚴身後。「司關」站在一旁，帶點好奇的意味望着。方科長示意令「司關」下去，這才他懶懶地下去了。」

陳（相視，以眼光商詢，然後同聲）：哎，夢英！……

黃（不理林和陳）：噯，李太太，您不認識他們麼，我來介紹。

瑪（趨前挽黃手）：黃小姐，您——噯，您真不怕累。（放了黃的手，慌忙地拖了近在手頭的本來她自己坐的那張圈椅）黃小姐，您請坐呵！

黃（取那圈椅置唐身後，笑着）：謝謝您，嚴夫人！我是熟客，您別客氣。恐怕李太太還是第一次來作客罷？（捺唐坐椅中。）

「唐坐了，兩眼直視，不作聲。方科長又至瑪麗身後，與耳語。陳與林苦笑，離

坐，退至涼亭附近，抱臂看着。女僕和男僕也在平臺邊探頭張望。黃退後一步，背靠石欄，等候發展。嚴則慢慢伸手取桌上之香煙，燃火，似在尋思處置這事情的方式。

唐（慢慢起立，慢慢四顧）：啊，這是什麼地方？（聲漸慘厲）啊，這又是些什麼人哪？（轉身望天空的紅日）哦，這是什麼，沒有見過。（忽渾身發抖）啊啊，這是維勤的腦袋，這是維勤的血麼？

「嚴皺眉起立，招呼林與陳：「哎，永清兄，克明兄，咱們客廳裏坐罷……」可是黃急攔阻：「嚴主任，不忙；這位李太太好不容易才見到您，總得給她一點面子呵！」而林陳二位亦不動，相視而悲憫地搖頭。嚴無奈，又坐下，瑪來與嚴耳語。」

唐（慢慢移向林陳二人）：哦，我做了一個夢，……債也還清，房子也租到，（怪樣微笑）嗯，我和維勤有了一個家！（自己點頭，聲極低）嗯，一個甜甜蜜蜜的夢。（忽然驚呼）可是維勤不見了！他們把他關進監牢去了！他們說，說他犯了罪了！（在林陳二人面前突然站住。）

林（苦笑，同情地）：密司唐，認識我麼？……認識趙自芳的先生麼？

唐（瞪眼直視，喃喃地，從林陳面前移開）：他犯了什麼罪？他沒有害過人家，（語調漸快）沒有搶過人家，也沒有詐過人家，他只想弄幾個錢來還債，這不是嫖賬，也不是賭債，這是他和我結婚的時候借的債，這是正大光明該的債！可是他從沒想賴掉。（漸走近嚴這邊）他知道我有了孩子，他只想租一間小小的不能再小的房——睡覺，燒飯，拉屎，都在這一間房；他只想有這麼一間，能夠和我同住，他就心滿意足了。（聲音淒涼）可憐哪，他和我結了婚快一年，才只得個把月我們同住一間房；狗也有個窩，我們總得有個家呀！他就只想有這麼一個簡單的家。（站住，俯首。）（唐這樣喃喃自訴的時候，林陳臉色都極嚴肅，而林則時露苦笑。陳至黃夢英側，以目詢，但夢英惘然注視唐之後身，忿忿不平之意溢於眉梢眼角。方科長站在嚴背後作鄙夷狀，嚴則泰然自若，似乎在把人家的痛苦作為欣賞的資料。嚴且用手示意，阻止瑪麗之打算干涉唐之獨白。在那裏窺探之男僕和女僕索性站到平臺旁邊來了。）

唐（突然舉首，兩眼發赤）：你們說他做錯了事，他做了什麼了？他做的，還不是大家

天天都在做麼？幹麼他做了一次就算是犯了罪呵！哦，你們欺我年紀輕，是一個女人，你們打量我看不透你們的心腸麼？（聲尖厲而急）你們就是不許我們輕輕鬆鬆過日子，不許我們有個溫暖的家！

（嚴臉色一沈，威嚴地咳了一聲，方科長已搶前一步，舉拳威嚇：「瘋子！活的不耐煩麼？……」唐退一步，但毫無懼色。黃夢英上前，厲色對方：「你這是幹麼？別再丟你主任的臉了！」方垂首而退。）

唐（忽狂笑）：瘋子？你們把好人叫做瘋子，就可以辦他的罪，監禁他殺他？你們把一些敢說老實話、真話的人叫做瘋子，就可以遮蓋你們自己的罪惡麼？……

（嚴臉色完全變了，瑪趨至黃前，似將與夢英交涉，突然聽得嚴的威風凜凜的聲音高呼：「來人呀！」便急回顧。此時方科長又其勢汹汹上前。）

唐（後退一步，猶笑）：你們卻把那些替你們圓謊的，替你們洗掉手上血污的傢伙，稱爲君子，稱爲聖人賢人麼？（突然上前一步，厲聲）哦，我認出你來了，我認得你臉上這一塊黑疤，你就是教唆維勤挪用公款的，你坐地分贓！（猶笑。）

方（驟聞唐揭露其罪行，臉如死灰，但立即轉青，舉拳）：混賬，你想含血噴人麼？……

「唐避過了方的撲擊，更猜厲地笑。林及時上前攔住了方，冷笑着說：「您不是說她是瘋子麼？瘋子的話，您何必認真呀！」陳像拿一件最骯髒的東西，拉住方，又向旁邊一堆，便趕快放手，也冷冷地啞着聲音笑。」

黃（看見一個男僕已經站在嚴側，垂手等候吩咐，便笑着至嚴前）：「嚶，嚴主任，細她起來，好麼？真是不識起倒，應該是磕幾個響頭，哀求哀求您嚴主任這才像個樣呀，怎麼倒發瘋發癲起來了？」（長笑，使人心戰的長笑）可是，嚴主任，請您別生氣，瘋子麼，何必計較。那怕是她說您嚴主任也挪用了這麼三五百萬公款買黃金，您也只好一笑置之，是麼？」

「林陳二人聞之失聲而笑。方科長面如土色，背了黃與瑪麗作手勢，咬牙作恨恨狀。瑪惶急，但又不能露恨意，只好來挽住黃的臂彎，叫着，「黃小姐，您也要夠了，也累了……」男僕見無後命，就悄悄下，仍躲在原處偷看偷聽。嚴木然僵立，裝出了威嚴和坦然不以爲意的姿態，但心中實在焦急萬狀；拂袖而去麼，太那個，——這是個失態；坐着瞧麼？可又不知道那瘋子的嘴裏還要說出什麼刺心的話來，攆她走罷，無奈黃夢英又不是個好惹的，何況林陳二人也站在黃一邊爲瘋子撐腰。」

幸而此時來了救星了。」

余（忽出現於平臺，半身尚在室內內，大呼）：喂，喂，得了確實的消息了！喂，幹臣兄，永清兄，黃金案子的辦法我打聽到確實的消息了！

「嚴鬆口氣似的大聲」哦」了一下，便向平臺走，方科長急隨在後。」

嚴（故意大聲，且作嚴重狀）：辦法是怎樣的？外邊傳的那些……

余（縮身進室內）：您來看呀！我都記下來了，辦法有五六條之多呢！

「嚴急上平臺，又回顧呼」永清兄」，怪樣地苦笑。余這消息，的確吸引了每人的注意，而且連那瘋婦似乎也被余高聲叫着的「黃金」二字震醒了。她後退至涼亭邊，就坐在那玫瑰叢後，低了頭。瑪看了林等一眼，也匆匆走上平臺進門內去了。

林皺眉，遲疑地，也想走上平臺。」

陳（近黃前，低聲）：夢英，您這麼一來，痛快是痛快，然而事情也僵了！

黃（低聲，但義憤填膺）：唉，您不知道，他們是早有計劃，存心要葬送那姓李的了。就因為他們也舞弊，都落在李的眼裏。（手指涼亭）她並沒瘋狂到不知人事，剛才在下邊，她原原本本都告訴了我了！

「陳歎氣不語。林聽得他們的說話，就又回身走來。」

黃（同情地對林）：咳，永清，消息不好罷，這次您押的寶，也許是一場空歡喜了。

「林煩悶地苦笑。突然平臺上室內傳出瑪麗的尖聲叫喊：「這還了得？都一筆勾消了麼！」林全身一震。」

黃（以臂授林）：去！也去看看去！

「林垂頭喪氣，被黃拉上了平臺，進室內去了。陳默然深思，繞着桌椅走。鬧烘烘爭論的聲音從室內來，夾着余爲民的大聲：「荒謬！荒謬！」陳克明面對平臺而立，一抹冷冷的鄙夷的笑影從他嘴角上化了開來，旋即成爲滿臉的憎恨憤激之狀。他慢慢地轉過身去，沒有想到唐文君就站在面前，不禁駭了一跳。唐文君的臉色發青，兩目直視，徐徐伸手作攫拏狀，委實有些瘋氣，看了害怕。」

唐（雙玉移向天空，對着隔江那些山，以及山頂的那個血輪似的太陽，作攫拏狀）：哦，這是血！維勤的血，我的血，別人的血，千千萬萬人的血！（忽縮笑）哦！這是黃金麼？磨片大的黃金，壓得死千千萬萬人的黃金！（又矜惡地笑）哦！千千萬萬人的血變成了你們的黃金了！（突然垂手站住。）

陳（不勝同情而悲憤）：唉，密司唐！

唐（全身輕輕一震，畏懼地向四周顧視，像在尋覓那聲音的來源）：哦，沒有，沒有。（以鼻狂嗅）啊，我聞到了血腥氣！啊，到處全是血腥氣！（急快步向陳）哦，你，你是誰？你的身上也有血腥氣！

陳（嘆氣，苦笑，但又激動地）：密司唐！認識我麼，密司唐！

唐（全身又輕輕一震，瞪目直視陳，神智似乎稍稍清醒）：哦！有人在叫我麼？哦，還有誰來叫我，理係我麼？（神智又錯亂了）哦，這位先生，好像在那裏見過？哦，在地獄裏見過！（貓笑）對了，在地獄裏，你，我見過！

「陳打一寒噤，不覺後退一步，但立即上前，未及開口，而唐文君已後退。」

唐（且退且言，聲極慘厲）：哦！今天你從那兒來？還是從地獄裏來罷？看見我的丈夫麼？看見我的維勤麼？呵，我知道維勤也在地獄——他替代了方科長，嚴主任，哦，成百成千的人，進了地獄！（貓笑。）

「陳臉色變白，木然癡立，視而不見。唐文君則已退至涼亭邊，又坐在玫瑰叢邊，低頭倚膝，遠看像是誰丟在那裏的一件舊衣服。室內議論紛紛尙未停止。陳漸復常



態，沈重地鬆一口氣，正在自言自語：「嗯，我的身上也有血腥氣，我也是從地獄裏來的麼？」點頭苦笑。這當兒，嚴宅的車夫引了趙自芳上來了。」

趙（見陳一人，且面色異常，頗驚訝）：呵，克明，只您一人？他們呢？

〔陳未及答，而車夫已攙言：「主任在客廳裏罷？林太太，我去通報。」趙搖手：「用不着！」車夫自去。」

陳（心神不寧）：哦，他們呀，（指屋）也許在商量……咳，您在這裏坐一坐罷。

〔這時，黃夢英的笑聲從室中來，這正是趙自芳所謂叫人心跳的笑。而陳之含糊恍惚的態度又使趙起疑。她更無一言，急步就上平臺，入室。陳惘然四顧，亦上平臺，甫及室門，即聞室內衆人驚訝地叫了一聲，——顯然是趙的突然出現之故。旋聞瑪麗嬌聲嬌氣說：「啊，林夫人，您要是再遲來一步，林總經理可就……」笑聲雜沓，以下語句不可聞。陳亦入室。臺上無人，惟聞室中雜亂之語聲。俄而女僕自平臺邊，穹門側，沒精打采地出來，收拾桌上几上地上的茶杯，香煙頭，果皮及其他。」

女僕（忽見涼亭邊花叢下的唐文君，似一驚，自言自語）：唉，可憐見的！人家發財，他

去坐牢。(輕輕悄悄蹙至涼亭前，打算與唐說話，但忽然又怕起來，遲疑不前，而唐於此時突然一聲猜笑，女僕吃驚，轉身即走，至穹門側，鸚鵡忽又叫着：「黃金——美鈔！」女僕伸拳對鸚鵡作示威狀)：你這畜生，就曉得這一點！(匆匆即下。)

〔趙自芳與黃夢英一先一後出現於平臺，黃反手闔上門，笑挽趙手。〕

黃(拉趙至鸚鵡架下，神色安詳，口氣堅決而溫柔)：我以爲 我應該向您解釋一下。在您的眼睛裏，我是怎樣的一個女人，這會兒我不願意來自己辯護，您將來總會明白。可是，剛才您冷言冷語，您以爲林總經理這一次去做投機，全是我慫恿他，那我不能不表白一句，您這猜想是落了空了。您——

趙(不耐煩而又反感)：謝謝您的關心。(心亂如麻，不願多言，但又忍不住。)永清這還是第一次幹投機，——雖然第一次就好像做一場大夢，就落了個話柄，然而，我還是謝謝您的關心。(冷笑。)

黃(無可奈何地)：嚶，您誤會了——

趙(立即搶住話頭，口風尖利)：一點也不誤會。當然，什麼都與您不相干呵，(冷笑)您是喜歡幫忙人家的，您總是與人爲善，而且也捨身爲己，我早就知道，您善於犧

牲！（轉身想走。）

黃（雖然明白感受到對方這番話的刺痛，可並不生氣，僅微覺失望）：林夫人，我要是再多說，也許您對於我的誤解只會加深；可是，有一句話，我不能不向您警告：一個人並不像法律條文那樣死板而單純！

趙（立即站定，盛氣凌人）：哦，領教！

黃（微笑，溫婉地）：一個人的最危險的敵人不是從身外來的，而是埋藏在他的內心。我希望您多注意那躲藏在林總經理內心的敵人！

趙（盛氣之下，不能受忠告）：哼，謝謝您的教訓。（走下平臺。）

黃（亦下平臺，態度轉爲冷峻）：林夫人！我對於兩種人，向來是犯而不較的：一種是糊塗蟲，這是不必；又一種便是我所同情而又敬重的人，這是不忍！

（這時趙已走到庭院中央那些沙法前了，聽得黃的這番話，冷笑幾聲，回過頭去，正要反擊一二語，突然一聲驚呼將她牽住。唐文君已站在面前了。趙亦驚喚：「啊！您——」而唐裂帛似的像把滿腔怨恨併作一處噴了出來，叫着：「芳姊姊呵！」就撲在趙的肩頭。這一聲，驚動了室內諸位，都一擁而出，首先是余爲民，方科長，

其次便是瑪麗，臉上都帶點看把戲的惡意的微笑。當然，在他們想來，這不是趙自芳和黃夢英吵了起來，難道還會有別的事情麼？

余（見黃悄然站在平臺附近，就來討好，）：咳，您這是何苦！太太們總是太太們，不找點兒酸東西來嚐嚐，不過癮！

瑪（直趨趙前）：噢，林太太，您——（可是看見唐文君偎在趙肩上，就立刻住嘴，臉色變了，掉頭即走。）

（黃不作聲，冷眼微笑，走在一旁。陳克明，林永清，嚴幹臣三人，這時也出現在平臺上了。嚴作驚異而又惋惜狀。林臉色灰敗，惘惘然，似另有煩惱壓在心頭。陳則略帶焦灼，情緒不寧。）

方（回頭朝平臺諸人報告，當然特別是對於嚴）：沒有什麼。不是吵架。（冷笑）可是那瘋子忽然不瘋了，認識人了！

（陳，林，嚴都下來，看着互相偎依着的唐和趙。唐見人多，忽又神經錯亂，放開趙，渾身發抖，退至原處。這時，男僕上來大聲報告：「報告主任：金老爺到了！」即聞有汽車喇叭聲自下來。嚴，余，方匆匆忙忙下石級歡迎，瑪麗拉了黃夢英亦下。）

趙（見了林卽大駭失聲）：呵，永清，你的臉色，多麼怕人！

林（苦笑，聲音異樣）：不舒服，老是一陣一陣打冷噤。（轉臉看着陳）黃金黃金，全盤落空。（打冷噤）我猜想他們早就得了風聲，他們不見得真會那樣麻木，他們是做給我看的，（又打冷噤）您注意到麼？嚴幹臣的神色就大可研究。

趙（摸林之額）：永清，你當真病了，回家去吧，怎樣？

林（不答，依然對陳）：金澹庵挑選在這個時候要跟我談談，（打冷噤）一定有他的作用。（苦笑，冷噤更甚，說話都不大連貫了）我現在的地位太不利了，跟他談判，還不是自己送上去當俘虜？

趙（焦燥不耐）：永清，還談判什麼！你這樣一句話要打上十來個冷噤，好跟人家談判麼？回家去罷！

（唐文君見人少，神智又稍稍清明，悄悄走至趙身後。）

陳（沈吟有頃）：對，自芳說的對，您還是回家去。讓我來代表您，先聽聽他們的口氣，回頭再作計較。

（此時，笑語聲已從石級下來了。林點頭同意陳之建議，轉回頭忽見唐，卽拉了

她，與林同向穹門邊的小路去了。這時，一個滿面紅光，精神飽滿的肥腦袋，從石級上升。這就是金澹庵。」

金（回顧身後）：可是，幹臣，還要公佈名單呢！有些想吃天鵝肉的人兒這回可真真落了一句老話：羊肉沒上口，先惹了一身騷。（仰臉大笑）

（陳默然遙望那一輪血紅的太陽，——此時已有一角被山頂所遮，冷冷地微笑。江中忽來汽笛聲。）（幕落）

## 第四幕

登場人物：

除了唐文君和趙自芳，餘皆同第三幕。

景：

同第三幕。惟平臺上沒有了那鸚鵡架。

時間：

當天（第三幕故事發生之日）晚上九時左右。

〔女僕正從一個大托盤裏取出水果、糖食之類，擺在桌上和几上。車夫則背靠石欄干，悠閒地看着。婦孺們啼饑號寒的聲音，時時從下面的貧民區送來，——這是當

天薄暮時候剛到的不知何處來的難民。重儀的白木船正在江中經過，船夫們打槳時的勞動合唱，抑揚地飄到這高踞江邊的庭院中。天空有薄霧，對江的山上燈火點點，朦朧多姿。平臺上室內，時時透出變幻多端的笑語聲，——驚愕，懊喪，失望，得意；那裏有一場牌局，玩的是最富於機詐色彩和刺激性的「沙蟹」。車夫吹着口哨。——

女僕（自搥其腰，轉臉瞅着車夫）：你倒會享福呀！人家忙得喘不過氣來，你呵，站在那裏吹口哨！

車夫（索性再享受一下，在几上煙盒內取了一根香煙）：噢，今兒你當真累斷了腰肢了，（嘻皮笑臉）給你搥幾下，好麼？

女僕（正正經經）：呵，別動手動腳！

車夫（燃點了煙）：他媽的，兩條腿也快跑斷了，還說人家享福。剛拉了太太回來，一身的臭汗還沒收乾，又叫去接什麼總經理了；你瞧，回頭那總經理什麼的回公館去，又該是我的兩條腿倒楣了。（無限感慨）人家金老爺的司機多舒服！金老爺剛進了大門，他這小子，把車門一鎖，就溜到冷酒店裏喝他媽的三杯，這才是享福！



女僕（同情）：可不是，幹麼不派汽車去接呢？

車夫（做鬼臉）：嘿，人家金老爺體恤他自己的人呀！

「小孩女人們哭，喊饑餓，女人們和男子們吵架哭罵之聲，又從下面來了。」

女僕（停止了手中工作聽）：唉，這還是那批難民麼？那來的？有多少？

車夫（不感興趣似的）：誰知道呢！（俯瞰，又發感慨）這是個人吃人的世界！

「剎那的沈默。室內來的歡笑聲高起來了。」

女僕（終於將東西都擺設好了，擡頭看車夫）：噯，你說，林什麼經理的怪不怪？太太

一來，他就慌慌張張走了。連那個瘋婆子……

車夫（鬼鬼祟祟地笑）：你不知道麼，一個來了，一個就走，都爲的（手指室內）那個

黃——

「一言未畢，平臺上一聲門響，車夫的話就此打斷了。瑪麗出現於平臺上。女僕和車夫相視匿笑，卽下。瑪麗立平臺上，搔首弄姿，顧影自憐；她滿臉酡紅，有八分醉。余爲民悄悄推門出來，站在瑪麗身後。瑪麗又一次扭轉頸子自顧其臀部時，猛不防看見了笑嘻嘻站着的余，吃了一驚。」

瑪（佯嘆）：啐，是你呀！

〔余爲民癡笑，打着飽嗝，反手指室內，又交指作勢。瑪麗似悟其意，低頭又「啐」了一口，便姍姍下平臺。又回眸睨了余爲民一眼，撲嗤一笑。余亦跟隨下來，二人至庭院中央，瑪麗坐，余立其側，哆開着嘴。船夫們打槳的勞動合唱又從江中來了，其聲淒婉而斷續。〕

瑪（百無聊賴，心裏的話不好出口，卻檢了句空話）：噯，這兒多麼涼快！

余（酒紅的眼睛射出邪淫的光）：您的臉蛋兒多麼紅呀！

〔瑪麗抿嘴笑，不答，只拋了個媚眼，機械地伸手抓了幾粒瓜子。〕

余（得寸進尺）：噯，你的心在跳！

瑪（報以白眼，扭腰，輕聲）：嚼舌頭的，狗嘴裏長不出象牙！

余（更大膽）：不跳？我這才不相信哪！（挨近瑪麗）幹麼我的在跳呢，你聽，這不是卜卜地響？

〔瑪麗像有點不能自持了，兩眼水汪汪地看着余爲民只是笑。余爲民伸手，偷偷地正待繞着瑪的細腰，瑪忽側身閃開，丟掉手中的瓜子，盈盈起立，投余爲民以似嘆

非噴之一眼，姍姍地走到石欄干邊，仰臉望着天空。難民們的啼饑號寒聲又從下面來，瑪俯瞰。余爲民略一遲疑，卽悄悄惹至瑪後。但瑪忽然轉過身來。」

瑪（撲嗤一笑）：噯，我在想，夢英那妮子真——是……（滿面春意，不能掩飾）嘻嘻，把人家浪上火來了。（低了頭。）

〔余爲民心裏像有一大隊螞蟻爬過，哆大着嘴巴，打着飽嗝，口水也流出來了。〕  
瑪（擡頭又撲嗤一笑）：怪道男人們一見面就會愛上她！

余（像要指天誓日似的）：可是，我，我，例外。

瑪（扁扁嘴，作媚眼）：沒有人在問你哪！

余（更着急）：我的心坎裏，就——就只有一個……

〔瑪麗笑了，其聲甚蕩；忽折身向涼亭那邊走去，余爲民緊跟上。但此時，涼亭與大樹之間，忽出現了女僕，捧着茶盤。瑪與余都一怔。女僕故作驚訝：「噢，太太在這裏呀！」奉茶。瑪麗不接茶，也不開口，轉身走向庭院中央，坐沙法內。女僕從茶盤中取茶一杯置瑪前；又望了余爲民一眼，然後也取茶一杯置桌上。余亦至桌前。女僕捧了茶盤上平臺。〕

瑪（手托下巴）：噯，爲民，聽說您在活動當什麼代表……

余（心不在焉回答）：哦，玩玩罷了。

（女僕在平臺上立定，回頭偷眼望了瑪和余一下，又窺室內。旋即進去。）

瑪（隨口拉扯）：噫，——當個代表有什麼好處呢？

余（興趣的方向開始轉換了，態度也就莊重一點）：好處麼，好處還在後頭。

瑪（扁嘴作打趣狀）：噫，明天還是後天，一年還是半載呢？

余（完全莊嚴起來了）：呵，不開玩笑，後望無窮。（又打着飽嗝）比方說，當了代表，就有當選做那個的巴望，而有了那個的頭銜呢……

瑪（吃吃地輕狂地笑）：呸！不用你背誦了。當是我真個不曉得麼？打回老家時候便有省府委員的巴望！對不對？嘿，幹個把省府委員什麼的，也沒有多大意思！（又投一媚眼。）

余（不能不有反應，作個鬼臉，語意雙關）：咳，好大的胃口呵！

瑪（也不能不解悟，佯嘆）：呸！嘴巴乾淨點！（閉了眼，懶洋洋地）那麼，我先來買個預約。

余（心旌搖搖，對瑪言不能更作別解）：預約？

瑪（低頭媚笑）：你這人，當真，想——

余（饒涎欲滴，湊近些）：想什麼？

瑪（掩口笑）：想邪了，想想就想到邪路裏去了！（把身體坐得端正一些。）

「瑪麗此種忽冷忽熱的挑逗，把一個余爲民弄得惘然失神，紅着眼，哆開着嘴，瞅着瑪麗發怔。船夫們的勞動合唱，難民婦孺的啼哭喊肚子餓，二者錯綜，忽斷忽續。」

瑪（正襟端坐，但眼波斜溜）：有把握了麼？

余（警覺，不知所對）：什麼把握？

「瑪出聲笑了，指尖指着余，又掩口笑。余茫然，亦呆着臉笑。這時候，室內喧聲忽作，一聲門響，黃夢英跳到平臺，手持紙牌，嚴幹臣旋亦探首門外，對黃說：「不看就不看，得啦，何必跑？進來進來，圓滿這一局！」夢英笑着，即復進室內。瑪麗注目遙視，扁嘴作鄙夷狀。」

余（又是那另一個慾望支配了他了，坐下，神情亦回復正常）：當真，瑪麗，你不能不

幫一點忙。

瑪（稍感意外）：哦，要我幫忙了？

余（七分正經）：就是剛才說的活動一個代表的事。還差一點款子。（懊喪）本來呢，都已經籌劃好了，可是，財政部他辦他的黃金提價洩漏消息的案子，卻把我的一個到口饅頭活生生地打跑了。

瑪（一手支頤，不感興趣似的）：你的到口饅頭又是誰呀？

余（抓取一支香煙，神經質地乾笑）：還有誰？——更新廠的大經理林永清呵！

瑪（假裝癡呆）：哦，跑是跑過，可不是又找回來了？

余（點火，着急）：哎，瑪麗，求求你別再逗着我玩了！（打飽嗝）當真，我還差這麼幾個七位的數字，你總得代我想辦法。

瑪（不信似的扁扁嘴）：哦，七位的數字！（瞅着余爲民抿嘴笑。）

〔方科長出現於平臺上，遙望着余與瑪，想下來又恐衝撞了他們。〕

瑪（揚聲）：咳，方科長，牌局散了麼？

方（下來，至瑪前，一邊走，一邊回答）：散了。（格外討好）主任呢，來了電話。濼

老和林經理，還有那個陳——克明，都到小客廳裏談話去了。

「女僕又換上熱茶來。方迎住，忙着取一杯，雙手獻與瑪。女僕下。」

瑪（手按在茶杯上，慢條斯理）：「嗯，剛才那夢英，又搗的什麼鬼呀？」

方（有機會獻慇懃，精神百倍）：「有一付牌，該她贏的，她不要。」

余（吃驚，打飽嗝）：「哦！」

瑪（嫉妬而又故作鄙夷）：「真會賣俏！」

方（語氣誇張）：「那一次，澹老好像一上手，就抓到一付好牌，開口就有斤兩。我們都

派司了，主任朝澹老笑了笑，也派司了。可是，夢英說她不服，偏要鬥一下。……

瑪（扁扁嘴，迴眸看了余一眼）：「嘿，肉麻！」

方（忽然像洩了氣）：「嗯，後來呢，澹老攤出牌來，十足的一無所有。那裏料得到夢英

忽然接連說：「是我輸，是我輸了」，就搶過澹老的牌，澹老要看她的，她就跑出來了。」

瑪（十分看不慣似的）：「哼，裝腔作勢，一定是她的牌更壞！」

余（有點不過癮的樣子）：「完了麼？不精彩！（又冷笑）反正是輸給澹老，輸來輸去還

不是一個口袋裏的東西。

方（鬼鬼祟祟，忽然低聲）：可是我偷看過她的牌，該是她贏的。

瑪（一驚，但立即冷笑）：哦，灌男人的米湯也還有這樣一個方式！

余（莫明其妙大笑起來）：偉大，偉大！

方（湊近瑪耳邊）：澹老送給她錢，——一張支票。

余（注意聽，而又裝作早在意料中）：哈，當然啦；可是多少呢？您不知道罷？

方（傲然自負）：怎麼不知道。有獎儲蓄的一個式彩！

瑪（一驚，不能掩其欣羨之情，口作「嘖嘖」聲，但立即作不屑狀）：嘿，數目是不算

少呵，可是，這年頭兒，也沒有多大意思！

余（大笑）：難怪她不在乎那一付牌了！

方（用了最誇張的聲調）：可是她沒有肯要呢！

瑪（嫉妬之心不能自掩）：準是嫌少！她要一個頭彩！

余（忽生懷疑，看定了方的臉）：你怎麼會知道這些事？

方（似有反感）：偶然看到。情報是情報，造謠是造謠，您去問去！



〔余瑪二人相視而笑。但余的笑是沒有內容的傻笑，瑪的卻是冷笑。余忽然一連串的打起飽嗝來。又聽到了下邊難民們的啼哭聲呼饑聲，這次特別響，驚動了這三位高貴人士了。〕

瑪（驚異而又討厭地）：這是什麼？吵吵嚷嚷的？

方（又是他獻慫勸的機會）：說是難民呢！也不知道是那裏來的。大大小小一堆，又髒又不安靜。

余：（連打着飽嗝，說話很費力）：咳，我的主任夫人，您這公館，什麼都好，就是下邊一堆破破爛爛的人家，太不成話了！好，而今又加上了難民，這，簡直是，不成個體統！

瑪（皺着眉頭，威風凜凜然）：方科長——

〔方連忙垂手應了聲「有」，這當兒，女僕來了，叫道：「余先生，主任請您去，——主任在書房裏。」余慌忙起立，拔步即走，但被瑪麗喚住。〕

瑪（盈盈起立，走近余，回顧吩咐方）：咳，方科長，你下去看看，不許他們哭哭啼啼，又嚷又喊，（扶着余爲民獻給她的臂膊走了一步，又說）再到右邊那個派出所

去一趟，就說是主任的命令，要他們趕快把這批難民攆走，（頓了一下）你對那巡長說，難民們良莠不齊，要是發生了什麼事，他這巡長可擔當得起麼？（與余爲民冉冉而去，從穹門邊的小路轉入那洋房後邊。）

〔方科長垂手躬身，一連應了不少的「是」，望着瑪麗的後影不見了，這才快步走下石級。臺上無人。難民們的啼哭聲隱約可聞，船夫們的勞動合唱又來了，其聲悲涼。陳克明在平臺上出現，口啣煙斗，徘徊深思。然後慢慢走下臺階，繞着桌椅走，時時搖頭，又時時頷首，似在心中自問自答。下邊的啼哭聲忽低，方科長的吆喝聲可以聽見。陳似略感驚訝，走近石欄干，但立即又全身心埋在自己的深思中了。他背靠石欄，無端冷笑一聲，這當兒，黃夢英從穹門邊的小徑翩然而來。因爲也喝過幾杯，黃的臉色紅噴噴地，更覺光豔照人，可是眉眼之間籠罩着憂悒的黑影；她的一顰一笑，放射出使人目眩神迷，使人興奮激昂的魅力，但她默然斂眸低首時，卻又使人煩惱戰慄，似乎深藏在她心深處的那股怨恨和憤激的爆炸力隨時會轟然爆發。〕

黃（急步至陳前，眼光閃閃）：陳教授，談話結束了麼？

陳（瞿然從沈思中驚覺）：哦，還沒有。（凝視着黃的神色）您覺得怎樣？（忽又改口，自己申說）我越聽越悶，就躲到這裏來了。

黃（焦慮而又驚訝）：你越聽越悶了？

陳（不答所問，在石欄干上敲去煙斗裏的灰，沈吟，另起一題）：可是，夢英，您爲什麼要迴避？我看金濟庵也並不把這些事當作祕密的。

黃（淡然一笑）：也許。不過，假如您還只有聽的份兒，而且越聽越悶……

陳（擡眼瞥了黃一下，口氣變得肯定）：那又不然！多一個人，我就不至於孤掌難鳴，而且，在微妙的關頭，您又懂得怎樣轉換空氣，把事情緩和下去。

黃（低頭不語，半晌後擡頭）：唉，陳先生，您想得太好一點。

（陳克則苦笑，慢慢地把煙絲裝進煙斗，踱了幾步。船夫的勞動合唱隱隱約約，似已漸遠去。）

黃（移行近陳側）：幹麼有那麼多的話說不完呢？

陳（冷冷地微笑，立定，以兩指撮煙斗，在空中搖蕩）：這——就是話多的原因。

黃（失望）：哦，林總經理還是游移不定！

陳（擦燃了火柴）：也跟這（苦笑）一樣，只有這一點光和熱，還頂不住風的吹動。

黃（撫然半晌）：剛才他既然已經回去了，大可以不必再來。

陳（點頭）：我也想不到他又會馬上來的。非無因為人家的字條兒太甜蜜了一點。

黃（懇懇切切）：陳先生，我以為您應當提醒他一句。

陳（吁一口氣）：他自己心裏何嘗不明白呢？不到黃河心不死罷哩！

黃（低頭嘆了口氣，低聲）：可是，聽他說起來，倒還——

陳（急接口）：您不知道麼，他向來就喜歡用自己的聲音來鎮定自己的心。（吸着煙斗，仰臉沈吟）不過，料想起來，他今晚上不能有所決定。

〔黃夢英正待追問，方科長出現在穹門下了。他像辦好了一件重要無比的大事，得意之狀，滿臉而又滿身。〕

方（見了黃，覺得不能不來應酬一番）：啊，黃小姐，您剛喝了酒，最好不要吹風。而且這裏的風啊，早晨跟晚上的最是——

黃（冷冷地截住了方的饒舌）：哦，謝謝您！

方（尚不識趣）：啊，那裏那裏，言重言重。可是，黃小姐，這一會兒，您沒有聽到下

邊來的頂頂討厭的聲音了罷？

黃（不耐煩，懶懶地走開）：嗯！

方（追上一步，非吹一吹自己的功勛不可）：嘿，那些啼啼哭哭的聲音，那些難民，剛才，奉主任之命——

〔陳克明當方來時就轉臉不理，靠在石欄干上眺望對江的燈火；這時再也忍不住了，突然轉身，打斷了方的話頭。〕

陳（語調冷峻）：喂，方科長，有一件事要請教。

〔似乎此時始發見了還有陳克明在，方科長愕然回顧，不大高興地「嗯」了一聲，連客氣話也沒有半句。〕

陳：（似笑非笑）：剛才聽那位李太太說起她丈夫所犯的那件事，好像中間還有個把人  
不見得乾淨。方科長您也應該勸勸那個人，別發昏，別以為背後有靠山，就可以逍  
遙法外，隨便犧牲了別人！

〔陳還沒說完，黃就縱聲笑了，這是嘔出了胸中一團穢氣似的痛快的笑。〕

方：（臉色慘白，怒目向陳）：嘿，笑話！（馬上「理性」起來，急轉口，啞笑）哎……

瘋子的話，全部是胡扯！（忽又「福至心靈」，得了好主意）可是，哼，說她瘋呢，還是可憐她。那是什麼瘋？簡直是存心亂咬！

「方說着就轉身走，逃上平臺，進室內去了。」

黃（天真地笑着）：噯，陳教授，您這一砲真妙！

「陳微笑不語，啣着煙斗，仰臉出神。黃蹣跚往來，屢次想開口又縮住，似乎心中愁緒萬端，反正無從說起，但閉口無言呢，又悶的難受；終於，似乎爲了僅僅要打破這窒息性的沈寂，她開口了。」

黃（站住，凝眸望住了陳）：噯，陳教授，有一句古老話：賭錢的時候，一個人會露出本相來。您覺得這句話怎樣？

「陳從嘴邊取下煙斗，惘然看了黃一眼，沒有回答。」

黃（走近一隻沙法，坐了）：也許您有點兒詫異罷，剛才那付牌明明是我贏的，幹麼我反倒自認是輸了？

陳（亦走近，微笑，坐下）：有一點。然而程度上還不及那個方科長。

黃（略覺意外）：哦，怎麼，那個——科長之類猜到了該是我贏的牌麼？

陳（噴一口煙）：不是猜到。您把您的牌給我看的時候，他就站在我背後。（黃縱聲笑，卻皺着眉，陳把煙斗在桌腿上一句一句敲去煙灰，慢條斯理）可是，夢英，我記得也還有一句古老話：不義之財，取之不傷廉。

黃（又笑，但眼光是嚴肅而憂悒的）：那麼，陳先生，照您看來，（心神不寧地起立，倚沙法背）我這一手，難道有什麼深刻的意義麼？

〔陳正在取煙裝煙斗中，只略略點頭，未及開口。〕

黃（長笑，但心情之煩悶也在笑聲中流露）：沒有。好玩兒罷了。（懶懶地，無可排遣似的，輕盈緩步，走到石欄干前，倚欄望着夜空。）

陳（目送黃，注意其坐立不安之狀，然後亦走向石欄干）：夢英！你不應當對我這樣不坦白！

〔黃轉身，面對陳，首微低側，定睛看着陳，終於無一言。船夫們的勞動合唱又來了，似尚遠，其聲嗚咽。下邊難民之羣中，發生斷斷續續的一二聲不敢哼出來而又忍無可忍的呼號。〕

陳（踱了一步，側身靠着石欄）：夢英！我好像到了一個陰森森的山谷，夕陽的最後一

抹紅光還留在最高的山峯上，可是烏黑的雲陣也從四方八面圍攏來了！

〔黃的嘴角邊掠過了淡淡一絲的笑影，凝眸視陳，仍無一言半語。〕

陳（摸出火柴）：我有預感，一個可怕的大風暴，就要封鎖了那山谷；我好像已經聽見了呼呼的風聲，隆隆的雷響！

〔黃漸漸低下頭去，腰亦微折。船夫們的勞動合唱聲漸近漸高，其聲漸轉為悲壯。〕

陳（態度漸興奮）：我還想起了不多幾天前我得的一個夢：從汪洋大海，萬頃碧波中，飛出來了一條龍，對，一條龍，飛到半空，忽然跌下，掉在泥潭裏，不能翻身，（頓一下，注意地看着黃，聲調轉為激越）蚊子蒼蠅都來嘲笑它，泥鳅也來戲弄它，而它呢，除非一天天變小，變得跟泥鳅一般，就只有犧牲了性命。——夢英！（聲調突轉為低沈）我當真替它擔心！

〔陳克明說這番話時，夢英的頭愈益低垂，直至話畢，方慢慢擡起頭來，凝眸不動。陳點着了煙斗，用勁吸着，避開黃的注視，仰望天空。船夫們的勞動合唱聲更近，似即在岩下，聲悲壯，剎那間舞臺上惟有這聲音。俄而聲又漸漸遠去了。〕



〔黃幽幽地嘆了口氣：「哎！」陳收回眼光，直注黃面。〕

黃（眼光閃閃）：我想，人到了成爲瘋子，倒也是痛快的！（翩然轉身向平臺方面走，陳似驚訝，亦隨往，但黃突又轉身，面對陳站住）陳先生！（眼光凝定而堅決，聲音亦然）您那個夢，不能成爲事實！

〔陳頷首，但他的眼光告訴黃：他還不知道黃這句話的確定的意義。〕

黃（朝庭院中央走，聲調轉爲緩和而柔媚）：陳教授，您自然也不會不了解，有一種人，自己沒有病倒是天天在那裏發愁，看見了真正有病的人反以爲沒關係；另外有一種人可巧完全相反——

陳（叼着煙斗，雙臂相抱）：嗯！

黃（坐下）：他不擔心自己。因爲自己的健康如何，他知道的更清楚些。（淡然一笑，忽然停止了話語。）

陳（也坐下）：可是，您也不要忘記那句格言：旁觀者清！

黃（異樣地笑了）：教授，您是一位很現實的人，（語調漸急，聲漸激昂）請您忘記了什麼龍，——對，龍是困在泥潭中，可是，只要它還沒變小，還有一口氣，龍之所

以爲龍，也還不可知呢；陳教授，讓我請您記起一個人！一個青年，大眼睛的青年，血氣太旺，心太好的——一個年青人——

陳（驚訝失聲，起立）：啊，喬張！有了下落麼？（仰臉似在回憶）三天四天前有人告訴我……（突轉口）可是，夢英，您沒有得到惡劣的消息罷？

黃（聲音冷俏，正因爲心裏太忿怒）：不太壞，也不太好。要是只從一邊兒想呵，甚至可以說，有這麼七分希望。然而，喬張要是知道了如何取得這七分的希望，他一定要不理我了！

陳（臉色變了，坐下，以煙斗遙指室內，聲音憤激）：是不是他——  
（陳的話被黃的一聲狂笑——使人戰慄的笑，所打斷了。）

黃（眼光閃閃，如將燃燒）：當然他這妄想，擱在心裏，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可是爲了喬張，倒給他一個正面表示的機會，剛才他就對我說，下落，已經打聽到了，辦法，也不是沒有，不過，萬事俱全，單要一樣藥引子……（沒有說完，就縱聲狂笑——使人毛骨聳然的笑。）

陳（把煙斗重重地在桌上敲一下）：哼，乘機要挾，太無恥了！

黃（冷峻，但語調緩和了些了）：陳教授，你沒有聽見過說竟想用龍肉來做藥引子罷，卽使是困在泥潭裏的一條龍呵！（盈盈起立，走向石欄）陳教授，您現在也許要說，卽使像剛才那付牌這樣的不義之財，我乾脆一脚踢開，也是十二分應該的罷？

陳（起立，以煙斗就桌邊敲去煙灰）：那麼，夢英，我替您擔心的程度又加重了幾分。

「黃不答，仰首遙望對江山上的燈火，剎那的靜默。忽聞有金澹庵的笑聲，陳不禁一怔，四顧，卻不見人。」

黃（轉過身來，從容得很，微笑）：陳先生，也許您明後天又得了第二個夢。忽然一聲霹靂，雷電飛迸，那泥潭裏的龍，把它滿身的爛泥燒得乾乾淨淨，把它自己化成一堆青煙，一堆白粉！

陳（會意地點頭，嘆一口氣，但又下一轉語）：不過，幹麼不是破空飛去呢？……

「又是金澹庵的笑聲將陳的話打住。陳一看，從穹門旁的小徑出現了金和林永清。林低頭沈思，金且走且言：「您再想一想罷，還有沒有什麼困難？有，就說出來；可是，哈哈，永清兄，您得痛快一點兒！」說時，已看見了陳黃二人，金卽招呼。林亦擡起頭來，苦笑頷首。」

陳（注意地觀察林的神色，作詢問狀）：噫！永清？

〔金正對黃說：「呵，你在這裏？又是講什麼故事罷？」聽得了陳的詢問，就轉臉對陳。〕

金（一半善意，一半譏諷，但口氣是痛痛快快的）：克明先生！今天我這才領教了休經理的心眼兒有那麼細！哈哈！（這笑，頗有幾分豪氣）他把事情都看成了打圖樣，造機器，一顆螺絲釘安在那裏他都要先問過了又考慮，考慮過了再問這一顆釘子的質地！（轉臉對林）哈哈！永清兄，佩服佩服，您真是造機器的！可是——（忽然頓住了，似乎在搜索字彙，而要表達他此時的意思的那些字彙，可巧不是他熟習的。）黃（微笑，猜中了金的意思）：可是，機器是死的，而市場是活的；機器是擺在那裏不會變的，而市場是瞬息萬變的！

金（大為傾倒似的拍一下黃的肩膀）：對，對，一個是死的，一個是活的。

〔冷眼觀察的陳克明忍不住出聲笑了。〕

金（轉眼望着陳）：咳，克明先生，您的高見？

陳（冷冷地）：這一個死活之論，也還有另一種看法……

金（故作驚訝）：哦，倒要請教。

陳（微笑）：什麼是死，什麼是活，都在乎人們是怎樣玩的。比方說，現在種種統制管制的法規，一切官價限價的措施，扣在工業頭上便都是死的，被扣住的也就奄奄一息，透不過一口氣來，可是輪到了投機囤積的手上呢，種種法規，一切措施，馬上又變活了，投機是滿天飛躍，無孔不入。再說，這一套東西，老百姓給套了進去，當然是死板板不留情面，可是官老爺們撮起三個指頭玩弄的當兒，那又是可大可小，可嚴可寬，活動的了不得。（頓一下，臉色沈痛而嚴肅）還有呢……

金（仰臉大笑，急接口說）：呵，克明先生，真說得痛快。還有——還有什麼？哈哈，我來代您說。還有一些不官不商，亦官亦商的人們，那才是神通廣大呢！（半真半假地挺胸傲然自負）外國人科學進步，死的可以變活；哼，這算得了什麼！我們中國就更巧妙：先把活的弄死，然後再變它活！（說罷，又哈哈大笑。）

林（無限感慨）：可是，現在的工業是半死不活；工業的頸子是被扣住了，您說準備垮了罷，可又洒下來幾滴續命湯——工貸！這不是叫人啼笑皆非麼？

黃（開玩笑似的）：那麼，澹老，您把這個半死不活的先弄它死了，然後再變它活起來

罷？

陳（冷冷地微笑）：這個，嘿，自然又當別論了！

「金微笑，踱了一步，然後又豪氣十足地大聲笑了起來，順手拉過一張沙法來，坐了，伸起一條腿架在沙法的靠手上，悠閒地看着天空。陳亦坐。黃倚石欄，呈現出一個美妙的側影。林小步踱着。」

金（自言自語地，但顯然是說給林聽的）：嘿，宣佈了無效呢，那些從沒見過大陣仗的人兒也就夠受了，還要宣佈名單，給一個面子上不光彩，嘿，他媽的，我就不做這種缺德的事！（口氣一轉，忽然直落到林的頭上）咳，永清兄，您以為如何？您的大名要是給這麼一登，未免掃興！

「林站住了，淡然一笑，就慢步走向金，態度凝重，好像捧着一滿碗的水，又好像他的心的天平上正秤量着兩件東西，稍一震動，或鼓側，就會失卻了平衡，以至秤的不準確了。」

林（在金斜對面坐了）：克明，剛才談到一半您先走了，後來澹老提出了個辦法……

（一頓，神經質的笑了笑。）

陳（幽默地）：哦，是把死的再變活呢，還是把半死不活的乾乾脆脆送了終呵？

金（扭轉臉看着陳，口吻頗自大）：克明先生！本人說話，喜歡個痛快。一樁事情兩個方式，隨便林經理自己挑選：他要是還想辦廠呢，成，他儘管辦他的，可是我們的合作就不是全面的了，個別問題得隨時看情形辦理。（笑了笑）如果他下了決心要改換一下事業的興趣呵，好，很好，那就簡單了，不說別的，（轉眼對林）光是永清兄您這麼一表人材，我就願意跟您拉個交情！

陳：當真乾脆痛快！那麼，永清，您也得乾脆些了罷？（忽幽默地笑）第二個方式的確簡單，美中不足惟有一點：自由而又不自由！

〔金大笑，並不掩飾他的優越感。〕

黃（一向都在靜觀，此時翩然而來）：那麼，第一個方式就該是不自由而又有自由了！〔金又大聲笑，拍着大腿，並想捉住黃的臂膊，黃巧妙地閃開了。〕

林（僅淡淡一笑，態度即嚴肅起來）：好罷，澹老，我們隨便談談個別問題如何？（凝神靜氣似的）剛才在那一邊，（轉臉看着右首的房子）您表示過，您願意用「更新」的名義搜羅某幾種物資和材料，您大略的說過一番您的佈置……

金（不耐煩，腿從沙法靠手上滑下來了）：對呀，我說過：現在不用再說了罷？

林（提起精神，聲微揚而調子亦較快）：可是有一點您沒說過：要是那麼一辦，我們中間是個什麼關係？

金（成竹在胸，輕描淡寫）：我歡迎您參加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投資。

林（也早已料到，態度依然鎮定，微微一笑）：那麼，澹老，您這句話可不可以這樣解釋：在處分一切業務上頭，我們享有平等的權利？

金（不耐煩，且稍帶驚訝）：哦！平等權利？（笑）永清兄，請您想一想商業行爲的慣例罷！您才只有百分之三十，充其量亦不過四十呵！（豪爽似的）您放一百個心，利潤方面，我不會待虧您，公平辦理。

林（不爲所動）：當然，商業行爲的慣例我得尊重，但是商業行爲也還有另一慣例：更新這塊牌子並沒有過戶呀！

金（啞然失笑）：這容易解決。分紅的時候，多給您百分之五！

林（微笑不答）：哦！

（上身伏在一張沙法背上的黃，小聲對陳說：「百分之五啦！一陳在煙斗內裝煙，



只舉目望黃一下，亦微笑。」

林（再整旂鼓）：如果我不參加投資，而您所搜羅的物資和材料剛好「更新」也需要，

那麼，澹老，「更新」總該有個優先權，而且也總可享受優厚的條件罷？

金（很痛快而坦白的樣子）：這個，臨時協商就得啦！（眼珠一翻，笑了笑）我也不妨

預先說個原則：優先權當然不成問題，條件也總得優厚些，比方說，照市價打個九五扣。

（林舉首遙望空中，沈吟不語，目光有點黯淡。）

陳（點起了煙斗，微笑）：我來說一句外行話。要是永清兄一不投資，二不需要什麼購買的優先權，那時候，澹老，您跟他之間的關係又當如何？

金（輕描淡寫，隨口應付）：那就簡單了！方式很多。我用「更新」的名義，可以是借，也可以是租。借的話，有一次算一次，要是租呢，長期短期我都無所謂。這些小節目，將來可以再議。

黃（異樣地笑着，拉開沙法來坐了）：嚶，陳先生，您聽澹老的話多麼煞辣，就跟快刀砍腦袋似的，哧，哧，哧！

金（大笑，不免得意）：哦，你挖苦誰呀？（拍黃肩）別當我是老粗呵！（起立，伸臂作勢。）

林（眼光又閃閃有神，嗓子亦響亮）：那麼，澹老，我也提一個辦法，請您考慮。

金（帶點姑妄聽之的神氣）：嗯，您儘管說罷！什麼辦法？

林：「更新」也還有若干材料，其中且有些市面上不大買得到的，就把這全部的材料作爲百分之五十五，您來參加百分之四十五……

金（不待林說完，大笑）：呵呵！林經理，您可是打算轉動機器，要我也來這麼一手麼？林（鄭重其詞）：不是，倒也不是！事業的性質和方針，仍然按照剛才您說過的那一套。不過，按這辦法一來，我們就有個基礎可以談談如何全面合作了！

金（故意反問）：林經理，到底您下了決心要換事業上的興趣，您收拾殘餘，作爲百分之五十五，而我呢，來投個百分之四十五的資麼？

〔林未及答，陳已大不爲然地叫着：「咳，永清……」而金已出聲笑。〕

金（眼光瞥着陳與黃）：你們兩位瞧，林經理的心眼兒可真是又細又巧！不過，（又向林）永清兄！您還有什麼話？

林（捉摸不定金的意思，但仍然堅定地說出了自己的話）：您那筆短期的款子，一千二百萬，也就一併解決。

金（忽正色）：怎樣個解決呢？

林：您要是願意，這就移作百分之四十五中間的一部分。

金（半真半假）：如果我不大願意呢？

林（已覺對方口氣不對，笑了笑）：那麼，短期改作長期，利息也請您減低些——假定是減低了百分之四十五，這以後可以再議。

金（從桌上抓起一支香煙來，定睛看住林，表情嚴肅）：永清兄，這是您鄭重考慮的結果？

林（針鋒相對）：差不離！

金（把剛抓在手中的香煙回擲桌上，佯笑）：好罷！那麼，以後再談。

林（不得不表示讓步了）：可是，澹老，如果您對於這個辦法沒有什麼不同意，百分比等等當然不妨從長計議。

金（霍地站了起來）：什麼百分比？短期的利息呢，還是……

陳（也起立，嚴正地）：永清，以後再談吧！

〔適當兒，平臺上門響，瑪麗出現了，手裏擎着黃夢英那件坎肩。〕

金（勝利者的姿態）：對，克明先生說得對！林經理，今天談到這裏爲止了。（威脅地笑）我不妨也去考慮考慮您的提議，（輕輕拍林肩）您呢，也請去考慮一下那筆短期，日子不多了呵，您得準備準備！（說着就踱到石欄干前去了。）

〔林的臉色略變，金的威脅的嚴重性使他憤怒，但又不免有些自餒。他趕快起立，惘然微笑，轉身也向着石欄，正待舉步，陳克明已搶步至林前，拉住了他。〕

瑪（下平臺，直趨黃前）：啊喲，我的小姐！找遍了整個屋子不見，原來您在這裏！（急以手中之坎肩代黃披上）晚上涼，您怎麼不加件衣服；回頭凍壞了，那我可擔不起這個責任呵！

黃（坦然接受瑪之諂媚，卻帶點不屑的意味微笑着）：謝謝您！

〔林與陳閃在一旁低聲說了一二句，兩人又慢慢踱到平臺前。女僕送上茶來，瑪又忙着招呼金等。黃坐沙法中，凝眸望空中出神。嚴幹臣與余爲民也從平臺下來了。〕

余（指手劃腳，且走且談）：哎，不然，希特勒還是了不起的！您想，他一個人擋住全

世界！柏林麼？起碼可以守一百天！

嚴（眼望着金，隨口應着）：哦，一百天？

余（轉身對陳）：呵，克明兄，您以為兄弟的觀察對不對？

陳（冷冷地笑）：不敢批判。可是，我記得去年今天您說過，日本一定馬上要進攻蘇聯，

因此蘇聯必敗，您還打了賭的。（與林走上了平臺。）

「嚴幹臣至金側，與金同倚石欄干密談。」

余（厚顏強辨）：哦，您又提起這句舊話麼？這不是我的預言不靈，這是日本的那些軍閥太蠢，失掉了太好的機會呵！

「陳克明不屑地「哼」了一聲，林永清也冷笑，二人即進室內。」

「余為民在那裏瞎吹的時候，瑪麗正倚在黃夢英肩頭，附耳刺刺不休，且屢次以手遙指金，黃的神色極不耐煩，有怒意，不時冷冷一笑。至是，瑪聲忽揚：「……我的小姐，人家是一片真心，只等您點一下頭呵！」黃忽長笑，霍然起立，這時余為民轉過身來。」

余（正覺沒趣，立即向黃搭訕）：咳，黃小姐，您說一句公道話……

瑪（拉黃手）：萬事齊全。只等您一句話！

余（打諢，實在還沒知道瑪所指何事）：對，一句話；半句也行！

瑪（投余以白眼）：少說幾句廢話成麼？（又轉向黃）噯，您是默許了罷，（媚笑）我代您宣佈了？

余（在瑪背後大聲叫屈）：怎麼是廢話？（至黃前嘻皮笑臉）咳，黃小姐，您說，柏林可以守多久？（挺胸昂首）我說是起碼一百天！我跟您打賭，一百天以內沒有了柏林，您就打我的嘴巴！

瑪（扁着嘴）：哼，算了，不用再說打賭了，反正你是空頭支票！

余（大不服）：啊啊，這，怎麼說？您這簡直是侮辱我的人格！

黃（不耐已極，忽狂笑）：對，我尊重你的人格！（一言未畢，舉手連打余爲民兩句嘴巴。）

（余猛不防有此一舉，昏昏然倒退一步，白癡似的站着。嚴與金聞聲愕然回顧。瑪即拉黃：「噯，黃小姐，您喝醉了！」黃摔開瑪手。）

黃（不可捉摸的大聲的笑）：余先生，我相信您不會不高興，我是給您維持信用，當場

兌現呵！一記是兌現去年您的舊欠，一記是預支您今天的；我是尊重您的人格！

「金聞言仰臉大笑，嚴和瑪也陪着笑。余爲民本已清醒過來，正怒目視黃，一聽到金他們的笑聲，那怒容就逃走了，也訕訕地乾笑。」

黃（翩然走上平臺，反身對庭院中那一夥）：恭賀各位做一萬個好夢，恭賀各位在一切種種的好夢裏升官發財，啃桌子底下的骨頭，舐刀口上的鮮血，可是，恕我不能奉陪了！（一氣說完，即縱聲長笑。）

「金嚴等四人先一怔，繼聞黃的笑聲，又不禁全身一震。瑪麗尖聲叫了一下，急步欲上平臺，可是一聲門響，黃夢英已經不見了。此時江中又傳來了船夫們的勞動合唱，由遠而近，其聲悲壯。」（幕徐徐下）

## 第五幕

登場人物：

林永清，趙自芳，陳克明，余爲民，唐文君，男僕女僕各一人。

景：

同第一幕。

時間：

第四幕故事發生以後的第三天，上午，天陰沈。

〔幕起時，林永清，趙自芳，陳克明三人正在商量大事，——顯然，這已經進行了若干時間了，但未有結果。林永清垂頭沈思，慢慢踱着；陳克明抱臂倚着壁爐架，



趙自芳坐在寫字檯前。」

趙（幕起及半，已聞趙在說話）：三四年前那種困難的日子也對付過去了，霧季還沒完就擔心敵人會來轟炸，天天提心吊膽，咬緊牙關，準備着一個炸彈下來什麼都完——這樣的日子也對付過去了；永清，那時候，你不是親手寫了一張標語貼在這兒牆壁上麼？（手指對面的牆壁）永清，你還記得不？

「陳克明機械的回頭朝牆上看了一眼，又看看林永清，便摸出煙斗來。」

林（仍在踱步，不耐煩的）：唉，這些舊話，說它幹麼？

趙（冷笑）：哦，舊話？剛才我提到遷廠和恢復生產的無數艱難困苦，你搖頭歎氣，說是一場大夢，現在你連那一張莊嚴誓言性質的標語，也不願回憶一下了，（傷心）那麼，永清，你的新話到底是什麼？

林（站定了，苦笑，十分委曲似的）：哎，自芳，你總是性急。……

趙（說她性急，她就更加性急起來，打斷了林的話）：嘿，你好像忘記了人家姓金的追逼的多麼急？（轉臉望着陳）倒說我性急！

陳（裝着煙斗）：可是，自芳，您別忙，聽永清說。

林（態度鎮定，但臉色依然陰沈）：你和克明都早已知道，而且剛才也說過又說，我的辦法，昨天已經告訴了余爲民，要他轉達去了，——

〔趙又想插嘴，但陳克明對她搖手。〕

林：現在只有等他來了回音再作決定。

陳（看錶）：也該來了，約定的時間也快到了。

趙（忽然作色）：誰不知道你交給那余爲民的辦法？誰不知道你一步一步儘管退讓，快退到盡頭了！永清，你好比淹在水裏，而你那辦法，只是漂流不定的小小木板一塊！

林（依然冷靜）：然而這一塊小木板卻可以幫助我脫離那萬丈深淵呢！

趙：什麼萬丈深淵！怎麼說得上是脫離萬丈深淵？（語調更急）我看你的辦法倒真是一個萬丈深淵！永清，我真想不到你從工業轉到投機，倒還自己稱爲跳出了萬丈深淵！

林（轉臉看着陳，苦笑）：咳，一味暴躁，真沒有辦法！

陳（向趙走近）：自芳，您不要那麼急。永清現在還停留在兩可之間。他還打算把兩頭都抓住，湊合起來；不然，他又何必跟金澹庵他們來來往往開談判？（在趙的對面坐下。）

趙（憤激之中有悲觀）：可是我敢預言，他抓不住兩頭，他是白費精神，白糟場時間，金澹庵他們回覆的條件一定照舊苛刻！（轉臉對林）廠裏一大堆的問題立等解決，你呢，都不管，倒有時間和精神老跟那姓余的扯淡！

林（踱到壁爐架前）：不是扯淡，是講條件，而講條件也就是要解決問題呵！

趙（冷笑）：解決什麼？解決了工廠罷！

林（背靠住壁爐架，無可奈何地搖頭，但忽然又提起精神，想說服趙）：啊喲，我的太太，難道你不曉得廠裏那些問題要解決，只有一個字：錢！你說廠裏的事我不管，可是，沒有錢，我去管什麼去？怎樣管？煤焦完了，錳鐵也快完了，零件要配，米要買，十五號的工資也得發，那一樣不要錢？也就是爲了錢，我在這裏等候余爲民的回音，我這才低聲下氣和他們鬼混，從大前天直到今天！

「嚴酷的現實，使得趙冷靜一些了；她歎口氣，低頭無言。」

陳（當林訴說困難時，他幾乎是聽說了一項就點一下頭的，此時長長吁一口氣）：嚶，永清，昨天您還奔走了好幾處，接洽數目不大的借款，多少總還有點希望罷？

林（苦笑）：昨天接洽的幾處麼？嘿，一張一張的面孔就好像還擺在我眼前，那裏說得

上有希望！（低頭沈吟）而且，即使有一兩筆成功了，也都是短期，總共不過一百幾十萬，而條件之苛刻，使人難堪！（一頓，擡起頭來，聲忽揚）靠借比期來轉動機器，絕對是飲鳩止渴；況且，天天在借東還西，挖肉補瘡的生活中，我也疲於奔命了呵！

「陳點頭不語，將煙斗中煙灰慢慢敲落。趙忽擡頭，一臉淒涼的表情，頻頻左右顧，又側頭思索，似在尋覓什麼東西。」

林（走至陳前）：可是，克明，您料想余爲民今天來的任務還是仍舊來講條件呢，或者像那天晚上金濟庵的表示：乾脆不談。

陳（冷冷地）：然而過了一夜，金濟庵又不大「乾脆」了麼？

林（眉目間豁然開朗）：那麼，我也還有迴旋之餘地。（一頓）要是他們還願意談判，當然我不拒絕。

陳（注意地盯住了林看）：爲了贏得時間？

林（笑了笑）：這也是作用之一。（小步踱着，忽轉身，面向陳，臉色緊張）只要他們不再逼人太甚，不把我完全當作俘虜看待，只要他們放棄了隨便扔幾根骨頭給我啃

峭的態度，而尊重我應有的權利，我是打算再讓步的，我不希望決裂！

陳（驚訝，起立）：哦，這是您最後的決定麼？

「趙在開視寫字檯的抽屜，找東西，但無時不在諦聽林陳二人之談話，此時亦注視林面，歎了口氣。」

林（坦然而堅決）：是的！我決定先把經濟狀況弄得好一點……

陳（急接口，冷冷地微笑）：而要改善經濟狀況，您覺得只有走上他們勸誘您去走的這條路了？

「林苦笑點頭，不作聲，又小步踱着。」

陳：您還是不到黃河心不死。

林（仍在踱步）：不！我是早已到了黃河，（反手指工廠模型）而且在黃河裏漂泊了三四年了，然而直到今天，這才心死了。

趙（從寫字檯的抽屜中找出一張紙來了，當面一揚）：永清，這就是三年前你親筆寫的標語：「炸彈可以燬滅物質，不能燬滅精神；萬一今天炸垮了工廠，明天我們就從新恢復！」唉，只不過三年，不堪回首！（急步至工廠模型前，打算把這標語掛在

窗上，但急切之中無法掛，只好將就披在模型上，忍痛地笑着）再掛一會兒罷，算是告別；然後我就要用一把火將它焚化——連同這模型也在內。

「剎那的沈默。三人都對那標語看，無限感慨。」

趙（走回原處，聲音淒楚）：永清，敵人的炸彈並沒有能夠炸垮了廠，倒是金澹庵他們的「炸彈」把你的精神都炸垮了！

林（大步走去，輕輕將標語取下，鄭重其事捲成一卷，放在模型旁邊，轉身看着趙與陳，態度鎮靜）：沒有炸垮！也沒有忘記那最後四個字：「從新恢復」（漸激昂）然而，自芳，你以為只是「金澹庵他們的炸彈」，這才厲害麼？不是的，不是的！統制管制，官價限價，等等一切，才是最厲害的腳鐐手銬！

趙（坐下，悲觀）：唉！不管是那一樣、總而言之，七年心血，一旦完了！

林（走近趙身旁）：可是，自芳，別那麼悲觀呵！我們的七年心血，咳，化的太冤枉，然而我不承認就此完了。（沈吟）從新恢復，當然，今天還談不到。這還不是今天的事！可是，自芳，抗戰勝利就在眼前了，現在我所採取的方針，就是準備在抗戰結束以後從新恢復！（輕撫趙背）自芳，你不該老想着昨天，——回憶徒然使人感

傷，你也不要死盯住今天，——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都不是辦法，你應當朝遠處看，看看明天罷！明天有我們的希望！

〔趙惘然望着壁上的鏡框，不作聲。〕

陳（驚訝而失望）：唉，永清，您這是相信了余爲民之類的胡說八道了。

林（大起反感）：克明！感謝您的忠告！可是，哼，一錢不值的余爲民之類，我林永清還不至於就拿他來當作一回事罷！（踱了二步，坐下）事實總是事實，克明，（口氣已緩和）今天的工廠變成了陷人坑，我們掉在裏面的，還不是進退兩難麼？今天我就是有了錢，這無底洞就填得滿麼？克明，這一些您都明白，請您下一轉語來罷！

陳（徐徐起立）：工業要發展，先得政治上了軌道，……

林（忽然打斷了陳的話）：哦！克明，此刻您又提起這句話，我當真有點反感了！這一個道理，我們說過又說，而且我這個廠就是個有力的證明，我相信我對得住自己的良心；可是，您看政治明天後天，明年後年會走上軌道麼？而我這廠，辦呢不辦，怎樣支持，卻是眼前就得切切實實有個答覆！（提高嗓子）再說，我之所以把從新恢復的希望擺在抗戰以後，也就是巴望政治上軌道，而現在呢，無可爲之中不能不

有所爲，只得設法積累資金。

趙（忽然興奮）：可是，永清，抗戰結束以後難道政府就聽憑這一大堆焦頭爛額的民營工業自生自滅，置之不理麼？

林（失聲笑了）：你盼望一個奇蹟麼，自芳？你盼望有那麼一天，政府會對我說：咳，林永清，七八年來您也受夠了，現在您有什麼困難，都說出來，政府替您解決——自芳，你盼望會有這樣的事麼？

「陳也忍不住笑了，慢慢走到了工廠模型前。」

趙（頹喪）：唉，不過，永清，我有預感，我覺得你那麼想得頭頭是道的什麼改變方針，積累資金，到頭來還是一場空！

「林微笑，很有自信地「哦」了一聲。」

趙：你這計劃，是買黃金的時候開了頭的，可是，得了好處沒有？現在呢，（漸興奮而又懊惱）黃金夢醒了，什麼事也不會辦，本來價格也還相宜的一批材料也買不到了，一千二百萬的短期借款可到期了，而你，又在一心一意想跟金澹庵什麼的來一個合作，——永清，我們這一次，開頭就倒楣，事情都壞在那一個開頭！



陳：咳，自芳，過去的事情不必再提了，只是，永清，如果回頭余爲民來了，別的不談，單要那一筆短期，那您又怎麼辦呢？

趙（忿忿）：當然歸還，難道還拖得下麼？黃金夢做不成，錢可是還在呀！還了他們，落得耳邊乾淨！

陳：那麼，廠裏又靠什麼來週轉呢？

趙（傷心已極，作決絕語）：停工，關門！反正遲早得關門！

林（猶有自信）：咳，何必意氣用事，沒有意思。（很認真的態度）只要我再遷就一點，他們也不會逼人太甚。（確信的口吻）他們自有他們的打算，他們看中我這裏也還有利可圖，這是那天晚上我就猜準了的。（起立，走向陳）您以爲他們只想收回那一千二百萬就乾脆和我分手了，事情不會這樣簡單的。

趙（忽起身至林前，聲調異樣，憐憫與憤慨混在一起）：唉，永清，你這是多麼可憐相，老指望人家不會這樣那樣！（聲音略梗）唉，永清，幹麼我們這樣可憐了，我們的命運好像捏在人家手裏，只憑人家一句話了！

林（一怔，但馬上振作，安慰趙）：何至於此呢，自芳！別太神經質，何至於此！我們

還據守着最後的——而且也還是有利的一方陣地呢！我還在養精蓄銳，準備着一年兩年以後的大反攻呢！

「趙歎口氣，回原處坐了，望着空中出神。陳蹶到壁爐邊，慢慢坐下，時時對林瞥一眼，似在視察一件東西的發展和變化。林則繞着室中那擺着大花瓶的矮腳小圓桌兜圈子，躊躇滿志。」

趙（自言自語）：「嗯，黃夢英說我光知道那些死板板的法律條文，她這話也許有幾分對罷。嗯，我簡直像在夢裏……民國二十七年，二十八年，種種的經歷，喜——怒——哀——樂，都在眼前，都跟昨天的事情混做了一堆。（激昂）我不願意，我不伏氣！我不能忘記二十八年的秋天！懷了有五個月的孩子小產了，就爲了要保全這一個！（手指工廠模型）那時我還能自己安慰：丟了孩子，卻保全了廠了，廠也是我們的孩子！（突然起立）可是，現在——永清，還有什麼？五個月的孩子是白丟的！從上海，從漢口，在大轟炸之下，我們一切的辛苦痛苦，也是沒有代價的……」

「林此時正踱到隔着那小圓桌和趙相對的地點，站住了，皺着眉頭正待開口。唐文君卻從右首的門出來了，直奔趙側，叫了一聲，就伏在趙的肩頭。趙猛不防，一

驚，但當看明了是唐時，便重重地吁一口氣。唐文君表面上完全無異狀，跟好人差不多，兩眼亦不直視而可怖，只是憔悴不堪，神經脆弱，不作聲時像個木偶，而一開口時又雜亂無章，忽東忽西。」

趙（拉着唐，想使她回去）：文君！不要出來，靜靜兒躺着不好麼？

「唐文君只是搖頭，不答，反拉着趙一同坐下。女僕張嫂也從右首門口出現了，站在門口。」

張（小聲）：李太太剛才說是看見了她的先生了，又看見了什麼姓方的。

唐（似從噩夢中醒來，鬆一口長氣）：我怕，我怕只剩下我一個人。（懇求）讓我在這裏坐一會兒，我在你們中間就膽大些。

「趙無奈地笑着，頷首，張嫂自下。」

林（坐下，看着陳）：唉，想不到嚴幹臣竟會下作到這一步田地！

唐（似畏怯，又似沒有力氣）：總經理，他們——他們把維勤——（聲忽微揚）維勤還在不在呢？

林（努力想安慰她）：那裏就會不在了啊！罪亦不至於死呵！

趙：文妹，您放心吧！明後天我去找幾位做律師的朋友。

唐（怯生生地笑了）：律師？（又笑，頗有傻意）噢，您的朋友！您帶他們來，先讓我  
看一看，好麼？我會相面。我一看就知道他們是真的還是假的！（忽又作畏懼狀）  
維勤不會相面。他還把那臉上長一塊黑疤的壞蛋當作知心朋友！（突然全身都定住  
了，像一個木偶。）

「趙惘然看了永清和克明一眼，好像在說：「怎麼辦？」林搖頭。」

陳（小聲）：神經還是反常。送她進什麼醫院罷，恐怕倒好些。

唐（出人意外地聽覺靈敏，睜大了眼）：哦，醫院？那一個醫院？（點頭，作領悟狀）

不錯，我得進醫院，我快要生孩子。（俯首作擁抱嬰兒狀）好一個又白又胖的孩子。

（傻笑）你不知道娘爲你擔了多少心呢！你不知道，娘和爸爸爲了要不要留下你  
來，吵過多少次架呢！（擡頭）維勤，你一定也明白的罷，我天天愁錢，我們一見  
面三句話裏有兩句脫不了一個錢字，就爲的我們快要有一個孩子！

「女僕張嫂在門口探頭窺視。趙示意令扶唐文君進去。」

趙（挽唐手使起）：文君！您還是去靜靜兒躺一會，我叫張嫂陪着您。

「唐又木然如無知覺，任憑張嫂扶挽着，從右首門進去。」

陳（目送唐之後影）：唉，都是什麼黃金提價，穩佔便宜的祕密消息，這把戲之下的犧牲品！

「林苦笑，起立，低頭，又在室中徘徊。」

趙（惘然目視空中）：嗯，犧牲品！我們跟唐文君他們一比，也不過五十步之與百步；我們可不是忽而高興，忽而又皺眉頭，瘋瘋顛顛了好幾天？我們不也是，「偷雞勿着蝕把米」，惹了滿身的麻煩？

「忽然唐文君的呼喊聲從門內來了，趙急回頭看時，唐已掙脫了張嫂的手，跳出門來，神態緊張。」

唐（喘息未定）：啊，我聽得一個聲音！我聽得有人對我說！維勤是誰也救不了的！就因為他，因為他知道了人家的祕密，人家也舞弊犯罪！他是人家的替死鬼，他做了人家的犧牲品！

「唐文君這時的神氣很可怕，安慰她，跟她說話是多餘的，趙自芳只喚着張嫂，兩人合力，打算把唐文君拉進內室去。但是唐文君忽然力大過人，推挽都不能使她就

範。」

唐（完全不是瘋子那樣，哀求）：「噯，芳姊姊，芳姊姊，我不願意進去。進去了我就怕；我要擠在人多的地方，讓我坐在你們中間；我一定做個好樣，不吵，不開口，悄悄地在角落裏，芳姊姊，芳姊姊！」

「趙遲疑地放了手，回頭看着林永清。」

林（輕輕歎一口氣）：「那有什麼辦法呢！」

陳（憐憫地）：「我看她這病是有週期性的。而且，她說：『要擠在人多的地方』，這才胆大些，這句話很有講究。」

「唐文君果然靜下來了，悄悄地坐在右首門口一角，張嫂站在她的旁邊。這時，男僕自左首門進來，手持一名片，自言自語：『多長的頭銜呵，嘿！』林永清接過名片，也沒有看，就對陳克明說：『余爲民來了！』說着就與陳克明走向門去，趙自芳也將去。不料唐文君忽然驚叫一聲，快步跳到門前，剛好夾在林與陳之間。」

唐（惶急萬狀）：「總經理，不要丟下我啊！芳姊姊，你們到那裏，我也到那裏，剩下我一個，他們就要來害我的！」

「唐拉住了林，不肯放手。趙，陳，林，張嫂，都亂作一堆，沒有辦法。這當兒，余爲民已經到了窗外，響亮的嗓子叫着「永清兄」了。這一聲，倒把唐文君嚇了一下，放手後退。余爲民已經進來，連連拱手：「對不起，兄弟到遲了！」在趙自芳和張嫂的一推一挽中，唐文君屢次回頭瞪目直視余面，狀如甚怖又甚恨，但終於被趙和張嫂擁進內室去了。」

余（最後看了唐等進去的門一眼，啞然失笑）：還是那個瘋子！永清兄，您倒真有這點兒閒情逸緻，弄一個瘋子在家裏解悶兒。

林（皺了眉頭）：哎，您這話！怎麼是解悶兒？（讓坐）這位唐女士跟內人是朋友，現在她丈夫坐了牢，本人又有點神經錯亂，怎麼好不照顧她呢！

陳（坐下，冷冷地）：恐怕也真有把瘋子來解悶兒的！

「男僕送上茶來。」

余（突然雙手一拍）：有，有，怎麼沒有！（坐下，忽歎口氣）嘿，這世界，難怪瘋子多了，簡直是人心不古！兄弟今天之所以來遲，就爲的碰到了一件豈有此理的人心不古！林（不感興趣，隨口敷衍）：哦！豈有此理的人心不古？（聚精會神，引到正題上來）

可是，爲民兄，您是從澹老那邊來罷？

余（忿忿然只管說他自己的）：人心不古，由來已久，而兄弟今天碰在頭上的，卻是聞所未聞，荒謬絕倫！（急急忙忙抓起一枝香煙，邊吸邊說）永清兄，想來您也知道，我領導下有一個民衆組織：「統一民主協進會」，（以手拍桌）誰料到人心之不古，竟也波及到了這一個組織裏頭！

林（點着頭）：哦！（再引到本題）爲民兄，咳，上次我們談的那幾項——

余：噢，不忙，不忙。（轉臉對陳）他們居然提出要求，其中之一是改選正副會長，哎，克明兄，這是豈有此理的！

陳（冷冷地）：他們是誰啊？

余：會員呀，「統一民主協進會」的會員呀！

陳（冷冷地失聲笑了）：哦！是會員！想來您那個什麼會的章程上並沒規定會員得選舉正副會長。

余（理直氣壯似的）：不然，會員的權利義務都有規定。這是最民主的一份章程。（興高采烈起來了）會名曰「統一民主」，就是說要把這個民主去統一其他等等，而又



曰「協進」者，乃是……

林（再一次想關住余的話匣子）：得了，爲民兄，章程以後再談——

余（又不讓林說下去）：對！不談章程，先談他們的人心不古，無理要求；咳，克明兄，——照章程……

林（無可奈何，只好順水推船）：照章程還沒到改選正副會長的時候，是不是？

余（大聲）：也不是！照章程，他們得遵守誓言！

陳（冷冷地笑了）：哦，原來是有誓言的。

余（睥睨四顧）：怎麼沒有！這是我的誓言，他們有義務遵守。我發起這一個組織的時候，就莊嚴宣言，我這會長要等到五件大事都完成以後，這才潔身引退；五件事中有一件不成，我是負責到底，決不中途推卸的！

林（皺了眉頭，姑妄問之）：怎樣的五件事呢？

余（急忙扔掉了香煙，揜臂屈指）：第一，發展會員到三萬萬七千五百萬人，第二，收復外蒙，重領越南，第三，消滅奸黨，肅清異黨……

陳（大笑）：那您這會長一定可以做到您老死！

林（也笑，而且再也忍不住，直捷了當提出正文）：得了，現在談談正經。爲民兄，金澹老的回答如何？

余（這才想起了似的）：哦，澹老的答覆麼？（笑了笑）乾脆，痛快，簡單！（再抓起煙來，且吸且看案頭日曆）哦，還有六七天，（擡頭視林）哎，永清兄，澹老要兄弟來轉達的，只有一句話：一千二百萬那筆短期，請您準備好！

林（一怔，但猶以爲此乃余之故弄狡狴，對陳使一眼色，即佯笑）：哦，遵命，遵命！兄弟早就準備在這裏了。

陳（微笑，冷冷地）：可是，金澹老還有沒有別的話呢？

余（仰臉噴一口煙）：沒有！

林（又笑，滿不在乎的樣子）：哦，那很好。

余（顧謂陳）：澹老很忙，兄弟呢，也有點小事，昨天晚上匆匆只談了幾句話。他說：我的意見早就表示過了，現在要看（回頭看着林）永清兄您到底是怎樣一個打算。

林（希望復活，但不肯示人以弱點）：我麼？我的意見也表示得差不多了罷？（口氣鬆一些）不過，談到具體問題，那當然是另一回事了。（笑了笑）在有些具體問題

上，我倒也沒有多大成見。

余（忽然放棄了那種冷淡的態度）：對，對，我都明白，我早已懂得您並不堅持那些枝節節。（顯得親切起來）然而，永清兄，現在兄弟不妨坦白說，時機已經過去了。（狂吸一陣以後，就將煙屁股扔掉。）

陳（裝着煙斗）哦！什麼時機？

余（更顯得親密）：不瞞您說，永清兄，嚴幹臣請客那天，時機最成熟，那天澹老靈機一動，情緒是當真很高的。可是，（非常惋惜似的）永清兄，您的猶豫不決可就壞了事了！（突然起立）兄弟今天還有點事兒，再會，再會！

林（沒有摸清對方的真意，尙不甘心）：啊！何必這樣匆促？

余（拱手）：對不起！兄弟還得去把那「人心不古」的事件作一最後的解決，——再會，再會！

「陳已起立，冷冷地微笑。林也不得不起身送余出去。」

余（且走且言）：那麼，永清兄，那一筆短期——（笑了笑）費神，費神！兄弟總算是原經手，了此一事，功德圓滿。（又仰臉笑。）

林（強顏爲笑）：那裏，那裏。不成問題。

「陳送至左側門前站住，林余二人已出門，陳聽得余在說：「唉，這一次，兄弟的獻議，本來是正當時機最好的關頭，可惜！」林的聲音：「嗯，無所謂！」余的聲音：「然而兄弟總覺得遺憾萬分……」聲愈遠，不可得聞。陳冷冷微笑，踱到寫字檯前，有意無意地望了一下案頭日曆，趙自芳急急忙忙從右首門內出來了。」

趙（驚訝）：怎麼？永清呢？

陳（刮去煙斗內的積灰）：送客去了。

趙（性急）：姓余的就走了麼？他怎麼說？

陳（微笑）：只有一句話：收回那一千二百萬的短期。

趙（也不能不感受這打擊的威力）：呵，呵，別的都沒有談起？

陳：沒有。對方的口氣，這回是完全沒有彈性的。

「趙沮喪地歎一口氣，坐下，有意無意地把手擱在那案頭日曆上，翻動了一下，又轉眼望望那工廠模型。」

陳（走近自芳，態度嚴肅）：懸而不決，鬧了幾天的事情，一下子告了段落，永清也可

以把心定一定了。

趙（一喜一憂）：可是，週轉的資金馬上又——

陳：這當然也傷腦筋。然而最最礙事的，是游移不定。現在永清那顆心是一定可以定下來了！

「趙的情緒也穩定起來了，鬆一口長氣，微露笑容。林的聲音從外邊傳來，暴躁地在申斥那男僕：「不成話，院子裏怎麼這樣亂七八糟，花呀葉的，快打掃乾淨！」陳和趙相視會意而笑。」

林（剛進門就宣洩那一肚子的悶氣）：金灣庵簡直可惡，存心開我的玩笑！余爲民這小子，更不是東西，（目視陳）聽聽他那種半冷半熱的口氣，哼，他打算捉弄誰啊！趙（起至林前）：永清，也犯不着生氣了；這也是一番經驗。計劃計劃明天的事罷。

林（在寫字檯前的圈椅裏坐了，口氣不能平靜）：還有什麼計劃？有什麼可以計劃呢？（隨手抓起一枝鉛筆，敲着桌子）自芳，你說，明天怎樣？明天還不是跟昨天一樣，跟已經過去了的無數個昨天一樣，腳鐐手铐，再加上千斤重閘，用不到計劃，也根本不容許你來計劃！

趙（特別能忍耐）：噯，光是發發牢騷有什麼用呢？（坐在壁爐旁，聚精會神，慢慢的說）週轉的資金自然得馬上設法。我想起了幾個熟人，回頭找他們談談，也許可以活動到一個相當的數目。

林（神態略覺鎮靜，但意氣消沈）：噯，挖肉補瘡，疲於奔命，這是應付，不是計劃！趙：應付也罷，可是你不應付也不成呀！（漸興奮）當然除了應付也還有別的事要做。永清，前些日子，我聽得工程師說，有一種什麼材料不湊手，他們試用了人家還沒試過的代用品，居然也成，也合標準，可見技術上也還有些地方可以研究改良。

林（點頭）：這一個試驗，他們先跟我商量過。（苦笑）然而，未見得就是起死回生的藥方。（轉臉看着正在慢慢踱步的陳克明）可不是，克明，技術問題還不是今天工業上主要的障礙？

趙（搶着說）：無論如何，有些改良，總比沒有好。永清，要是你像前幾年那樣把全付精神都放在廠裏，改良進步一定還要多，出品可以更好，浪費和蝕耗也還可以再減少，出品更好了，成本也低了，那不是就慢慢撐住，渡過了這難關麼？

〔剎那的沈靜。陳克明站在林的背後。室中只有林手中的鉛筆忽徐忽疾敲着桌面

的聲音。」

林（扔掉手中的鉛筆。嘆口氣）：唉，自芳，你這一番話，都是太平世界的想法！你是用了外國的標準來看中國的事情了！

趙（一頭冷水，又不耐煩起來了）：噢，那麼，永清，依你說，照你看來，應當怎樣？

林（仍舊自管自說）：中國有所謂中國的「特別國情」，這特別的國情便是嘴巴上說得好聽，文字上寫得漂亮。重床疊架的法令，何嘗不嚴密堂皇，然而，解決了問題麼？請看事實，取締了貪污罷，哼，那可連看也不用看，嗅一嗅就夠了！（激昂）

自芳，這一切，你不是不曉得，爲什麼忽然都忘了？（霍然起立，看了看趙，又看着陳）克明，剛才你說我「不到黃河心不死」，現在我可真是死心塌地定下來了。（慢步徘徊）

噢，明天的計劃？（苦笑）有，我也到底有一個了！（站在自芳前）

中國有句格言，「飲鳩止渴」，我們做過了；中國又有一句格言「挖肉補瘡」，我們也做夠了；中國還有第三句格言，「畫餅充饑」，那是余爲民之類幹的最起勁的，這是一種麻醉藥，叫人忘記了痛苦，我們身受其痛的，實在沒法做；中國更有第四句格言，「掛羊頭賣狗肉」，哼，有人在做，我們可不夠資格；（聲音冷峻）

可是，也還有第五句格言，留給我們，這第五句叫做「守株待兔」，這是笨伯幹的玩意，（苦笑）好罷，在這聰明人太多的世界，我們不做笨伯，又將奈何？

「刹那的沈默。」

趙（由驚疑而漸變爲恐懼）：噯，「守株待兔」，——啊，永清，你的意思是停工，是關閉了工廠，讓機器生鏽，籠着手，等着瞧麼？

「林苦笑不作聲，走回原處坐了。」

陳（站在趙與林之間）：永清，您打算從十字架底下開小差嗎？上帝不許。

趙（毅然）：上帝允許了，我不能允許。

陳（態度異常嚴肅，走近林）：即使，自芳她也允許了，而這廠，——負了那麼多的債務，好像繃緊在您身上的一件濕布衫，簡直成爲您的一層皮，您想隨便撩開它，怕也不容易。所以，永清，事情要換一方面來設法的。

趙：永清，你要是那麼一辦，我就去做律師。（林陳二人都愕然轉眼望着她）我要代表廠裏的員工控告你：從前你要大家流汗流血，從上海來四川的時候你是怎麼說的，現在你想把大家扔到馬路上去，那可不成！



林（冷冷地苦笑）：那麼，我也要控訴！我要向社會控訴！我要代表我這一個工業部門向千千萬萬有良心的人民控訴！（抑制不住憤激，霍然起立，繞着室中央的小圓桌急走）我沒有做過對不住國家的事。八年前，戰爭剛一開始，我就響應政府的號召，把工廠遷來內地，我不會觀望，更不會兩面三刀，滿口愛國愛民，暗中卻和敵人勾勾搭搭，我相信我對於國家民族，對於抗戰，也還盡過一點力，有過一點用處。（突然站住）可是現在怎樣？焦頭爛額的我，走頭無路！我不是早已給拋在馬路上了？自芳，你說你要控告我忘記了從前約許的話，你說我要把全廠員工不管他們的死活扔到馬路上，（沈痛）可是，先要請你也替我伸一伸冤呀！

〔趙的頭漸漸垂下去了，但臉色緊張而憤慨，全身使勁，似在掙扎。〕

陳（坐到林剛剛坐過的椅內）：說的對！永清，我擁護您！

林（滿腔怨忿，非發洩不可）：剛才你又提到了改進技術，減低成本的話；誰不知道這是應該的，那一位大人先生不打這些官腔？可是自芳，我們沒有那樣做過麼？不是的！這多年來，我們天天這樣做了！我化在這上頭的心血，自芳，都在你眼裏；我們在這一方面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我不敢說這些成就多麼了不起，可是在最

困難的條件下能有這一點，我們也可告無罪。然而，無濟於事！統制和管制，抽乾了我們的血，飛漲的物價，高利貸，壓的我們喘不來氣，那怕我們絞盡腦汁把效率再提高，勒緊褲帶把成本再減低，難道就能起死回生不是？（頓一下）克明，我們的血給抽去了做什麼用呀？滋補了公家還是滋補了私人呢？

趙（奮然擡頭，感情激動至於聲音發抖）：私人！我們永遠不能饒恕這些非法的行爲！林（又踱步，但步子稍緩慢）：再說，也還有所謂工貸呢？嘿，名目是堂而皇之的。也不用我多說了，你是知道得清清楚楚，壓屈工貸分配到民營工廠的到底有百分之幾！而且手續之麻煩，辦事之遲慢，一言難盡！（冷笑）人家打發叫化子的也還乾脆爽利得多呢？

〔林說完，就去倚在壁爐架上，虎起了臉發怔。刹那的沈默。〕

陳（嚴肅，堅決）：說得對！問題的中心，都在這裏！（向趙走近）自芳，這些情形，都不是工廠裏的技術問題，然而它卻一把抓住了工業的命脈。這些情形不改革，工業就永遠沒有發展的希望。所以，自芳，您主張永清像從前那樣把全部精神時間都放在廠裏，都去對付工廠的管理和製造的技術，我可是要勸他分出一部分精神時間

來反對這些不合理的法令規章，聯合工業界人士來要求民主！

林（有苦難說地）：咳，我們何嘗不呼籲……

陳（聲調激昂）：呼籲是呼籲了，然而，要有聯合的決心和行動作後盾，呼籲這才不是可憐相，這才能夠發生反應！永清，您說要向社會控訴，對啊，需要，可是，您別忘記了您就是社會的一份子，您和您的同業就是社會的一根臺柱，你們要拿出主人翁的身份來，向那些公僕們算賬！

林（沈着，點頭）：嗯，事情就是這樣，工業界不是沒有組織的，然而還不夠堅強，不夠行動化；政治不民主，工業就沒有出路；我們不是沒有認識，我們從痛苦的經驗中早就認識得明明白白了，然而我們的決心還不夠，我們大部分同業還以為談政治是狗捉耗子，多管閒事！

陳：可是最大的弱點還是太多了幻想，捨不得那些幻想……

「男僕入，呈一信與趙自芳，卽下。」

陳（微笑地看着林）：永清，您不要生氣，您剛才說的什麼「守株待兔」，也就是幻想。永清，您這所謂「兔」，是指那抗戰勝利以後你們這班焦頭爛額的內遷工廠應

得的報價——勝利的果實罷？永清，沒有人敢說你們這要求不合理，可是，政治不民主，你們這合理的要求只是一種幻想。您這理想中的「兔」，正像跑狗場中的電兔一樣，競爭而捉它的不是您，而是那些特別豢養着的獵犬，您最多只能在那些獵犬身上押這麼一寶，碰碰運氣罷了！……

「趙已閱信，很感動似的以手撫胸，然後驚喜地「噯」了一聲，陳克明頓住了話頭，驚訝的看着趙。」

趙（以信授陳，同時自言自語）：我應當再做律師。從前我對於做律師灰了心，因為覺得這還不是講法律的世界；可是現在我決心再做律師，就因為這世界上太不尊重法律了！

陳（閱信）：哦，這是黃夢英的信。（驚喜地擡頭向林）啊，她到昆明去了！（又搖頭）咳，喬張是有了下落了，然而麻煩。（以信還趙。）

趙（鎮靜而堅決）：嗯，夢英說過，人的心不像法律條文那樣呆板，這話竟是對的。我一向誤會了她了。（以信給林）永清，我也誤會了你！（轉身向陳）克明，並且我一向也把工廠只看成一堆機器，老逼着永清只在機器身上找尋解決困難的辦法。現

在我明白了。我們要打斷那把工業拖得半死不活的腳鐐手銬！——可是，永清，我又怕已經遲了一點了！

林（兩眼放光，聲音宏亮）：不，也還不遲！就跟黃夢英信上說她自己的事一樣，看明白了就下決心，就行動，今天也還不遲！

陳（沈着的微笑）：不遲也不能再遲下去了！世界已經變了，中國再不變，可就完了！  
〔趙爽朗地笑，走近林，二人擁抱。陳抱臂目視亦笑。〕（幕下）

## 後記

學寫劇本，這還是第一次。主要是受了朋友們的鼓勵。去年夏初就有過這意圖，但終於只是個意圖。

朋友們的用意我是懂得的。「你使槍使了這多年，也不過如此，何不換把刀來試試呢？」朋友們的希望期待之心，我是了解的。一個人縱使無能，仍然應當有進取之心；因此，我就決定要學着使一回刀。

「清明」前的某一天，把一天之內報上的新聞排列一看，不禁既悲且憤！這是個什麼世紀，而我們還在做着怎樣的夢呵！我們應該以能為中國人自傲，因為血戰八年的敵後軍民是我們的同胞，而在敵後解放區挺着筆桿苦幹的，也正是我們的同業；除了英勇的蘇聯人民，老實說：我以為這次在戰爭中的其他民族都還沒有像我們似的經得起這樣慘酷的考驗呢，我們怎能不引以自傲？然而，一看到那些專搶桌子底下的骨頭，舐刀口上的鮮血的人們也是我的同胞，也有我的同業，我恨得牙癢癢地，我要聲明他們不是

中國人，他們比公開的漢奸還要可惡。但是，非但這樣的聲明會無發表之可能，甚至在所謂盟邦眼中，這班人還正是中國人的代表，還正是往來的對象！那時，我這麼想：如果隻手終不能掩盡天下人耳目，如果百年以後人類並不比現在退化，那麼，即使焚盡了一切說真話的書刊，但教此一日的報紙尙傳留得一份，也就足夠描畫出時代是怎樣的時代，而在戰爭中的我們這個中國又是怎樣一個世界了！我不相信有史以來，有過第二個地方充滿了這樣的矛盾，無恥，卑鄙與罪惡；我們字典上還沒有足量的詛咒的字彙可以供我們使用。

我把那一天報上的新聞剪下來，打算用個什麼方式寫成一天的紀錄片那樣的東西。但是，朋友們鼓勵我寫劇本的空氣，又使我不好意思再不試試。於是從那天報上的形形色色中揀取一小小插曲來作爲題材，而仍然稱之曰「清明前後」。

劇本的寫作方法，我還沒摸清楚。雖然將大綱請教了幾位朋友，並承他們悉心指示，可是正像人家把散文分行寫了便以爲是詩一樣，我把小說的對話部分加強了便亦自以爲是劇本了。而「說明」之多，亦充分指示了我之沒有辦法。剛寫了兩幕，敵人投降的消息來了；鄉下並不像城裏那樣狂歡熱鬧，但多少也有點嚶嚶然吧，我還是頑強地寫

着。明知這一來，經濟界將有大變，我這題材有點過時了，而且又愈來愈覺得技術上不像個樣，可是轉念一想，公然賣國殃民的文字還在大量生產呢，我何必客氣而不在這烏煙瘴氣中喊幾聲？我終於在勝利聲中把五幕寫完了。

而「中國藝術劇社」的朋友們終於還要拿去排演，卻使我惶恐。這又是他們在鼓勵我了，我明白，可是我總覺得對不起導演和各位演員，只要想想，把一件不成材的東西拿來裝扮上臺，該是怎樣吃力的工作呵！惟有衷心感謝趙丹兄以及參加演出的各位朋友，而且私下裏又在自計，如果小學生以後能學好，那麼，流汗蒙頭的老師們大概也視為一樂罷？

然而，值得告訴大家，而且共申慶祝的，便是「清明前後」有幸而得到為趙丹，徐韜，王為一，朱今明四位先生從魔手中逃命出來再獻身劇壇的第一次勞作。想起他們在新疆所遭遇的冤獄，又是悲憤交加；但是，上帝的還給上帝，魔鬼的仍歸魔鬼，今天我們在破涕為笑之餘，歡迎我們劇壇的光輝卓越的戰士，那末，我這不成材的習作便算是歡迎他們四位的「秀才人情」，並以紀念我們同在烏魯木齊那段時間吧。朋友們，敬祝你們健康，成功，讓那些卑劣的小人永遠受人唾棄——魔鬼的永遠仍歸還魔鬼罷！

（一九四五·中秋）



本書專供閱讀之用，作者保留轉載，翻譯，演出，改編，廣播，攝製電影及其他一切著作權益。不論職業的業餘的個人或團體，如欲取得上列任何權益者，須事先徵得作者或其代理人之同意，否則當照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第二十三條辦理。

其演出權益按照劇作者聯誼會所訂劇作上演稅暫行辦法辦理之。

清 明 前 後

民國三十四年十月月初版

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六版

每冊定價國幣一元八角

著 者 茅 盾

發 行 者 開明書店

代表人 范洗人

印 刷 者 開明書店

有 著 作 權 \* 不 准 翻 印

